

通鉴辑览明季编年

通鉴辑览明季编年上

通鉴辑览明季编年下

通鉴辑览明季编年上

甲申岁

乙酉岁

甲申岁

甲申、崇祯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贼陷京师；五月，福王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春正月朔，李自成僭号于西安。

臣等谨按：历代史家书法，义例攸殊；率于历朝代嬗时，意多偏私曲徇，进退失宜。如「续纲目」于元至正十五年后，即标「元」国号，大书「明年」。臣等学识凡猥，尝拟崇祯甲申即应仿沿前例；钦蒙我皇上折衷至义、昭示大公，面谕臣等以『崇祯十七年明统犹存，仍当大书纪岁；即福王称号，尚可比于宋代「建炎」之例。必俟芜湖被执，始书「明亡」。因以揭万世之閔纲，去百家之私议；辨统系而必存其实，垂法戒而永着为程』。睿制煌煌，为自古史臣发凡起例所未有；以视「春秋」谨严，后先一揆。臣等谨首登卷端，用彰盛美。自是以次编排，悉敬遵宸衷笔削，洵非管牖之见所能仰测高深于万一云。

〔眉批〕「通鉴辑览」将成，司事者举「通鉴纲目三编」之例，于甲申岁欲大书「顺治元年」，分注「崇祯十七年」于下。且凡胜朝事，皆别书「明」；而于李自成陷京师，即系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编」之例，非述「续编」之例乎？「续编」于元顺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系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为洪武元年。且自顺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后，于凡元政，即别书「元」以示异。虽臣各私其君之义也，而朕实鄙之！盖以理责人者，先必以理自处；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时，贬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于元，其谁曰「不可」？然朕不为也。「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且「正编」、「续编」既一正其自视尊大之陋习，而顾于本朝嬗代之际有所偏向，是不有慝于心而貽来世之讥乎？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

。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夫福王设于江南能自立，未尝不可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开创者欲究我兵威，而实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穷窜边隅，苟延旦夕；此正与宋之帝昺，帝是同例，不可仍以正统属之：用以示万世守成之主恩、天命人心之难谏，凛凛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贻留，为臣民所系属，而不敢谬恃书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几朕纂「通鉴辑览」之本意，不失「春秋」「大一统」之义乎！

自成僭称王（改名自晟），国号「顺」，改元「永昌」。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设天佑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置六政府尚书，设弘文馆以下等官。复五等爵，大封功臣：侯刘宗敏以下九人、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草檄传布远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又云：「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痛。见者扼腕）。

是日，大风霾，黄雾四塞。有邱从周者，都司吏也，长不满三尺，素怀义愤；伺自成出，乘醉直至其前，戟手骂曰：『若一贫贱细民，今妄据王府，僭称伪号，逆天背理；吾见汝尸之万段也』！自成大怒，立斫杀之。

李建泰自请督师剿贼，许之。

帝闻自成僭号，大惊；召廷臣集议，欲亲征决战。建泰家曲沃，富于资；请以私财饷军，率师西讨。帝曰：『卿若行，朕当仿古推毂礼』！遂赐建泰敕，幸正阳门楼亲饯（行数里，建泰所乘肩舆忽折，众以为不祥）。建泰以宰辅督师，兵、食并绌，所携止五百人；甫出都，闻曲沃已破，惊悸称病，日行三十里。至定兴，吏民闭城不纳；建泰攻破之，笞其长吏。抵保定，贼锋已逼，知府何复（字见元，平度人）、同知邵宗元（字景康，殪山人）方城守；建泰叩城求入，宗元等不许，建泰以尚方剑恐之。或曰「金御史毓峒（保定卫人）监军」，亟推出视；信，乃纳之。遂屯城中。

以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宣城人）并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李建泰既出督师，景文遂与瑜同入阁辅政。帝谓景文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尚勉之』！景文请释系狱张国维、郭景昌等，帝立从其言。李自成渐逼，有请帝南幸者；命集议阁中。景文言：『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帝是其言。

张献忠入四川。

献忠自荆州趋蜀，陷夔州；石砮士官秦良玉驰援，兵寡败归（先是，秦良玉自夔州败归，慷慨语其众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人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生事逆贼哉』！悉召所部，约曰：『有从贼

者族，无赦』！乃分兵守四境。后贼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砮者）。献忠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已破涪州，进陷佛图关。时四川巡抚陈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已谢事，驻重庆；或劝之去，士奇不可，与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字质行，宜兴人）、知县王锡（新建人）等竭力拒守。贼穴地轰城，遂陷。士奇等皆被执，瑞王常浩亦与焉（王避闯贼、自汉中来奔）。指挥顾景泣告献忠曰：『宁杀吾，无害帝子』！贼怒，遂害王，并杀景。天忽无云而雷者三，贼有震者；献忠大怒曰：『我杀人，何与天事』！乃发巨炮与天角，而尽杀士奇等。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别遣将犯畿南，陷真定。

自成渡河，连破蒲州、汾州（知府侯君招、汾阳县刘必达俱死之），遂陷太原，执晋王求桂（恭王櫜十世孙。贼胁入北京，后不知所终）；巡抚蔡懋德（字公虞，昆山县人；本朝赐谥「忠恪」）等死之（中军副总兵应时盛，与懋德同击贼；懋德死，遂与标丁王永魁等自刎。官吏则有布政使赵建极、副使毛文炳及妻赵氏、妾陈氏、参议简刚中、佾事毕拱辰、知府孙康周、同知李一清、长史范志泰、副将惠光祚、都司张宏业及妻赵氏、子凝秀、指挥韩似雍、千户王德新、司鼎、晋府典仗官樊于英等，皆不屈死——应时盛，辽东人；赵建极，河南永宁人；毛文炳，郑州人；简刚中，陵县人；毕拱辰，字星伯，掖县人；孙康周，字鲁侯，安邱人；范志泰，虞城人；张宏业，忻州人）。遂连陷黎城、临晋、潞安，执潯世子。进攻代州，总兵周遇吉力拒；食尽，退守宁武。贼遂抵固关，分兵趋真定，檄总督徐标（临清人）降。标斩其使，率众拒守；真定知府邱茂华与中军谢加福害之，以城降贼。攻彰德，赵王常■（溲，去一）亦降。

下诏罪己。

发帑金五千，治守具。诏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华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报。贼势急，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分监边镇及近畿要害。

〔眉批〕庄烈手除逆党，宦官之恶固所稔知；而始终不免于偏徇，甚至军旅大事亦令参预。如高起潜等丧师辱国、嫉妒冒功，前既纵恶已甚；即寇氛日延，亦半由其挠权掣肘，败坏封疆。又岂可终任刑余，以资捍卫！乃当危急存亡之会，而外则各边监视、内则乘城守陴，复悉委之宦侍！未几，而鸣驲出迓，接踵迎降。「富贵固在」，之言若辈固甘心卖国，徇彘不如！而庄烈虫惑滋深，阉危不悟；可叹，亦可恨也！

陈演罢。

演在阁，一无筹口，惟以贿闻。贼入山西，蓟辽总督王永吉请移宁远总兵吴三桂于关门，选士卒策应京师；演持不可。后帝决计行之，演不自安，引疾

求罢。入辞，自言佐理无状，当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幸』！叱之出。演费多，不能遽行，遂留京师。

李自成陷宁武关，总兵官周遇吉力战死之。

初，遇吉驻代州，凭城固守；食尽，退守宁武。贼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即屠」！遇吉发大炮杀贼万人；设伏城中，诱贼入，复杀数千人。城毁复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战，徒步跳荡，手杀数十人；矢集如猬毛，被执，骂贼死（本朝赐谥「忠武」）。遇吉妻刘氏，率妇女登屋射贼；贼纵火焚之，合家俱死。城中士民无降者。自成集众，计曰：『此去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奈何！不如且还，俟再举』。而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允降表相继至；自成大喜，遂长驱而东。

三月，大同总兵官姜瓖、宣府监视太监杜勋俱降于李自成。

自成将至大同，巡抚卫景瑗（字仲玉，韩城人）不知瓖已降贼，歃血要与共守。瓖布讹言，谓「巡抚秦人，将应贼」。代王果疑之，不与相见。及自成至，瓖开门迎降；自成杀代王传■〈火齐〉（简王桂十世孙），宗室殆尽。景瑗被执，自成欲官之；景瑗据地以头触阶石，血淋漓。寻自缢死，贼叹为「忠臣」而去（分巡副使朱家仕尽驱妻妾、子女入井，而已从之；一家死者十六人。督储郎中徐有声、山阴知县李倬亦死之一一朱家仕，河州人；徐有声，金坛人；李倬，陕西人）。

至宣府，杜勋蟒玉鸣驺，郊迎三十里外。巡抚朱之冯（字乐三，大兴人）登城誓守，将士皆散走，嘿无应者；之冯抚膺叹曰：『不意人心至此』！俄，贼入城，之冯南向叩头，缢死城楼下（同时死难者：督粮通判朱敏泰、诸生姚时中，投缳死；副将宁龙，骂贼死；系狱总兵官董用文、副将刘九卿及里居知县申以孝，并不屈死。其它妇女死义者十余人）。

蒋德璟罢。

李建泰自保定疏请南迁；帝召廷臣于平台，谕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德璟与少詹事项煜请命太子往江南，帝不答。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德璟拟旨有「向来小人倡为练饷，致民穷祸结」等语。帝不悦，责其朋比；罢之（德璟移寓外城。无何，都城陷，得逸去。而李建泰在保定，贼亦寻至；其部下为贼内应，城遂陷。知府何复、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及中官方正化、乡官张罗俊等，皆不屈死。建泰竟降贼）。

封总兵官吴三桂、唐通、左良玉、黄得功俱为伯。

李自成犯居庸，守将唐通、太监杜之秩以关降。

通先以兵入卫，命与杜之秩同守居庸。已而自成至，通与之秩俱降；贼遂入关，陷昌平，焚十二陵。总兵官李守鐔力战死。

始，自成欲知京师虚实，往往遣其徒辇重货，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千里立驰报。及是，昌平已陷，兵部发骑侦探，辄被勾去，无一还者；贼游骑至平则门，都人犹未知也。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顷之，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贼至悉降。守陴者寥寥，益以内侍；内侍专守城事，百司皆不敢问。丙午（十八日），自成设座彰义门外，降贼太监杜勋侍；呼城上人，请入城见帝。监视太监曹化淳等缒之人内，勋盛称贼势，请帝自为计。帝怒，叱之；出手书亲征诏，召驸马都尉巩永固（字洪图，宛平人；尚光宗女乐安公主）以家丁护太子南行。永固叩头曰：『亲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相向涕泣而已。

京师陷，帝崩于煤山。

杜勋既叱出，曹化淳等复缒之下城；勋顾谓曰：『吾辈富贵固在也』！

及日晡，化淳遂启彰义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见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还宫，命分送太子永定二王于周奎、田宏遇（陕西人，田贵妃父；时贵妃已卒）第。以剑斫长平公主，叹曰：『汝何故生我家』（太子投奎家，不得入，匿侍奄外舍；后为奄献于自成。永、定二王亦被执；皆不屈。自成羈之宫中；寻封太子为宋王，挟之西去，不知所终。长平公主绝而复苏；至本朝顺治二年，命前所选驸马周□复尚故主，土田、邸第给予有加。主涕泣，逾年病卒）！趣皇后自尽，后即承旨自经。又斫杀妃嫔数人。翌日昧爽，内城亦陷；鸣钟集百官，无至者。帝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以帛自缢于山亭，遂崩。太监王承恩缢于侧。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干州人；以吏部员外郎家居降贼）等骑而从。登皇极殿，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见。已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寻迁殡昌平州；州之士民率钱募夫葬之田妃墓内，斩蓬藿而封之，一切简率——田妃墓在鹿马山；妃前卒，葬此）。

时群臣殉难者，文臣则大学士范景文（景文趋至宫门，遇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赴双塔寺旁古井死。其妾闻之，即自经死——本朝赐谥「文忠」）、尚书倪元璐（元璐闻难，北向拜父、南向拜母，自缢而绝；一门殉节者十三人——本朝赐谥「文正」）、左都御史李邦华（邦华走文丞相祠，北向再拜，三揖信国，作绝命词，自经死——本朝赐谥「忠肃」）、协理京营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城陷，家彦向阙叩头，投城下不死，缢于民舍而绝——本朝赐谥「忠毅」。家彦字开美，莆田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兆祥奉命守正阳门；贼至，自缢门下。

子进士章明，亦缢死。兆祥妻吕氏、章明妻王氏，亦同日并缢——本朝赐兆祥谥「忠靖」、章明谥「孝贞」。兆祥字允言，交河人）、左副都御史施邦曜（邦曜闻城陷，自缢。仆解之，复苏；邦曜叱曰：『若知大义，毋阻我死』！遂仰药而绝——本朝赐谥「忠愍」。邦曜字尔韬，余姚人）、大理寺卿凌义渠（义渠闻难，以首触柱，流血被面；乃取平生所阅书尽焚之，曰：『无被贼手污也』！服绯正笏，向阙拜；复南向稽首，作书辞父。阖户自经——本朝赐谥「忠介」。义渠字骏甫，乌程人）、太常少卿吴麟征（麟征奉命守西直门，贼诈为勤王兵请入，中官欲纳之，麟征不可；以土石塞其门，募死士缒城袭击，多所斩获。及城陷，入道旁祠，作书诀家人，自经死——本朝赐谥「忠肃」。麟征字圣生，海监人）、右庶子周凤翔（都城陷，或有传帝南幸者；凤翔趋入朝，见魏藻德、陈演等群入，而自成方据御座。凤翔至殿前，大哭，急从左掖门出；贼亦不问。归至邸，作书辞二亲；题诗壁间，自经死——本朝赐谥「文忠」。凤翔字仪伯，山阴人）、左谕德马世奇（城陷，世奇方早餐，投箸起，问帝「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东宫、二王被执。作书别母，肃衣冠，捧所署司经局印，望关再拜，自经。妾李氏、朱氏，并先缢死——本朝赐谥「文肃」）、左中允刘理顺城陷，理顺与妻万氏、妾李氏、子孝廉并婢仆十八人，阖门缢死。群盗多中州人，（闻其死，入唁曰：『此吾乡之刘状元也！居乡多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本朝赐谥「文烈」。理顺字复礼，杞县人）、检讨汪伟（京城陷，伟语继妻耿氏「善抚幼子」；耿泣曰：『我独不能从公死乎』？因以幼子属其弟；衣新衣，上下缝，引刀自刭不死，复投缳而绝。伟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尸于堂，援笔书于壁曰：「日讲演官翰林院检讨汪伟同继妻耿氏死节处」；乃自经——本朝赐谥「文毅」。伟字叔度，休宁人）、太仆寺丞申佳允（佳允出近畿阅马，闻李自成破居庸关，流涕曰：『京师必不守矣』！疾驰入都，贻子涵光书曰：『吾受国恩，当以死报』！城陷，冠带辞母；策马至汪恭厂，将投井，从者持之。下马，旁见灌畦巨井，急跃入。仆号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过伤也」』！遂死——本朝赐谥「端愍」。佳允字孔嘉，永年人）、给事中吴甘来（甘来闻变，疾走皇城，不得入。返，作绝命词，尽取疏草焚之；曰『贼寇纵横，徒持议论，无益毫末！留之，罪弥大』。正衣冠，北向拜，投缳死——本朝赐谥「庄介」。甘来字受和，江覆新昌人）、御史王章（章与给事中光时亨守阜城门；贼入城，时亨要章走。俄，贼突至，疾呼「下马」！时亨仓皇下，跪乞降；章骂贼不顾，贼攒槊刺死——本朝赐谥「节愍」。章字汉臣，武进人）、陈良谟（良谟母老，己未有子，而妾时氏方娠；乃谓之曰：『吾且死，汝幸妊身，急归父母家』！时泣曰：『公殉国，妾不当殉公耶

？倘不幸有他，不如无子』！良谟曰：『能如是乎』？时乃先就缢。既死，良谟整衣冠，望阙拜，亦自缢——本朝赐谥「恭洁」。良谟字士亮，鄞人；时氏，京师人）、陈纯德（奉命督学畿辅，因贼警还都。及城陷，恸哭；作书别父母，遂自经——福王时，谥「恭节」。纯德字静生，零陵人）、赵譔（巡视中城；城陷，骂贼，被执）、兵部郎中成德（德闻帝崩，恸哭；持鸡酒奔奠梓宫前，触地流血。贼露刃胁之，不为动。奠毕，归家。有妹年二十余，因家难未嫁；德顾之：『我死，汝何依』？妹请先死，德称善；哭而视其缢。继室霍氏请继之，德痛不及视。入别其母，哭尽哀；出而自缢。母见子、女及子妇皆死，亦投缢死：阖门死难——本朝赐谥「介愍」。德字符升，霍州人）、郎中周之茂（需次都下，贼搜得之；不屈，被害。之茂字松如，麻城人）、吏部员外郎许直（直闻帝崩，一恸几绝。客以七十老父为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乃作书寄父，赋绝命诗六章，阖户自经死——本朝赐谥「忠愍」。直字鲁若，如皋人）、兵部员外郎金铉（铉巡视皇城；京师陷，恸哭，急趋入朝，见宫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从者力挽之；铉怒，奋臂跃入，死。母章、妻王、弟踪，并同日死——本朝赐谥「忠洁」。铉字伯玉，武进人，占籍顺天之大兴）、员外郎宁丞烈（管太仓银库；城陷，自经于官廨。丞烈字养纯，大兴人）、中书宋天显（被执，自经。天显，松江华亭人）、光禄寺署丞于腾云（贼至，语其妻曰：『我为朝臣，汝亦命妇，不可污贼』！夫妇并衣命服，从容自经。腾云，顺天人）、兵马司指挥姚成（城陷，自经。成字孝成，余姚人）、知州马象干（居京师；贼入，率妻及子、女五人并缢），凡数十人（又布衣汤文琼者，恸哭自杀；书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则文丞相之心』！贼徒见者，皆叹其忠）；勋戚则宣城伯卫时春（时春掌后府；京师陷，怀铁券，阖门十七人皆赴井死。时春，颖六世孙）、惠安伯张庆臻（都城陷，庆臻召亲党，尽散赀财；合家自焚死——福王时，谥「忠武」）、新城侯王国兴（城陷，自焚死。国兴，熹宗母孝和太后弟升之子）、新乐侯刘文炳（文炳以孝纯皇太后弟子，嗣封侯——，太后，帝生母也。文炳素与太学生申湛然、布衣黄尼麓讲明忠义；贼攻西直门，势益急，尼麓踉跄告文炳，宜自为计。时太后母瀛国太夫人尚在，文炳与其母杜氏计：『太夫人笃老，不可俱烬，请匿之湛然家』。杜氏曰：『太夫人得所，我与若妻、妹俱死耳』！外城陷，文炳驰至崇文门，杀贼数十人。驰归第，母、妻及其妹已俱缢死。家人共焚楼，火烈不得入；至后园，与叔继祖俱投井而死。弟文耀，守外城；城破，奔还，觅文炳死所，大书版井旁曰：「左都督刘文耀同兄文炳毕命报国处」，亦投井死：阖门死者四十二人。而湛然以匿瀛国太夫人，为贼拷掠，终不言；体糜烂以死——刘文炳字洪筠，宛平人；申湛然、黄尼麓，亦俱宛

平人）、驸马都尉巩永固（都城陷，时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口绳缚子、女五人系枢旁曰：『此帝甥，不可污贼手！举剑自刎，阖室焚死——福王时，谥「贞愍」）及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城陷，作绝命词，自缢死）、千户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杀）等，皆同时死（宫人魏氏，临御河，大呼曰：『有志者，当自为计』！遂投河死。顷刻间，从死者一、二百人。又有宫人费氏，自投智井中。贼钓出，见其姿容，争夺之；费给曰：『我长公主也』！群贼不敢逼，拥见自成。自成命中官审视，非是；以赏部将罗某。费复给罗曰：『我实天潢，义难苟合。将军宜择吉成礼』！罗喜，置酒极欢；费怀利刃，俟罗醉，断其喉，立死。因自詔曰：『我一弱女子，杀一贼帅足矣』！遂自刎。自成闻，大惊，令收葬之）。

越三日己酉味爽，成国公朱纯臣（能七世孙）、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率百官入贺。演首劝进，自成不许；大改官制（六部曰六政府、司官曰从事、六科曰谏议、十三道曰直指使、翰林院曰弘文馆、巡抚曰节度使；其余改者甚多）。召见朝官，以大僚多误国，概囚系之；庶官则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铨除，不用者掳掠取贖）。系纯臣、藻德、演及诸勋戚大臣等，悉付刘宗敏营（藻德与马世奇家人泣曰：『我不能为，若主今求死不得矣』）；拷掠责赎，至灼肉折脛，备诸惨毒。金足，辄杀之。

是时，畿内府、州、县俱降，山东，河南亦多附；自成谓「真得天命」，令牛金星等撰登极仪，谏吉日。及自成升座，忽若有神人击之者，座下龙爪鬣俱动；自成恐，亟下。铸金玺及「永昌」钱，皆不就。闻山海关吴三桂兵起，益大沮丧，谋归西安。

夏四月，我大清兵破李自成于山海关。自成奔还京师，僭号于英武殿，遂奔山西。

初，吴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闻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执其父襄，令作书召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自成怒，亲部贼十余万，执吴襄于军，东攻山海关；以别将从一片石（关名；在永平府抚宁县东北）越关外。三桂惧，乞降于我大清，求共讨贼。时统兵睿亲王师次翁后，得三桂书，即遣使报之（大略言：『闻明崇祯帝灭于流贼，不胜发指！

故率仁义之师，沈舟破釜，誓不返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三桂复请速进兵，遂疾驰至沙河；三桂报贼已出边立寨栅，大军迎击之，败贼将唐通于一片石。至山海关，三桂开关出迎；我大清令三桂兵系白布为识，使之先驱，遂入关。时贼众皆多历战阵，殊剽悍；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

。大军布阵，不能横及海岸；乃令军士鳞次布列，对贼阵尾；伺其气衰，奋击之；且戒勿越伍躁进，违节制。阵既列，三桂居右翼之末，先悉其众搏战；贼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大军从三桂阵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腾，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登高冈观战，知为大清兵，急策马下冈走；贼众大溃，自相残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大军追之。三桂先驱至永平，自成杀吴襄，走还京师（时牛金星居守，诸降人往谒，执门生礼甚恭。金星曰：『讹言方起，诸君宜简出』。由是降者始惧，多窜伏矣）；乃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

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诘旦，挟太子、二王西走，而使伪将军左光先、谷可成为后卫（自成勒诸瑯，悉取其金玉、珠宝。及出宫，令群贼各执守城白杨杖逐之；不分贵贱，皆号泣徒跣，败面流血，走出京城门外）。

五月，大军定京师。

自成既西奔，我大军所至，谕以「定乱安民，共享太平」之意；百姓窜匿山谷者悉还乡里，迎降恐后。遂整兵入京城，故明诸臣迎于五里外；下令安辑百姓，民间安堵如故。命以礼改葬崇祯帝后，建碑亭殿庑，悉如典制；并葬帝妃袁氏、两公主及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皆如礼；今臣民服丧三日。寻议加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史」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迳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复信在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罗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天命有归人、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神宗孙、福恭王当洵长子；初封德昌王，崇祯十六年嗣封福王）监国于南京。

北都既陷，庄烈帝殉社稷；四月己巳报至南京，人心惶惧。时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方督师勤王，在浦口。诸大臣议立君，而福王由崧与潞王常澍（穆宗孙、潞简王翊鏐之子）俱以避贼至淮安，伦序当属福王；诸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挺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及郎中周鏊（字仲驭，金坛人）、佥事雷演祚。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字俨若，遂宁人），而右都御史张慎言（字金铭，阳

城人）、詹事姜曰广（字居之，新建人）皆然之；移牒可法（大略言『福王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神宗之侄，贤明当立』），可法遂还南。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利福王昏庸，欲立之；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基之十二世孙）、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致书于可法，可法意未决。甲申，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达之十世孙）等、户部尚书高弘图（字研文，胶州人）等、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等集议于朝，大器署礼、兵二部印，不肯下笔；吏科给事中李沾（松江华亭人）厉声言：『今日有异议者，死之』！孔昭亦面斥大器。而士英握兵于外，与诸将送福王至仪真，连营江北，势甚张；可法不得已，乃以福王名告庙（时文武官俱集内官宅，韩赞周令各署名籍；姜曰广曰：『无匆遽，请祭告奉先殿而后行』。明日，至奉先殿，诸勋臣语侵史可法，曰广呵之；于是群小咸目慑曰广）。

乙酉，迎王于江浦。丁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在江宁县西仪凤门外）；王素服角带，哭。五月戊子朔，王谒孝陵、奉先殿，出居内守备府。群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议战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之义』。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议监国事。张慎言曰：『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若何』？刘孔昭曰：『今日既定，谁敢复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监国。

（眉批）「续通鉴纲目」于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后，即书「元」以去其正统，此大不可者。至崇祯甲申以后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虽偏安江南，亦即逾岁被执，明亡；则甲申五月以后、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统虽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顺帝十五年以后之例书「明」以别之。然固不如「续纲目」之左袒也。

明福王以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王铎（孟津人）并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仍总督凤阳等处军务。

时廷推阁臣，刘孔昭攘臂欲并列；众以勋臣无入阁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议起废，竟举郑三俊、刘宗周、徐石麒；孔昭举阮大铖，可法曰：『先帝钦定「逆案」』；无复言。越二日，拜可法、弘图、士英并为大学士，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师风阳。姜曰广先以曾有异议，不用；及再推，词臣乃以曰广及王铎等名上，遂与铎并命。又以张慎言为吏部尚书，起刘宗周为左都御史（宗周闻京师陷，方召募义旅讨贼；未发而福王立，遂起故官）、徐石麒为右都御史（寻改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张国维以原官回部协理京营戎政（庄烈帝令国维赴江、浙督饷，出都十

日而城陷；至是，召还）；余皆迁擢有差。

明福王称帝于南京。以史可法督师江北，召马士英入阁办事。

史可法定京营制如北都故事，侍卫及锦衣卫诸军悉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

时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督师风阳命下，大怒，以可法所与士英「七不可」书奏之王，且令高杰等疏趣可法视师；而自拥兵入觐，拜表即行。可法遂请督师，出镇淮、扬；王命以便宜行事，各镇并听节制。

十五日壬寅，王称帝于南京。癸卯，士英即入阁佐理，仍掌兵部尚书事。

乙巳，可法陛辞，请以总兵刘肇基（字鼎维，辽东人）、于永绶、李栖凤、卜从善、金声桓（字虎夫，辽东卫人）等随征；从之（可法启行，即遣使访崇祯帝后梓宫及太子、二王所在。复奉命祭告泗、凤二陵；祭毕，上疏言：『凤、泗境中蒿莱满目，陛下见之，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战兢惕厉，无时怠荒；二祖、列宗，必默佑中兴。若不思远略，威断不灵，东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时李自成弃京师西走，青州诸郡县并杀伪官，据城自保；未知南都拥立事。可法请速颁监国、登极二诏，慰山东、河北军民心。开礼贤馆，招四方才智；下僚有才被弃者，亦悉举任用之。以监纪推官应廷吉领其事，幕府称得人）。

明分淮、扬、凤、庐为四镇，以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领之。

时议分江北为四镇，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仍进得功靖南侯，封杰兴平伯、泽清东平伯、良佐广昌伯。

时得功、泽清、杰争欲驻扬州，杰先至，固欲入城；扬州民畏杰，不纳。杰攻城急，日掠村廨妇女，民益恶之。知府马鸣騷（襄城人）、推官汤来贺（南丰人）坚守月余（进士郑元勋家城中，身诣杰营，责以大义；杰颇感悟，为敛兵五里外，城西北得暂启门以通薪。而守城者负约，数以矢石中杰兵；杰兵复进，扬人竞疑元勋通杰，遂遇害——郑元勋，敛县人），杰知不可攻，意稍息。而泽清亦大掠淮上，临淮不纳良佐，军亦被攻。王命可法往解，得功、良佐、泽清皆听命；乃诣杰。杰素惮可法，夜掘坎千百埋暴骸；旦日谒可法帐中，词色俱变，汗浹背。可法坦怀待之，接偏裨以温语；杰大喜过望。然杰亦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防卫，文檄必取视而后行。可法夷然，为具疏屯其众于瓜洲，杰又大喜；可法乃开府扬州（职方主事万元吉请奉诏宣谕四镇，且发万金犒高杰，令保江、淮。乃渡江诣诸将营，约共奖王室；诸将嫌渐解。廷议以元吉能辑诸镇，擢太仆少卿，监视江北军务）。

〔眉批〕四镇中惟黄得功犹具勇敢朴诚之气；芜湖身殉，始终殊有足观。若高杰攻城掠民，膺分阃而行同寇贼。以史可法之铮铮佼佼为其素所心惮，正当乘此变色汗背时，一一声罪切责，折其骄蹇之萌；且尔时三镇帖然听命，杰即无状，未敢遽行称乱也。乃一意坦怀相与，不惟不知感恩，转令心生易视；良由明季陋习专尚调停，推其末流，贤者不免。彼万元吉之赍金出犒、用博迁官，又无论矣。语云：『一木难支』；况大厦已倾之后，庸有冀乎！

明进封左良玉为宁南侯。

先是，庄烈帝韶封良玉宁南伯，许功成世守武昌，命给事中左懋第（字萝石，莱阳人）便道督战（事在是年正月）；良玉乃条日月进兵状以闻。疏入，未奉旨而京师陷。福王立，诏至，其部下有异议，不欲开读；巡抚何腾蛟（字云从，黎平卫人）急诣良玉所争之，而良玉已从正纪（良玉所置官名）卢鼎言开读如礼。诸将尚汹汹，欲引兵东下；良玉恸哭不许，尽出所藏金银、采物散之诸将曰：『此皆先帝赐也。受国厚恩，祸变至此，良玉何心独有之乎』！于是诸将噉然皆哭。副将马士秀奋曰：『有不奉公令、复言东下者，吾击之』！以巨舰置炮断江。众乃定。会王命进良玉爵为侯、荫一子锦衣千户，以上流之事专委良玉；制书到楚，而良玉贺表亦至。时李自成败于关门，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德安、承天；而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字季通，宜春人）居江西，皆与良玉善；南都倚为屏蔽（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军法：用两人夹马驰，曰「过对」；马足动地殷如雷，声闻数里。诸镇兵惟高杰最强，不及良玉远甚；然良玉自朱仙镇之败，精锐略尽。其后归者多乌合，军容虽壮，法令不复相摄。而是时良玉亦老且病，无出兵意矣）。

明分置应天、苏松巡抚。

以左懋第为应天安徽巡抚、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阴人）为苏松巡抚。

时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奸民和之，少詹事项煜及大理寺正钱位坤、通政司参议宋学显（吴县人）、礼部员外郎汤有庆（长洲人）之家皆被焚劫；常熟又焚给事中时敏家。彪佳请议从逆诸臣罪，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从之（时高杰驻瓜洲，跋扈甚。彪佳克期往会；至期，风大作，杰意彪佳必无来。彪佳携数卒，冲风渡；杰大骇异，尽撤兵卫，会彪佳于大观楼。彪佳披肝膈，勉以忠义，共奖王室；杰感叹曰：『杰阅人多矣！如公，杰甘为死。公一日在吴，杰一日遵公约矣』。共饭，而别）。

明以忻城伯赵之龙（永乐功臣彝八世孙）总督京营戎政。

明淮扬巡抚路振飞（字见白，曲周人）击贼党董学礼于宿迁，走之。

先是，流贼陷山西，振飞遣将十七人分道防河，由徐、泗、宿迁至安东、

沭阳；且团练乡兵、犒以牛酒，得两淮间劲卒数万。至是，河南副使吕弼周（邹平人）为贼节度使，进逼淮上；进士武愬（泾阳人）为贼防御使，招抚徐、沛；而贼所遣伪制将军董学礼等据宿迁。振飞击擒弼周，愬走学礼（竿弼周法场，命军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缚愬徇诸市，鞭八十，槛车送南京诛之）。会马士英欲用所亲田仰（庐陵人）为淮扬巡抚，乃罢振飞。振飞亦遭母丧，无家可归；遂流寓苏州（振飞在淮安，与巡按御史王燮颇号召义士，同心戮力；自振飞既去，王燮亦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而刘泽清来居淮城，威福自擅，散遣义士；其桀骜者藉之部下劫掠，村落一空。又大兴土木造宅，壮丽僭拟皇居，与田仰日肆欢饮；士民愤怒。时山东郡县已归我大清，王燮亦不能往，但逡巡河上而已）。

六月，明追上崇祯帝后谥号。

命谥崇祯帝曰「烈皇帝」，庙号「思宗」（赵之龙欲倾高弘图，以「思」非美谥，上疏纠驳；寻改曰「毅宗」）；周后曰「孝节皇后」。又追谥其祖母郑贵妃曰「孝宁太后」、考福恭王曰「恭皇帝」（寻改谥「孝皇帝」，尊其墓曰「熙陵」，别立专庙）。上嫡母邹氏尊号曰「恪贞仁寿皇太后」（时太仆少卿万元吉请修「建文实录」，复其尊称，并还懿文追尊故号，祀之寝园，以建文配；而速褒靖难死事诸臣，以作忠义之气。命从之。乃追复懿文太子庙号，追谥建文帝曰「惠宗让皇帝」；复封其弟允熿等为王。并上景帝庙号曰「代宗」，改谥孝宗张后曰「孝成皇后」。方孝孺等皆为赠谥、立祠。又闻崇祯太子及永、定二王皆为李自成所害，乃追谥太子曰「献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

明召阮大铖陛见。

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崇祯末，以避流贼，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觐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马士英深相结。福王既立，士英秉政，招权罔利，日事报复。时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等皆以宿德在位，将以次引海内人望；而士英必欲起大铖，因荐大铖「知兵」。初，大铖在南京，与守备太监韩赞周昵。及北都既陷，中官悉南奔，大铖因赞周遍结之，为群奄言东林当日所以危贵妃、福王者以潜倾史可法等；群奄更极口称大铖才。士英亦言大铖从山中致书与定策谋，为白其「附珰赞导」无实迹；遂命大铖冠带陛见。大铖乃上守江策，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并自白孤忠被陷，痛诋孙慎行、魏大中、左光斗，且指大中为大逆。于是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怀远侯常延龄（开平王遇春十一世孙）等并言大铖「逆案」巨魁不可召，给事中罗万象、应天府丞郭维经（字六修，江西龙泉人）、

大理寺丞詹兆恒（字月如，广信永丰人）亦各言「逆案」不可翻（兆恒疏略言：『先皇手定「逆案」，芟刈群凶，第一美政。今者大仇未报，乃忽召大钺，还之冠带，岂不上伤先帝灵、下短忠义气哉』！疏奏，命取「逆案」进览。兆恒即上进，而士英亦以是日进「三朝要典」）；乃切责万象等。弘图复请下九卿会议，亦不听。

明吏部尚书张慎言罢。

时大起废籍，慎言荐前大学士吴甡、前尚书郑三俊，王命召甡陛见。一日，朝罢，诚意伯刘孔昭、忻城伯赵之龙群诟于廷，指慎言及甡为奸邪；叱咤彻殿陛。给事中罗万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谓慎言举用文臣、不及武臣，器争不已；孔昭至欲手刃慎言，韩赞周呵之，乃止。既退，又疏劾慎言，极诋三俊；且谓慎言当迎立时阻难、怀二心，乞寝甡陛见命，且议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时两解之（万象又言：『首膺封爵者，四镇也；新改京营，又加二镇衔，何尝不用武！年来封疆之法，先帝多宽武臣；武臣报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拟归阁臣、参驳归言官，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使勋臣得兼纠劾，文臣可胜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荐无不当，诸臣痛哭喧呼，灭绝法纪；恐骄弁悍卒，益轻朝廷』！御史王孙蕃言：『用人，吏部职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图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各疏请罢，俱不允；而吴甡亦竟不复召。慎言乃再疏乞休，遂许其请；且谕之曰：『晋疆未复，卿已无家可归；沿途侨寓需召』！慎言遂流寓芜湖、宣城间（至国亡后，疽发于背，戒勿药；卒）。

明总兵刘泽清入朝于南京，吏部侍郎吕大器罢。

先是，诸臣议拥立时，大器主钱谦益、雷演祚言，欲立潞王；及马士英等推戴福王，因迁大器吏部左侍郎。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觊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钺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先朝罪人，尽登膺仕，乱名器。『夫吴甡、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钺，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社稷无穷之祸』。至是，泽清入朝，疏纠大器、演祚怀异图，而荐「逆案」张捷（丹阳人）、邹之麟（武进人）、张孙振（霍山人）等（时武臣各占分地，赋入不以上供，恣其所用，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与廷臣互分党援，干预朝政，挤排异己。奏牍纷如，纪纲尽裂。而泽清所言尤狂悖：拥立之初，即援靖康故事，请以五月改元；又请宥故辅周延儒助饷赃银，又请禁巡按不得拏访追赃；请法司严缉故总督侯恂及其子方域；时皆曲意从之。及是入朝，复阿士英指，力纠大器等——侯方域，字朝宗）。大器遂乞休去，以手书监国告庙文送

内阁，明无他。士英憾未已，令太常少卿李沾劾之；遂削大器籍，复命法司逮治之。寻以蜀地尽失，无可踪迹而止（大器既去，沾得起擢左都御史；而谦益亦以附士英、大铖，得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

〔眉批〕江左虽处下游，未始不可拟于南宋临安之局。第建炎时有张、韩、刘、岳诸人力，足勉圆劬济；是以势同累卵，而半壁犹可支持。若福王志量既不知以康王自期，又分镇非人；如刘泽清、高杰等悍然尾大不掉，抑且互相倾轧，遥制朝权。虽史可法之忠贞，不能消其跋扈。况马士英之奸宄，甚至挟以要君。宜其交讧日口，而沦胥莫挽矣！

明镇江军乱。

时史可法部将于永绶等四人驻京口，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陆兵四千戍其地。之奎御军严；四将兵恣横，刃伤民；浙兵缚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备李大开统浙兵斫镇兵马，镇兵与相击，浙兵溃；射杀大开。乱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会巡抚祁彪佳至，永绶等遁去；彪佳劾治四将罪，周恤被难家，民大悦（前给事中熊汝霖赴召，途中上言：『臣自丹阳来，知浙兵为边兵所击，火民居十余里。边帅有言：「四镇以杀掠获封赏，我何惮不为」！臣意四镇必毅然北征，一雪此耻；今恋恋淮、扬，何也？况一镇之饷多至六十万，势心不能供。即仿古藩镇法，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曾奥窆之内，而遽以藩篱视之』！疏奏，不省——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

明马士英乞罢，慰留之。

士英当国，畏东林倚左良玉为难，谩语修好而阴忌之；良玉不自安，属承天守佯太监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贺，阴伺朝廷动静。澍挟良玉势，当陛见，面数士英奸贪不法；且言尝受张献忠伪官周文江（麻城人）重贿，为题授参将：罪当斩。志孔亦论士英罔上行私诸罪；司礼太监韩赞周叱志孔退。士英跪乞处分；澍举笏直击背曰：『愿与奸臣同死』！士英大号呼。赞周即执志孔候命。时有内谕赞周，欲令士英避位。士英佯引疾请罢，而赂福邸旧奄田成、张执中等泣诉曰：『上非马公，不得立！逐马公，天下将议上背恩矣。且马公去，谁念上者』？明日，即慰留士英。士英亦畏良玉，请释志孔而命澍速还湖广。未几，复以他事，夺澍官（故都督掌锦衣卫刘侨者尝遣戍，由周文江贿张献忠，受伪命，为锦衣指挥使。及良玉复蕲黄，侨削发逃去；澍持之急。而士英纳侨贿，令讦澍；遂复侨官，削澍职）。寻以朱盛浓（楚府中尉）言逮澍，良玉留澍不遣（良玉令部将群哗，欲下南京索饷，因保救澍；袁继咸亦为上疏，代澍中理）；士英不得已，乃免逮，澍遂匿良玉军中。良玉与士英由此有隙。

〔眉批〕黄澍倚良玉而斥士英，虽不得为敢言，亦足褫老奸之魄！福王闻

言意动，欲令避位；未始非一隙之明，可冀挽回万一。无如士英素稔其柔懦，不能割断自如；而旧奄又乐其表里为奸，遂挟「背恩」为泣留之计。国事至此，宦寺与阁臣把持朝局，尚牢不可破；谁为乱阶！「易」曰：『履霜坚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能无太息痛恨于貽谋之不善耶！

明封福府千户常应俊为襄卫伯。

应俊本革工；福王值寇出亡时，应俊尝负行，以免于难。王初立，即授左都督；至是，封襄卫伯，世袭。太监韩赞周、卢九德及福府内臣屈尚忠、田成、张执中等亦以翊戴功，各荫其弟、侄有差。

明命鲁王以海（鲁荒王檀之九世孙）居处州。

时山东残破，以海弃藩南奔，泊舟京口；命暂驻处州（明年南京破，兵部尚书张国维等迎以海居于绍兴，号「鲁监国」。顺治三年六月，大兵克绍兴，以海遁入海，国维及礼部尚书余煌侍郎陈函辉等皆死。六年，吏部尚书张肯堂复迎以海居舟山。八年，大兵袭舟山，以海复航海，肯堂自经死。郑成功奉以海居金门，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时顺治十一年也——余煌字武贞，会稽人；陈函辉字木叔，临海人；张肯堂字载宁，松江华亭人；郑成功，芝龙子。南澳，在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东南海中；中有三澳，延袤三百里，为闽、粤门户，今设南澳镇总兵驻此。按张国维谥「忠敏」、张肯堂谥「忠诚」，俱本朝赐）。

秋七月，明遣兵部侍郎左懋第等求成于我大清。

我大清兵连破李自成，河北郡县亦相继归附。时议遣使通好，而难其人；懋第母陈歿于燕，欲因是返j匱葬，请行。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与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偕；而令懋第经理河北、联络关东诸军务。马绍愉者，故兵部郎官也；尝为陈新甲通使。新甲既诛，绍愉以督战致衄，为懋第劾罢。及是，绍愉已起官郎中，乃进为少卿，副懋第。懋第请罢绍愉勿遣（略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访东宫、二王踪迹；臣既充使，势不能兼理封疆。且绍愉，臣所劾罢，不当复与臣共事。必用臣经理，则乞命洪范同绍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如用臣与洪范北行，则去臣经理、但衔命而往，而勿遣绍愉』）；阁部议止绍愉，改遣原任蓟督王永吉（高邮州人），命仍遵前谕。懋第濒行言：『臣此行死生未卜，请以辞阙之身效一言。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瞻高皇之弓剑，则思成祖、列祖之陵寝何存！抚江上之残黎，则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谁恤！更望时时整顿士马，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众韪其言。时令赉白金十万两、币帛数万匹，以兵三千人护行；命王永吉（时以永吉总督山东军务）暂驻河上料理战守，俟北使回（时史可法锐意进兵河南

，以懋第等方行，兵不宜继进；谕止之）。

懋第等以十月朔至张家湾，我大清令以百人从行入都，馆之鸿胪寺。懋第请祭告诸陵及崇祯帝，不许；乃陈太牢旅所，哭而奠之。旋以是月二十八日，遣还出都。陈洪范于途次陈密启，请身往江南招诸将刘泽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于是自沧州追还懋第，改馆太医院，而纵洪范南归（至明年五月，南京破，懋第闻之恸哭。其从弟懋泰先为吏部郎降贼后归我大清，授官矣；来谒，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寻与从行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刘统、王廷佐俱死之；惟马绍愉降——按左懋第，本朝赐谥「忠贞」）。

李自成遁归西安。

初，自成西走；至定州，我大清兵追败之，斩贼党谷可成。自成西走真定，益悉众迎战；大兵复击之，贼不能支，渐却。自成中流矢，创甚；西踰故关入山西。会大兵东返，自成乃得鸠合溃散，走平阳。以谗，杀其党李岩（岩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牛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杀伪官自保，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至是，自成复遁归西安，遣别贼陷汉中，降总兵赵光远；进略保定，张献忠以兵拒之，乃还（自成既屡败，益强狠自用，伪尚书张第元、耿始然皆以小忤死。制铜镞，官吏坐赎，即镞斩。民盗一鸡者，死；西人大誓惧——张第元，汾阳人；耿始然，猗氏人）。

明以张有誉（江阴人）为户部尚书。

内批：『特用户部侍郎张有誉为尚书』；高弘图封还力谏，不听。盖有誉素有清望，马士英欲借以开传升幸门，为阮大铖地也（未几，又以张捷为吏部侍郎。捷因荐「逆案」吕纯如得罪公论，士英方欲用大铖，故亦以中旨起之）。

明释高墙罪宗为庶人。

前，唐王聿键等三百余人俱释为庶人；礼臣请复聿键王爵，不许。寻命徙居广西平乐府（明年南京破，聿键方行次杭州，遇总兵郑鸿逵、户部主事苏观生，奉之入闽。总兵郑芝龙、巡抚都御史张肯堂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定议，奉聿键监国。闰六月，遂自立于福州，号「隆武」；改福州为天兴府，进芝龙、鸿逵为侯，观生、道周俱大学士，余拜官有差。时权在郑氏，聿键不能有所为；屡促芝龙出兵，以饷绌辞，竟不行。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由广信出衢州；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执至江宁不屈死。于是侍郎杨廷

麟等请聿键出江右、总督何腾蛟请出湖南；原任知州金堡言腾蛟可恃、芝龙不可恃，宜弃闽就楚。聿键从之。十二月，自福州起行，至建宁；明年二月，至延平。六月，大清兵克绍兴，闽中大震；郑芝龙航海去，仙霞岭空无一人。七月，大兵抵闽关，守浦城御史郑为虹、给事中黄大鹏、延平知府王士和死焉；进克兴化，副使知府事刘永祚仰药死。八月，聿键出走；数日方至汀州。大兵继至，从官奔散，与妃曾氏俱就执；妃至九泷投于水，聿键死于福州。给事中熊纬、尚书曹学佺、通政使马思礼等俱死：时顺治三年也——苏观生字宇霖，东莞人；金堡，仁和人。仙霞岭，在浙江衢州府江山县南、福建建宁府浦城县北；即古泉山之岭，为浙、闽通衢。郑为虹字天玉，江都人；黄大鹏字文若，建阳人；王士和字万育，金溪人；刘永祚字叔远，武进人。九泷即九泷滩，在清流县南，险峻为七闽最。熊纬字文江，南昌人；曹学佺字能始，侯官人。按黄道周，本朝赐谥「忠端」）。

八月，明设厅卫缉事官；寻罢之。

刑科给事中袁彭年（公安人）疏言：『厂卫之盛衰，关世运之治乱；不可不革』。命责以狂悖沽名，谪浙江按察司照磨。苏松巡抚祁彪佳亦上疏极论其弊，大学士姜曰广拟俞旨；群奄共挠之。曰广曰：『缉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厂卫之有』！乃改命五城御史体访，而罢缉事官不设。

张献忠陷成都，明蜀王至澍（蜀献王椿九世孙）及巡抚都御史龙文光（雒容人）、巡按御史刘之勃等死之。

初，成都闻贼急，蜀王至澍谋迁于滇；刘之勃持不可，内江王至沂与之力争。王将行，而守门卒汹汹乱，辎重有被掠者；事遂寝。已而新抚龙文光（是年春，庄烈帝命文光代陈士奇）、总兵刘佳引率兵三千从川北来谋设守，诸王大姓逸去者半（华阳知县沈云祚谒蜀王，陈守御策；不听。闻太平王至涪贤，往说之曰：『成都危在旦夕，而王府货财山积，不及今募士杀贼，疆场沦丧，谁为王守』？至涪言于王，亦不听——沈云祚字子凌，太仓人）。至是，贼逼成都，文光等分陴拒守，佳引出战而败。贼穴城，实以火药；又剖大木长数丈者合之，缠以帛，贮药向城楼。之勃厉众奋击，贼却二、三里；皆喜，以为将去也。初九日黎明，火发，北楼陷，木石飞蔽天；守陴者皆散，贼遂入城。蜀王率妃妾自沈于井，之勃、文光等皆被执。贼以之勃同乡，欲用之；之勃大骂，贼攒箭射杀之。复尽驱文武将吏及军民男妇于东门之外，将戮之；忽有龙尾下垂，贼以为瑞，遂停刑。文光、佳引卒不屈死（文光见杀于濯锦桥，佳引自投于浣花溪），副将张继孟（字伯功，扶风人）、陈其赤（字石文、崇仁人）、佾事刘士斗（字瞻甫，南海人）、张孔教（字鲁生，会稽人）、蜀府左长史郑安民（浙江人）、成都同知方尧相（字绍虞，黄冈人）、华阳知县沈云祚

等皆死之（士斗被执，见刘之勃与张献忠语，大呼曰：『此贼也，公不可少屈』！献忠怒，命摔以上；士斗返顾，语如前；遂阖门被杀。其赤投百花潭死，尧相死于万里桥下。贼幽云祚于大慈寺，遣其党馈食，以刃胁降，不从；遇害。后献忠复欲用诸人备百官，继孟等不为屈；遂并见杀）。

明南京修兴宁宫慈禧殿。

先是，洛阳之陷，福王母妃与王相失，居于河南人郭守义家；王既立，始遣总兵王之纲奉迎。及是，至南京；命于三日内搜括万金，以充赏赐。又谕工部，以行宫湫隘，亟修兴宁宫慈禧殿，克期告成，以居母妃。寻又封母妃弟邹存义为大兴伯（时土木并兴，赐予无节。御用监内官请给工料银置龙凤几榻诸器物及宫殿陈设金玉诸宝计费数十万，工部侍郎高倬奏请裁省；光禄寺办御用器至万五千七百有奇，倬又以为言：皆不纳——高倬字枝楼，忠州人）。

〔眉批〕宋绍兴之立庙社，议者且讥其不以恢复为心，然犹不专为宫室求安计也。福王江左偷安，虽侧席忧勤，尚恐不能固民心而激士气；乃当疆场日蹙，汲汲以缮宫殿、购宝器为务，与巢幕之谋何异！况尔时府库不充，动需搜括。以之给军增垒，且不免剜肉医疮；何况赏赐滥膺非拥立冒功之辈，即斜封干进之徒；取锱铢而用泥沙，叔宝真全无心肝者矣！

明以前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督师专讨蜀寇；起前宁夏巡抚樊一蘅（字君带，宜宾人）为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

时张献忠已据全蜀——惟遵义保境自守，应熊与一蘅避其地；命应熊督师、一蘅总督军务讨之。又遣御史米寿图（宛平人）巡按四川，命吏部简堪任监司、守令者从寿图西行。应熊等乃縞素誓师，开幕府，檄诸郡旧将会师大举。会巡抚马干（昆明人）复重庆、副将朱化龙等复龙安茂州，一蘅乃起旧将甘良臣为总统，合参将杨展等所携溃卒，得三万人；寻复叙州。而副将曾英（福建人）连败贼，军声大振；亦受一蘅节制。其它据城奉征调者，洪雅则曹勋（黎州参将）、范文光（内江人），松茂则詹天颜（龙泉人）；夔万则谭宏、谭诣。一蘅遂移驻纳溪，与应熊会泸州，檄诸路刻期并进；献忠颇惧（事皆在明年。至顺治三年，我大清兵入蜀，诛献忠，余贼南奔；至重庆，曾英战歿。应熊避之毕节卫，寻卒。会大兵北旋，一蘅复驻江上，为收复计。时蜀中大乱，诸将各据地自擅，一蘅令不行。顺治八年，大清兵南征，一蘅遁山中，遘疾卒；蜀中将士俱尽。而寿图出奔沅州，至顺治十一年城破，亦死）。

明以越其杰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

时河南诸将各结寨自固，其最大者：开封、汝宁间则刘洪起，南阳则萧应训，洛阳则李际遇。诸帅中独洪起勇而好义，数杀贼有功；尝与巡按御史陈潜夫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潜夫因请予挂印为将军，马士英不听。前佥事越其杰

本坐赃遣戍，赦居南京；以士英姻娅，特起为河南巡抚；老惫不知兵，潜夫所建白皆不用，诸镇兵无至者。会其杰以事潜潜夫于士英（萧应训复南阳及口阳、舞阳、桐柏，遣子三杰献捷；潜夫授告身、饮之酒，鼓吹前导出，三杰喜过望。往谒其杰，其杰觐其贿，故为尊严，厉词诘责，诋为贼；三杰泣而出，萌异心。潜夫过诸寨，皆饶吹迎送；其杰间过之，诸寨皆闭门不出。其杰恚，故潜之），士英竟调潜夫还，以凌駟（歙县人）代之。

明选淑女。

时以母妃命选淑女，群奄借端肆扰，隐匿者至邻里连坐。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唐王时死节，本朝赐谥「忠裕」）言：『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黄纸贴额，持之而去；闾井骚然。明旨未经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纪』！御史朱国昌（临安卫人）亦以为言。乃命禁讹传诬惑者。寻复使太监李国辅等分诣苏、杭采访，民间婚娶一空。

明赐北京死节诸臣赠谥。

北京文武臣殉难者，并予赠谥、世荫；立庙于鸡鸣山，赐额曰「旌忠」。其列于正祀者，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王家彦、孟兆祥、施邦曜、凌义渠、吴麟征、周凤翔、马世奇、刘理顺、汪伟、申佳允、吴甘来、王章、陈纯德、陈良谟、成德、许直、金铉及大同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朱之冯、布衣汤文琼、诸生许琰——范景文等事具前。许琰字玉仲，吴县人。闻京师破，趋古庙自经，为人所解；及哀诏至，竟不食死）、武臣七人（新乐侯刘文炳、惠安伯张庆臻、襄城伯李国桢、驸马都尉巩永固、左都督刘文耀、山西总兵官周遇吉、辽东总兵官吴襄——文炳等事具前）、内臣一人（王承恩；事具前）、妇人九人（成德母张氏、金铉母章氏、汪伟妻耿氏、刘理顺妻万氏、妾李氏、马世奇妾朱氏、李氏、陈良谟妾时氏、吴襄妻祖氏；事具前）；附祀者文臣七人（进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声、给事中顾鋹、彭管、御史俞志虞、总督徐标、副使朱廷焕——孟章明、徐有声、徐标，事具前。顾鋹，成都人；彭管，永川人；俞志虞，浙江人。朱廷焕，单县人；以副使分巡大名，流贼陷城，被执死）、武臣十五人（成国公朱纯臣，镇远侯顾肇迹、定远侯邓文明、武定侯郭培民、阳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锡登、西宁侯宋裕德、怀宁侯孙惟藩、彰武伯杨崇猷、宣城伯卫时春，清平伯吴遵周、新建伯王先通、安乡伯张光灿、右都督方履泰、锦衣卫千户李国祿——时春，事具前。纯臣，东平王能八世孙；肇迹，夏国公成十一世孙；文明，宁河王愈十世孙；培民，营国公英九世孙；濂，鄞国公祿七世孙；锡登，蔡国公忠十世孙；裕德，晟十世孙；惟藩，镗八世孙；崇猷，信七世孙；遵周，梁国公成七世孙；先通，守仁曾孙；光灿，兴六世孙；履泰，南和伯一元子）、内臣六人（李凤翔、王之心、

高时明、褚宪章、方正化、张国元。——方正化，事具前。凤翔，司礼秉笔太监；时明，故司礼掌印太监；宪章、国元，皆提督诸监局太监：并殉难。而之心家最富，降贼；拷掠死）：命有司春秋致祭。然顾鋹、彭管、俞志虞辈特为贼拷死，皆滥与其列；而郎中周之茂等并以不屈死（事具前），顾未邀赠恤。他如御史冯恒登（新昌人）、员外郎郑逢兰、行人谢于宣（鄞县人）、郎中李逢申、知县邹逢吉（湖口人）等皆拷死，亦并获赠谥。时南北阻绝，多未能核实也（又予前大学士孙承宗、太常少卿鹿善继祠谥，又湖广殉难巡按御史刘熙祚、参政许文岐、推官蔡道宪等并予赠谥。礼部尚书顾锡畴又言：『温体仁得君行政最专且久，其负先帝罪大且深，乞削其「文忠」之谥；而补文震孟、罗喻义、姚希孟、吕维祺诸臣谥，庶天下有所劝惩』。王亦从之。——孙承宗、鹿善继、刘熙祚等，事具前。许文岐字我西，仁和人；蕲州陷，被执，贼系之后营。文岐阴与同系举人奚鼎铉等数十人相结图贼，谋泄被害。蔡道宪字符白，晋江人，为长沙推官；城陷被执。贼噉以官，嚼齿大骂；贼磔之，健卒林国俊等九人殉焉。顾锡畴字九畴，昆山人）。

明封郑芝龙为南安伯。

寻命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复令其弟鸿逵帅舟师驻镇江防守。

明以阮大铖为兵部侍郎，巡阅江防。

大铖之召，大学士高弘图以去就争；马士英意稍折，迟回月余。至是，复用安远侯柳祚昌（升八世孙）荐，起大铖兵部添注右侍郎，仍禁连臣不得把持阻谏。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言：『大铖昔争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诏狱；杀大中者魏瑄，大铖其主使也。即才果足用，臣虑党邪害正之才，终病世道。且祖宗故事，九列必用廷推；乃者中旨频降，司农之后继之少宰（司农张有誉、少宰张捷也），未几而大铖司马又继之。其为墨敕斜封之渐，有不待问者。大铖进退，实系江左兴亡；乞寝成命』！给事中熊汝霖亦言『大铖以知兵擢，当置有用之地；若止优游司马，则枢辅已优为之，何必增置』！命切责宗周，而格汝霖疏不听。寻命大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

九月，明黄得功趋扬州；高杰以兵袭仪真，不克。

初，史可法置得功仪真，与杰阴相牵制。及是，登莱总兵黄蜚将之任，蜚与得功同姓称兄弟，移书请兵备非常；得功率骑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之。杰素忌得功，又疑图己；乃伏精卒道中邀击之。得功行至土桥，方作食，伏起出不意，上马举铁鞭，飞矢雨集，马蹶；腾他骑驰。有骁骑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斗，挟其槊而扶之，人焉皆糜；复杀数十人，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进；遂疾驰至其军，得免。方斗时，杰潜师捣仪真。得功兵颇伤，而所俱行三百骑皆没；遂诉于南京，愿与杰决一死战。命太监卢九德及史可法遣监军

万元吉和解之，不可。会得功有母丧，可法往吊；语之曰：『土桥之役，无智愚皆知杰不义；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而归曲于高，是将军收大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终以所杀亡多为恨。可法令杰偿其焉，复出千金为母贖；得功不得已，听之。

明大学士姜曰广罢。

曰广与高弘图协心辅政，而马士英挟拥戴功，内结勋臣朱国弼（保国公永五世孙）刘孔昭、赵之龙，外连诸镇刘泽清、刘良佐等谋擅朝权，深忌二人；及沮阮大铖进用，益为所疾。曰广遂抗疏乞休（大略言：『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先帝善政虽多，而频出口宣，职为乱阶。所得阁臣则贪淫巧猾之周延儒等，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等，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撒守御狂稚之李国桢等，所得大将则纨裤支离之倪宠、王朴等，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范上土下〉、陈启新等：后效亦可睹矣。今又创一秘方，但求面对。立谈取官，同登场之戏剧；下殿得意，类嬴胜之贩夫：决廉耻之大防，长便佞之恶习。此岂可为训哉！臣待罪纶扉，半壁东南，有同幕雀；愧死无地，终夜附膺。愿乞骸骨还乡里）。疏入，慰留之；士英、大铖等滋不悦。国弼、孔昭遂以诽谤先帝、诬蔑忠臣李国桢为言，交章攻之；曰广又与士英面诋（曰广言：『上以亲、以序，自应立；汝何功』？士英厉曰：『臣无功，汝辈欲立潞藩，故成臣功耳』！争辨久之）。宗室朱统■〈金类〉（新建人）者，素无行；士英啖以官，使击曰广。疏不由通政司，为礼科所驳；通政司刘士桢（万安人）亦劾其违制；俱不问。刘泽清复假诸镇疏攻曰广，以「三案」旧事及迎立异议为词；请执下法司，正谋危君父之罪。顷之，统■〈金类〉复劾曰广五大罪（一、引用东林死党，把持朝政。二、交联江湖大侠，日窥南朝声息；非谋劫迁，则谋别戴。三、庇从贼诸臣。四、纳贿。五、奸媳）。曰广既连被诬蔑，屡疏乞休。至是，始得请（曰广入辞，诸大臣咸在列。曰广言：『微臣触忤权奸，自分万死；上恩宽大，犹许归田。但臣归后，当还以国事为重』。士英勃然曰：『吾权奸，汝且老而贼也』！因叩头言：『臣从满朝异议中拥戴陛下，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广叱之曰：『拥戴，是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谋立潞藩，功安在』？争论久之，时不能断。但谕以『叔父贤明当立，二先生无伤国体也』！既出，复于朝堂相诟詈而罢）；曰广遂还江西（其后，故将金声桓者，初在史可法麾下，后隶左良玉；良玉死，声桓降于我大清为南昌副总兵。既而复叛附桂王由榔，迎曰广以资号召。声桓败，曰广投僂家池死——本朝赐谥「忠确」。僂家池，在新建县西北僂家楼下）。

明左都御史刘宗周罢。

宗周初闻召命，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自称「草莽孤臣」，疏陈时政；言『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因进四策（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江左非偏安之业，请进图江北，以凤阳驻亲征之师。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刘泽清、高杰倡逃，可斩。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请分别各帅封赏，孰当孰滥。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受伪官叛逃者，宜分别定罪）。命纳其言，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恨甚；滋欲杀宗周。宗周请告，不许；遂抗疏劾士英（大略言：『陛下龙飞淮甸，天实予之。乃以扈蹕微劳，晏然入内阁、进中枢者，非士英乎？于是李沾、刘孔昭等哗然聚讼，而群阴且翩翩起矣。高杰一逃将，而奉若骄子；刘、黄诸将各有旧汛地，而置若奕棋。京营自祖宗以来，皆勋臣为之；陛下立国伊始，即有内臣卢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辞其责！惟陛下首辨阴阳消长之机，出土英仍督凤阳，联络诸镇；史可法即不还中枢，亦当自淮而北、历河以南，别开幕府，与士英相犄角。京营提督，独断寝之。书之史册，为弘光第一美政』），优旨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大怒，即日具疏辞位；且扬言曰：『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统■〈金类〉遂劾宗周『疏请移蹕凤阳，高墙所在，欲以罪宗处皇上，而与史可法拥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阳，当急备』。而泽清、杰日夜谋所以杀宗周不得，乃遣客十辈往刺之（宗周时在丹阳，终日危坐，未尝有惰容。客前后至者，皆不忍加害而去）。适京口军乱（事具前），士英以统■〈金类〉言为信，亦震恐。于是泽清疏劾宗周『阴挠恢复，欲诛臣等，激变士心』；刘良佐亦言宗周『力持「三案」，为门户主盟；倡议亲征，图晁错之自为居守』。疏未下，泽清复草一疏，署杰、良佐及黄得功名上之；言宗周『劝上亲征，谋危君父；阴结死党，迫劫乘舆。如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阙，正「春秋」讨贼之义』。疏入，举国大骇；传谕和衷集事（初，泽清疏出，遣人录示杰；杰曰：『我辈武人，乃预朝事耶』？得功疏辨：『臣不与闻』。士英寝不奏。可法不平，遣使遍诘，诸镇咸云不知，遂据以入告；泽清辈由是气沮）。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至南京。会阮大铖进用，宗周复请告；王许其乘传归里。将行，疏陈五事（一曰修圣政，毋以近娱忽远猷；一曰振王纲，毋以主恩伤臣纪；一曰明国是，毋以邪锋危正气；一曰端治术，毋以刑名先教化；一曰固邦本，毋以外衅酿内忧）；亦但优旨报闻而已（明年六月杭州破，宗周不食死——本朝赐谥「忠介」）。

明史可法遣诸将分守要地，高杰移驻徐州。

初，可法出巡淮安，阅刘泽清士马，返扬州请饷，为进取资；马士英靳不发。可法疏趣之，因言『今事势更非昔比，必专主讨贼复仇；舍筹饷无议论

，舍治兵、治饷无人才』。优旨褒答而不能行。至是，可法议分布诸将，奏请以总兵李成栋镇徐州，贺大成镇扬州，王之纲镇河南，李本身、胡茂桢隶高杰麾下为前锋；而令刘肇基驻高家集、李栖凤驻睢宁以防河，用张天禄为阁标前锋驻瓜洲。高杰故跋扈，可法日以「君臣」大义晓示之；杰感其忠，奉约束。可法因与谋恢复，议调黄得功、刘泽清二镇赴邳、宿防河，杰自提兵直趋开、归，且瞰宛、洛、荆、襄以为根本。杰遂具疏上之；且曰『得功与臣介介前事，臣知报君雪耻而已，安能与同列较短长哉』！然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而泽清尤狡横难任。可法不得已，乃移得功庐州以防桐皖，调刘良佐赴邳、徐进复黄、汝，与杰相声援；杰遂帅兵移镇徐州，以左中允卫允文（字祥趾，韩城人）兼兵科给事中监其军（徐州土贼程继孔，崇祯末被擒；至京，乘乱逃归。杰至徐州，擒斩之）。

明逮前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下狱。

阮大铖既得志，专务报复。既排去刘宗周等，于是尽召「逆案」杨维垣、虞廷陛（嘉兴人）等十余人及所善蔡奕琛、唐世济（乌程人）、张孙振、袁宏勋（慈溪人）等，布列要路。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之弟；故与大铖世仇，又尝首劾士英；大铖益恨刺骨。光先在浙尝平许都乱（都，东阳人；家富，任侠。知县姚孙渠索贿不得，诬其结党谋逆；都遂反。光先以抚标兵讨之，都乞降；遂杀之——姚孙渠，桐城人）；至是，光先已去，而都余党复叛。大铖因坐以「激变」，逮下狱。苏松巡抚祁彪佳上疏救，士英、大铖并恨彪佳，嗾张孙振论其奸贪；彪佳遂移疾去（明年杭州破，彪佳即不食；寻端坐池中而死——本朝赐谥「忠惠」）。

明吏部尚书徐石麒罢。

石麒初入朝，上疏陈七事（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严起废、明保举、交堂廉），褒纳之。时当考选，石麒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拟庄元辰（鄞县人）等十三人为科道。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殆半；御史黄耳鼎（歙水人）、给事中陆朗（上元人）有物议，石麒以年例出之。朗贿奄人，内传留用；耳鼎寻亦复官。石麒发其罪，朗恚，疏诋石麒；耳鼎亦两疏劾石麒，并言其枉杀陈新甲。石麒疏辩，求去益力；士英拟严旨「不许」，令驰驿归（石麒刚方清介，值权奸用事，郁郁不得志。士英挟定策功，将图封；石麒议格之。中贵田成辈请属，石麒拒不应。由是中外皆怨，构之去。明年南京破，大兵至浙江，石麒方居城外，曰：『吾大臣也，城亡与亡』！后入居城中，朝服自缢死——本朝赐谥「忠懿」）。

冬十月，明以前兵部尚书张缙彦总督北直、山西、河河军务。

时马士英掌中枢，绝不锐厉恢复，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初，举朝以

「逆案」攻阮大铖，大铖憾甚；及见北都从逆诸臣颇多附会清流者，因倡言曰：『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以李自成伪号曰「顺」也。士英因疏纠光时亨（桐城人）、陈名夏（溧阳人）、周鍾（鑣从弟）、项煜等；以诸人皆附东林，故重劾之。其它大僚降贼者，反不之及。贿入，辄复其官。缙彦以本兵首先开门从贼；自成败走，缙彦窜归河南。至是，自言集义勇、擒伪官，收复列城；士英主之，即授原官总督军务，许便宜行事。给事中利瓦伊樾言：『缙彦闇■〈勿上目下〉失机，寸斩莫赎。逆贼入宫，青衣候点；贼败窜归，安能复收河北？总督何官，顾畀贼臣』？士英等勿恤也时北都降贼诸臣，多以贼败南还。史可法言：『北都之变，臣子皆当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即臣可法谬与南枢、臣士英叨任凤督，未能疾趋北援；镇臣泽清、杰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应重论者，臣等罪也。乃鈇钺未加，且恩荣迭被；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岂散秩闲曹责反重于南枢、凤督哉！宜摘其罪状，显著者重惩示儆。若伪命未污，当置不问；其逃避后至者，许戴罪讨贼，赴臣军前酌用』。时不能尽从也）。

〔眉批〕明末北都当流贼猖獗时，自捐躯矢志诸臣外，有身污伪命者，后闻贼已奔逃而南京监国，复尔营营干进；此等假息偷生，若仍以「传闻异辞」曲为宽贷，即属与于逆恶之尤。然在马、阮儉邪，既不惜以引类呼朋，私行拯拔；其于异己之辈，又转得借题报复以修睚眦旧隙。即解学龙所定爰书六等，亦不无轻重失伦、挂一漏万之弊。惟史可法论南北诸臣大义，最为严切。彼幸处南都空闲之局，不知厚自刻责；而于焦头烂额之人反唇相诘，甚至乘拥立之举滥赏冒功，■〈卜间〉然以为得计！闻可法之言，亦可以少愧矣。

明大学士高弘图罢。

初，阮大铖入见，以弘图不附东林，引为证。弘图顾力言「逆案」不可翻，大铖及马士英怒（一日，阁中言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曰：『吾故人也；死，酌而哭之』。姜曰广笑曰：『公哭东林，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畔东林，东林拒我耳）。弘图因怱怱之，士英意辞。会刘宗周劾疏上，大铖宣言「曰广实使之」。于是士英怒不可止，力荐张捷、谢升，朝端益水火矣）。弘图因乞休，请召还史可法；皆不许。至是，凡四疏乞休，乃许之（弘图既致仕，无家可归，流寓会稽；及南京破，逃野寺中，绝粒而死——本朝赐谥「忠贞」）。

明凤阳地震。

明遣太监孙元德督赋浙江。

先是，命太监王肇基（即王坤）督催浙、闽金花银，以给事中罗万象执奏而止。及是，复遣司礼太监孙元德往浙督催内库及户、工二部钱粮。寻以高起

潜请饷，又于浙、闽增派二十万，亦令元德催解军前。

明以张捷为吏部尚书、杨维垣为通政使。

马士英独握国柄，一听阮大铖计；朝政浊乱，贿赂公行。时徐石麒既去，士英欲用张国维掌吏部；而大铖结内奄取中旨，特授张捷，士英■〈目罅〉眙良久。杨维垣力谋起官，礼部尚书钱谦益因上疏荐维垣及蔡奕琛，且颂士英功，而尽雪「逆案」贾继春等；维垣遂得授通政使（未几，进左副都御史；奕琛亦授吏部侍郎）。

我大清兵西讨李自成，分兵下江南。

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令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春等赍书致史可法（书曰：『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绪；未审以何时得达！比闻道路纷纷，多谓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所以防乱臣贼子，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耶！夫闯贼但为明朝崇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勍敌。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矣！予闻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则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盐。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沈！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

，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笑！予实有厚望焉！记有之：「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宣意』），可法旋遣人答书（书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恫惚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循读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贼尚稽天讨，烦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为贵国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问遂来；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拊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枵梓数十万章助修宫殿，岂非天意也哉！越数日，遂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成，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罢薙发之令，示不亡本朝。此等举动，振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乎！推言之，然此乃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猝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纒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率以「正统」与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着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帙，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为贼人所窃笑也！贵国岂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互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

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曰「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梟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蹈大僇，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眩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惟殿下实昭盐之』）。至是，山西、山东郡县已次第抚定。我大清乃命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帅师西讨李自成；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帅师下江南。

〔眉批〕幼年即羨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心有疑恶其语而不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谮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明定诸镇兵额。

江北督抚四镇，额兵三万；楚抚，额兵一万；京营，额兵一万五千。时九江总督袁继咸为马士英等所恶，因汰其军饷六万；军中有怨言。继咸争之，不听（继咸又议造战舰，檄九江佥事叶士彦截买材木；士彦封还其檄，继咸劾之。士彦同年御史黄耳鼎亦劾继咸，且言继咸「劝左良玉立他宗，而良玉不从」。良玉闻之，疑惧；上疏明与继咸无隙，耳鼎受指使而言。由是，南京籍籍，益谓良玉胁制朝廷矣——叶士彦，巢县人）。

十一月，明凤阳陵灾。

松柏皆烬。

张献忠僭号于成都。

献忠既有全蜀，遂僭号「大西」国王，伪称「大顺」元年；修蜀王府居之。设丞相、尚书、五军都督府等官（用汪兆麟、严锡命为左右丞相，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为尚书；养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皆为将军，赐姓张氏。鼎镇、完敬，寻以小过封剔死。胁川中士大夫受伪职，前布政使尹仲、给事中吴宇英皆不屈死——江鼎镇，南充人；龚完敬，彭县人；尹仲，叙州人；吴宇英，广元人）。遣诸伪将分屠各府州县（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邱冢。坑成都民于中图，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伪官朝会，呼羹数十下殿，羹所齶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人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会诸郡义兵并起，献忠愤怒，诛杀益毒；川中人迹殆绝，列城内至杂树成拱云（后二年，献忠尽焚成都宫室，铲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率川兵一军尽逃；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进忠降，乞为向导。至监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大兵，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擒出斩之——监亭，魏县；今属四川潼川府）。

明史可法帅师进次清江浦。

可法闻李自成败还陕西，决策北行。高杰既赴徐州，可法遂帅师进次清江浦；遣官屯田开封，为经略中原计。时诸将各分汛地，择便利者。自王家营（在清河县东北黄河北岸）而北至宿迁最冲要，诸镇不敢任；可法自任之，令幕下文武筑垒缘河南岸（可法以自成未灭，上疏请颁讨贼诏书；大略言『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变之初，黔黎洒泣、绅士悲哀，犹有朝气；今则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矣。河上之防，百未经理；人心不肃，威令不行。复仇之师，不闻及关、陕；讨贼之诏，不闻达燕、齐。君父之仇，置诸膜外。忆臣等迎驾时，陛下言及先帝，则泣下沾襟；恭谒孝陵，则泪痕满袖：皇天后土，实式盐临！曾几何时，顿忘斯志！先皇帝死于贼，恭皇帝亦死于贼；此千古未有之痛！国家变出非常，在北诸臣死节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千古未有之耻！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杀，尚思穴胸断脰，得而甘心；况在朝廷，顾可漠置！臣恐恢复无期，即偏安亦未可保也。今宜连发讨贼之诏，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庶海内忠臣义士，闻而感愤。且陛下嗣登大宝，原与先朝不同；诸臣但有罪当诛，曾无功足录。臣于登极诏稿，特将「加恩」一款删除；不意后来仍复开载，致貽笑天下。今恩外加恩，纷纷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滥觞。自后尤宜慎重，专待有功：庶猛将武夫，有所激厉。至行兵讨贼，最苦无粮；搜括不可行，劝输亦难继。请将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费，一切报罢；朝夕之燕衍、左右之进献，一切谢绝。即事

关典礼、万不容已者，亦概从节省。盖贼一日未灭，即有深宫曲房，岂能安处！锦衣主食，岂能安享！必刻意在雪耻报仇，振举朝精神，萃万方物力，尽并于选将练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疏奏，不省。时诸镇位秩已崇，咸逡巡无进师意。可法悔之，语其客：欲斩己及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四人头为任事不忠之戒；因上疏请责成诸镇进战。可法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士英第取优旨报之而已）。

我大清兵入宿迁。

我大清兵取海州，遂取宿迁。史可法舟次鹤镇闻报，遣总兵刘肇基往援，复其城。越数日，大清兵围邳州，军城北；肇基援之，军城南：相持半月而解。复分兵拔赣榆，丰沛等县皆降（可法以闻，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杨士聪问故，士英曰：『君以为诚有事耶！此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叙功、稽算地耳——杨士聪，济宁人）。

明命榷酒税。

马士英请榷酒助饷；下部议，从之。士英又请免童生府州县试，分上、中、下户纳银，即赴院试。又奏开助工等例：暴敛益甚。民间因有「扫尽江南金、填塞马家口」之谣。

明逮治前昌平巡抚何谦（昆山人）等。

御史沈宸荃（兹溪人）言：『经略山东、河南者，王永吉、张缙彦也。先帝拔永吉为总督，不救国危；擢缙彦典中枢，率先从贼。即加二人极刑，不为过。陛下屈法用之，而永吉观望逗遛，缙彦狼狈南窜；死何以对先帝？生何以对陛下？昌平巡抚何谦失陷诸陵，罪亦当按。都城既陷，守土臣宜皆厉兵秣马以报国仇；乃贼尘未扬，辄先去以为民望！如河道总督黄希宪、山东巡抚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尚可容偃卧家园乎？疏入，永吉、缙彦释勿问，逮谦、祖德等付法司治之。

明桂王常瀛卒于梧州。

常瀛初封衡州；张献忠陷湖南，常瀛走广西，遂居梧州。至是，以忧悸致疾，卒（常瀛世子先卒，次子安仁王由■〈目爰〉未几亦卒。次由榔，初封永明王。至顺治三年八月大兵下汀州执唐王聿键，于是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迎由榔监国；十一月，自立于肇庆，号「永历」。会大兵克广州，式耜请驻军峡口；太监王坤不从，奉由榔走梧州。至顺治四年正月，大兵向肇庆，由榔复走桂林，又走武冈、柳州。会大兵东还，由榔旋返桂林。顺治五年，南昌总兵金声桓等叛降于由榔，复还肇庆。顺治六年，大兵下湘潭，总督何腾蛟死之；寻入桂林，大学士瞿式耜亦死；由榔大惧，自梧州奔南宁。时孙可望已据滇、黔，受封为秦王；顺治八年，遣兵至南宁，杀其大学士严起恒等

。顺治九年，可望迎由榔入安隆所，改曰「安龙府」；日益穷促。闻李定国与可望有隙，遣使密召定国以兵来迎；可望侦知之，杀其大学士吴贞毓等数人。顺治十三年，定国至，乃奉由榔走云南；由榔封定国晋王。顺治十四年，可望举兵与定国战，大败；挈妻子降于我大清。顺治十五年，大兵三路入云南，由榔走永昌。顺治十六年，大兵克云南，由榔走腾越；定国败于潞江，由榔走南甸，遂入緬。緬以四舟迎由榔，随行者六百余人；緬人于赭陞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顺治十七年，定国等与緬战，索其主；连败緬兵，緬终不肯出由榔。时平西大将军吴三桂以由榔尚在，请进兵緬甸以靖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我大清命定南将军爱星阿率师会之；三桂遂传檄緬甸，谕以擒献由榔。顺治十八年正月，三桂遣二土官至緬，示师期。三月，师至猛卯，会瘴发，撤兵。而緬首莽猛白屡得三桂檄，欲生致由榔；乃密使人防守，诱其从官沐天波等渡河盟，尽杀之，惟存由榔与其属二十五人。九月，三桂及爱星阿帅师自南甸、陇川、猛卯进，别遣兵取道姚关、镇康、孟定；十一月，会于木邦，遂趋緬。十二月，次旧挽坡，去緬城六十里；緬使人请兵百人进兰鸠江滨为捍卫，遂执由榔及其亲属送三桂军前。明年四月，由榔死于云南——严起恒，浙江山阴人。安隆所，本元普安路地，明设守御所；今为南笼府，属贵州。吴贞毓，字符声；宜兴人。按何腾蛟谥「忠诚」、瞿式耜谥「忠宣」，俱本朝赐）。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河南府。

高杰至徐州，沿河筑墙，专力备御；且遣人通好许定国（大康人），为联络河南计。张縉彦亦奏定诸将分地（王之纲自永城至宁陵、许定国自宁陵至兰阳、刘洪起自祥符至汜水）。会大清兵至孟津，先遣精兵渡河，沿河十五寨堡俱望风归附。大兵入河南府，总兵李际遇迎降，縉彦等并走沈邱。河南抚、镇飞章告急，命杰率兵进屯归德为备（大兵别由济宁南下至夏镇，复自洛阳围邓州；可法、杰及刘泽清等各具疏告警。马士英言：『北兵虽在河上，然贼势尚张，不无后虑；岂遂投鞭问渡乎！况强弱何常；赤壁三万、淝水八千，惟在诸将策励之而已』。卒不应。

明命马士英阅兵。

将大阅京军；适有疾不出，因命士英代之。时工费无度，荒酒渔色；阉人田成等擅宠，士英辈亦因之窃权固位，政以贿成；识者皆知其不堪旦夕（阮大铖尝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时岁将暮，福王一日居兴宁宫，恍然不乐；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乃作此想耶』）。

明重颁「三朝要典」，命追恤「逆案」诸臣。

杨维垣追论三朝党局，力诋王之采、杨涟等，而为刘廷元、霍维华等讼冤

。乃命求「三朝要典」，宣付史馆；寻复令删定刊行。吏部尚书张捷力称维华等忠，请表章三案诸臣；因尽追赐恤典（赠荫、祭葬、谥全者，维华等六人；赠荫、祭葬不予谥者，徐大化等二人；赠祭葬者，徐扬先等三人；复官不赐恤者，王绍徽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黄克缵、王永光、章光岳等，虽名不丽于「逆案」而为清论所不予者，亦赐恤有差——徐扬先，江宁人；竟光岳，临川人）。袁宏勋复请追论焚「要典」诸臣罪；袁继成疏言：『「要典」已经先帝焚毁，何必复理其说！未进，宜寝之；已进，宜毁之』。不听。

明妖僧自称齐王，伏诛。

有狂僧大悲，自称「齐王」，又称「潞王」；为赵之龙所捕，下镇抚司勘讯。阮大铖与张孙振谋，欲假以诛东林及素所不合者；令大悲引诸臣拥潞王，可一网尽也。因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之目，书史可法、高弘图等名，一时人望无不备列；纳大悲袖中。钱谦益先已上疏颂士英，且为大铖讼冤修好矣；大铖憾不释，亦列焉。将穷治其事，狱词诡秘，廷臣皆自危；而士英不欲兴大狱，乃第当大悲「妖言律」斩而止。

〔眉批〕钱谦益在崇祯间，因廷推牵引关节，久致沈沦。尔时无识之徒犹以其与温体仁不谐，颇冒「清流」之目。迨南京起用，即甘心献媚权奸，不惜抗疏贡谏，解冤修好。是其平昔饰伪盗名，只以希心柄用；及一经蹉跌，而热中躁进，更复不能自持。卒之大铖等伎刻相寻，仍不免于列名罗识；彼屈节以求容于宵小者，亦徒足自贻臭秽焉耳！

乙酉岁

乙酉（福王由崧弘光元年——是年五月，我大清兵下江南，福王被执，明亡）春正月，明以南京宫殿成，推恩诸臣有差。

加史可法太保、马士英少师、王铎少保，予荫；仍以士英掌文渊阁印，充首辅办事。可法力辞太保，许之（可法为督师，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箄、冬不裘、寝不解衣。年四十余无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在军中，绝饮。除夕，遣文牒至夜半倦，索酒；淆肉分给将士已尽，乃取盐鼓下之。思先帝，泫然泪下，凭几卧。比明，将士集辕门外，门不启；左右追语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令鼓人仍击四鼓。可法寤，怒曰：『谁犯吾令』？左右述民育意，乃免——任民育，字时泽，济宁人）。

明定北都从逆诸臣罪，削刑部尚书解学龙籍。

先是，命治从贼诸臣狱，仿唐制六等定罪。学龙议定为爰书，分别上之：一等应磔者十一人（吏部员外郎宋企郊、举人牛金星、平阳知府张嶙然、太仆少卿曹钦程、御史李振声、喻上猷、山西提学参议黎志升、陕西布政使陆之

祺、给事中高翔汉、潼关道佥事杨王休、检讨刘世芳——嶙然，义乌人；振声，米脂人；上猷，石首人；志升，华容人；世芳，肤施人），二等应斩秋决者四人（给事中光时亨、何南提学佥事巩焞、庶吉士周锺、兵部主事方允昌——焞，真宁人；允昌，浙江人），三等应绞拟赎者七人（翰林院修撰兼都给事中陈名夏等），四等应戍拟赎者十五人（礼部主事王孙蕙等——孙蕙，无锡人），五等应徒拟赎者十人（通政司参议宋学显等）、六等应杖拟赎者八人（工部员外郎潘同春等——同春，余姚人）；其留北俟后定夺者十九人（少詹事何瑞征等——瑞征，信阳人）、另存再议者二十八人（给事中翁元益等——元益，上海人），又已经录用者十人（兵部尚书张缙彦等）。奏入，谕以周锺等不当缓决，陈名夏等未蔽厥辜，宋学显、潘同春等拟罪未合；令再议（惟方拱干名在五等，以结纳马、阮特免其罪——拱干，桐城人）。至是，学龙更拟周锺、光时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诸臣皆候补小臣，受伪无据，仍执前律。时马、阮急欲杀周锺，学龙欲缓其死，谋之王铎，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请停刑；铎即拟俞旨，褒以「详慎平允」。士英大怒，然事已无及。大铖暨张捷、杨维垣等声言欲劾学龙，学龙引疾；命未下，保国公朱国弼、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遂削籍（后周锺、光时亨既死，大铖等即传旨：二等罪斩者，谪云南金齿军；三等罪绞者，充广西边卫军；四等以下，俱为民，永不叙用。然学龙所定案亦多漏网，而所拟一等诸犯皆随贼西行，实未尝正刑辟也——周锺等被戮事，俱详后）。

明总兵许定国诱杀高杰于睢州。

杰帅兵进次归德，定国方驻睢州，故与杰有怨（尝上书诋杰为「贼」，故杰恨之；而定国亦已遣使纳款于我大清，且送其二子渡河为质，乞济师往援。杰微闻之，招定国相会，不应。杰复邀巡抚越其杰等同往睢州，定国始郊逆；毁其军而以羸见，且故为屈服状。杰心轻定国，遂入城；其杰止之，不听。十一日，定国置酒享杰。杰饮酣，为定国刻行期，且微及送子事；定国益疑，无离睢意。杰固促之行；定国怒，夜伏兵，传炮大呼；其杰等亟遁走。杰醉卧未起，众拥至定国所，杀之（先是，杰以定国将去睢，尽发兵戍开封；所留亲卒止数十人。定国伪恭顺，多选妓侍杰，而以二妓偶一卒。寝，卒尽醉。及闻炮欲起，为二妓所掣，不得脱；皆死）。明日，杰部将回军攻城，自东门入，老弱无孑遗；定国奔考城，寻走降于大清军（黄得功闻杰死，复引兵龚扬州，将尽杀其妻子以报；城中大惧。史可法急命同知曲从直谕解之，乃引兵去——曲从直，辽东人）。

明以吏部侍郎蔡奕琛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寻复以唐世济为右都御史；皆阮大铖援之也。

明以卫允文为兵部侍郎，总督开、归防剿军务。

高杰既死，部下兵将大乱，且为雄长；睢州旁近二百里，杀戮无遗。史可法闻之，流涕曰：『中原不可为矣』！遂驰至徐州；以总兵李本身乃杰甥，请用为提督，代统其众。又立杰子元爵为世子，抚定其军。黄得功、刘泽清、良佐闻可法欲以本身将杰军，连章劾之；而监军卫允文希马士英指，亦论可法督师为赘。士英喜，即擢允文兵部右侍郎，总督兴平标下兵马，经略开、归防剿军务，以分其权；可法益不得展布矣（寻撤杰兵回扬州，改命刘良佐防归德）。

我清兵克西安，李自成走襄阳。

我大兵至潼关，贼将刘芳亮迎战；奋击败之，俘斩无算。自成亲率马、步兵至，复大破之，遂克潼关；伪伯马世耀以七千人来降，斩之，进克西安。自成已焚宫室，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我大兵两道追蹶，蹙之于邓州、承天、德安、武昌等处；穷追至贼巢，连破走之（自成至湖广，众尚五十余万；寻为我大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自缢死。或曰陷泥淖中，村民击之，脑中鉏死。时我大兵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伪汝侯刘宗敏等，皆斩之。其兄子过，偕诸贼帅奉自成妻高氏降于唐王聿键；未几，亦死——蒲圻，晋县；通城，宋县：今俱属武昌府）。

二月，明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

命大铖以尚书协理部事，仍巡阅江防。大铖虽长中枢，置一切兵事不问，顾时时挠六部权。任刘应宾（沂水人）为文选，浊乱铨政；再举考选，擢其私人二十余人为给事、御史。尝欲罢抚按纠荐，令纳金于官，纠者免、荐者予；其谬诞如此（中书舍人林翘善星术，以尝决士英必大用；半年间，遂躡授左都督衔，蟒服趋事。总督袁继咸请以陈麟、邓林奇为总兵，大铖索贿，始给敕印。诸白丁隶役输重赂，立跻大帅。时人为之语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林翘，江浦人）。

三月，明人有自称崇祯太子者，下狱治之。

北都之变，李自成劫太子慈烺西走，不知所终；或传其已遇害。至是，有自北来称太子者；召勋臣朱国弼等、阁臣马士英等、翰林刘正宗（安邱人）等入见武英殿，面谕同府部、九卿、科道辨验真伪。日午，群臣奏：『系故驸马都尉王昺（高阳人，尚穆宗女延庆公主）侄孙王之明，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鸿胪少卿高梦箕（河间人）家丁穆虎教之，诈称太子』。乃下之明中城兵马司狱。越四日，复逮梦箕、穆虎，鞫于午门外，皆具服；亦下刑部狱。时都下士民皆以太子为真，众论籍籍，谓士英等朋奸导上灭绝伦理。黄得功即抗疏争

之（疏略言：『东宫未必假冒；先帝子即上子，未有了无证明，混然雷同者。臣恐在廷诸臣谄徇者多、抗颜者少，即明白识认，亦不敢抗论取祸矣』；命三法司覆讯王之明等，遂令毁得功原疏，以绝奸谋。左良玉亦疏请保全东宫，且斥士英等为奸臣；以王之明白供甚明，将审明略节谕之而已。

明河南妇人自称王妃者，下狱治之。

河南有妇人童氏，自称藩邸王妃；刘良佐信之。巡抚越其杰具仪从送至京；以为假冒，下童氏锦衣卫狱。以前巡按御史陈潜夫尝于途次称臣朝谒，亦逮治之：中外哗然。良佐因言王之明、童氏两案未协舆论，恳求曲全两朝彝伦，毋貽天下口实。命将狱词刊布，以息群疑。

我大清兵定河南。

我大军既定关、陕，复移师下江南。出虎牢关口，分兵自龙门关及南阳三路同趋归德；克郟城、上蔡诸县，所过城邑皆望风款附；遂进取归德，巡按御史凌駟及其从子润生死之，南阳副将李好降：河南悉定。

明左良玉举兵反。

良玉既与马士英有隙（士英谋筑板矶为西防，良玉曰：『今西何所防，殆防我耳』），而黄■〈涇寸〉匿其军中，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会王之明事起，良玉争不听，心甚不平；■〈涇寸〉欲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亦以士英裁其饷，益大憾，反意遂决；乃传檄远近以讨士英为名，复上疏请诛之（疏言：『自先帝之变，士英利灾擅权，事事为难。「逆案」先帝手定，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士英复修之。又募死士伏皇城，诡名禁军、动曰「废立由我」！陛下即位之初，恭俭明仁；士英百计诳惑，进优童，艳女，伤损盛德。复引用阮大铖，睚眦杀人；借三案为题，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网打尽，令天下士民裹足解体。目今皇太子至，授受分明；士英一手握定，抹杀识认之方拱干而信朋谋之刘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诸幽囚！凡有血气，皆思寸磔士英、大铖以谢先帝！乞立肆市朝，传首抒愤』）。疏上，遂引兵而东；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三百余里。士英大惧，急命阮大铖、刘孔昭率兵会黄得功趋上江堵御。袁继咸请赦太子以遏止之，不听（良玉之发武昌，邀总督何腾蛟偕行，不可；则尽杀城中人劫之。腾蛟解印付家人，令速走，将自到；良玉部将拥去，置之别舟。乘间跃入江，漂十余里，渔舟救之起，则汉前将军关壮缪侯庙前也；家人怀印者亦至，相视大惊。觅渔舟，忽不见；人谓腾蛟忠诚，得神佑之）。

夏四月，明周鍾、光时亨伏诛，遂杀前礼部郎中周鏞、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

先是，马士英以鏞、演祚尝主立潞王议，指为姜曰广私党，令朱统■〈金

类)劾奏逮治。及周鍾、光时亨下狱，士英复言二人罪应族诛，而请以鑣从坐：阮大铖亦与鑣有夙憾。于是御史罗万爵（口湖人）、王儻等连疏诋鑣、演祚，至比演祚为成济，请亟正西市。至是，左良玉称兵，人情汹汹；而良玉檄中复斥其构陷鑣、演祚状。士英等益怒，因谓鑣实召良玉兵；遂戮鍾及时亨，而赐鑣，演祚自尽。故事：小臣无赐自尽者；因良玉兵东下，故大铖辈急杀之。

明征刘良佐等将兵入援。

左兵将至，马士英急调良佐等入卫；刘泽清亦以勤王为名，大掠而东。时史可法以大兵将及淮南，连疏告警。时召对群臣，大理少卿姚思孝（歙县人）、御史乔可聘（宝应人）、成友谦（南通州人）请毋撤江北兵，亟守淮扬；士英厉声叱曰：『若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力排思孝等议。淮、扬备御益弱。

明左良玉死于九江。

良玉至九江，邀袁继咸入舟中，语及太子下狱事，大哭；因袖出密谕，邀诸将盟。继咸正色曰：『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良玉色变；乃改檄为疏，驻军候旨。继咸归，方谋拒守；而部将郝效忠阴约良玉兵入城，杀掠纵火，残其城而去。良玉已疾笃，夜望城中火光，太息曰：『吾负临侯（继咸别号）』！呕血数升，遂死。其子梦庚秘不发丧，诸将共推为帅，留七日而东；兵势尚盛，自彭泽以下皆陷。黄得功方驻军荻港（在繁昌县西），进拒梦庚于铜陵，破之；解其围。阮大铖等日虚张捷音，以邀爵赏。得功寻复败其众于板子矶，乃封得功靖国公；命移家太平，一意办贼（良玉后营总兵惠登相，本降寇过天星；感良玉恩，有忠实心。方诸将自九江东下，连陷郡县，独池州不破，贻书言留待后军；登相大诟曰：『若此则反，不如我前为流贼时矣！如先帅末命何』！撤其军返。梦庚索轻舸追之，相见大恸；登相以梦庚不足事，遂引兵绝江去。诸将乃议还军，而大清兵已至江北，梦庚遂执袁继咸及安庆巡抚张亮，偕黄■（涇寸）率众归附。亮乘间赴水死；继咸北行，亦不屈死——张亮，四川人；袁继咸，本朝赐谥「忠毅」）。

我大清兵克泗州。

大军自归德起行，颍州、太和悉下。兵未至泗州二十里，遣将先夺泗北淮河桥；守将焚桥遁走，我大兵遂夜渡淮。翌日，追五十余里不及。

我大清兵克扬州，明督师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史可法等死之。

可法初闻大兵日南下，将移军泗州防护祖陵；輜重已发，而左良玉称兵，召之入援。渡江抵燕子矶，黄得功已破良玉军；可法乃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俄报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将侯方岩败歿，可法一日夜奔还扬州。讹传许

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独总兵刘肇基自白洋河（在桃源县西白洋镇，即潼水之下流也）赶赴，请背城一战；可法持不许。十八日，大清兵大至，屯斑竹园；诏谕可法及卫允文等降，不从。明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陴拒守（旧城西部险要，可法自守之。作书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侧』）。越二日，大清兵薄城下，用巨炮击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既就执，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师也』！乃杀之（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蒸变不可识。踰年，家人以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梅花岭，在扬州府新城广储门外，一名土山）。刘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巷战，力不支，与副将乙邦才（青州人）、马应魁（字守卿，贵池人）、庄子固（字宪伯，辽东人）汪思诚等皆死；卫允文（赴水死）及在籍侍郎张伯鲸（自经死）、知府任民育（着绯衣，安坐堂上就杀）、同知曲从直、王缙爵（鄞人）、知县周志畏（亦鄞人）、罗伏龙（新喻人）、吴道正（余姚人）、运使杨振熙（临海人）、县丞王志端（孝丰人）、幕客卢渭（字渭生，长洲人）、归昭（昆山人）等皆死之。员外郎何刚（字恁人，上海人）、庶吉士吴尔坝（崇德人）皆参可法军事；城破，亦投井死。其它诸生（高孝缙、王士琇、王缙、王绩、王续，又有武生戴之藩、医者陈天拔、画士陆愉义、兵张有德、市民冯应昌、舟子徐某）及妇女死节者，不可胜纪（时福王命刘泽清往援扬州，而泽清已潜谋输款我大清；恶其反复，磔诛之一——按史可法，本朝赐谥「忠正」）。

五月，我大清兵渡江。

我大清兵临江，总兵郑鸿逵、郑彩以水师守瓜洲，副使杨文骢驻金山，扼大江而守。会王擢文骢常镇巡抚兼督沿海诸军，文骢乃还驻京口；合鸿逵等兵南岸，与大清兵隔江相持。大清兵编大筏、置灯火，夜放之中流；南岸军发炮石，以为获胜也，日奏捷。己丑夜，大清兵乘雾而济；迫岸，诸军始知，仓皇列阵甘露寺；铁骑蹙之，悉溃。苏松巡抚霍达（长安人）及文骢俱走苏州；鸿逵等纵兵大掠，遁还闽中。

明福王出奔太平。

京口败军奔还，南京大震。福王荒宴至夜半，跨马自通济门出走，遂奔太平；刘孔昭斩关遁。马士英以黔兵自卫，挟福王母妃走浙江。乱兵入狱，拥王之明立之。时黄得功方收兵屯芜湖，福王潜入其营；得功惊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王曰：『非卿，无可仗者』！得功泣曰：『愿效死』（士英遁广德，知县赵景和闭门拒守，士英攻杀之，遂走杭州；阮大铖亦自上江逃至。未几，大兵至

杭州，潞王常涝开门降；士英与大铖俱走严州方国安营。明年，大兵剿湖贼，擒士英诛之；大铖乞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

我大清兵定南京。

大军营城北，总督京营忻城伯赵之龙奉表纳款，勋戚自魏国公徐文爵（宏基之子）、驸马都尉齐赞元（尚光宗女遂平公主）、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等、大臣自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文武数百员并城内官民迎降。高杰子元爵及广昌伯刘良佐等亦于沿途归附，得马、步兵二十三万；大兵遂入屯城中（时刑部尚书高倬、吏部尚书张捷、副都御史杨维垣皆死之。而庶僚殉难者，则有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屈死；户部郎中刘成治，自缢死；户部主事吴嘉允，谒方孝孺祠，从容投缳死；中书舍人龚廷祥，投武定桥下死；钦天监博士陈于阶，自经于公署。其诸生、布衣死者，则有吴可箕、金玺、陈士达等——端伯字符公，建昌新城人；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嘉允字绳如，松江华亭人；廷祥字伯兴，无锡人；于阶，上海人；可箕，徽州人；玺、士遶，俱南京人）。

我大清兵至芜湖，明总兵田雄（宣府人）劫福王由崧以降，靖国公黄得功死之；明亡。

南京既定，我大清遣官兵及降将刘良佐等袭太平；福王登舟欲渡江走，大兵据江口，截其去路。黄得功以战荻港时伤臂，衣葛衣，以帛络臂，佩刀坐小舟，方督麾下八总兵结束前迎战，而良佐大呼岸上招降；得功怒叱曰：『汝乃降乎』！忽飞矢至，中其喉左偏；得功知不可为，掷刀拾所拔箭，刺吭死（本朝赐谥「忠桓」。其妻闻之，亦自经；总兵翁之琪投江死）。田雄遂挟福王以降，所属总兵及部众俱降。我大清兵执福王至南京，改南直隶为布政司，以应天府为江宁府；分徇郡县，无不归附：江南悉定。王师遂进平浙江。

通鉴辑览明季编年下

唐王

桂王（一）

桂王（二）

桂王（三）

唐王

乙酉、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二年夏六月，我大清兵克杭州，故明唐王聿键（明太祖八世孙唐端王硕燠之孙、世子器壻之子）奔福建。

臣等谨案：明自北都沦覆，宗社已墟。洪惟我国家应天顺人，光宅区宇，薄海内外咸归正朔。福王以败亡余烬，偷息金陵，首尾纔及一岁；我皇上量

同覆载，念其尚有疆域堪凭，可从建炎南渡偏安之例，特命于「辑览」「明纪」末分注「附编」，尽祛前代史家偏陋之习：大公至正，洵足上配麟经，垂训万古。至唐、桂二王闽、滇转徙，已无尺土一民；革莽苟延，尤不足登诸记载。乃蒙圣谟指示「等于宋是、曷之流离海岛」，谓『事迹尚有可稽，宜着其危亡穷蹙之形，以益懍夫天命难谏之戒！且当时遗臣故老茹苦间关，蹈死如饴、贞心不贰，亦宜详加闡录，毋使湮没无存』！大哉王言，仁至义尽；用示有邦之炯鉴，而立臣道之大防：至公至平，更从来史策所莫及。臣等懍遵谕旨，谨案「实录」红本及「明史」列传所载，参以王鸿绪「史稿」诸书，采撮编次，以本朝纪年大书提纲，凡国家底定鸿模与二王窃据事实，俱分条系月，牖叙其下；务衷确核，以订传讹。至其时殉节诸臣，均已于乾隆四十一年蒙恩赐谥。今随时随事，各加诠次，掇其大者，咸着于篇；而逐一恭载赐谥，庶上副圣天子表章忠义之盛心，而与「胜朝殉节诸臣录」亦可以互相考证云。

时大兵已定南京，故明镇江守将总兵官郑鸿逵等拥众还闽，沿道焚掠。大兵进徇常州、苏州，皆下之（苏州乡官右庶子徐汧作书戒二子，肃衣冠投虎邱新塘桥下死。举人杨廷枢闻变，遁迹入邓尉山中；寻受唐王命，为检讨。时四方弄兵者，咸指目廷枢。当事者执廷枢，好言慰之；廷枢嫚骂不已，杀之芦墟泗洲寺——徐汧字九一、杨廷枢字维斗，长洲人。汧、廷枢，俱赐谥「忠节」）；留兵二千驻苏州，大军悉趋杭州。故明潞王常涝（明穆宗孙潞简王翊鏐之子）方流寓于杭，诸臣闻福王见执，请常涝监国；不受。不数日，大兵至，常涝从巡抚张秉贞及陈洪范等计，率众开门迎降；钱塘知县顾咸建（字汉石，昆山人）、临安知县唐自采（达州籍，江陵人）、邵武同知王道焜（字照平，钱塘人）皆死之。（时监司及郡县长吏多遁窜，独咸建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见执死。自彩与从子偕豫逃山中，有言其阴部署为变者；遂被捕获，与偕豫同死。道焜，投缢死——咸建、自采，俱赐谥「忠节」；道焜，赐谥「忠愍」）。绍兴诸郡，悉望风纳款。故明左都御史刘宗周以与马、阮不合，退居山阴；闻杭州破，即恸哭不食，移居郭外（有劝以文、谢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此江万里所以死也』）。出辞祖墓，舟过西洋港，跃入水中；水浅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竟绝粒二十三日而卒（宗周，赐谥「忠介」。其门人殉义者，有诸生王毓蓍，字符趾；会稽人。方宗周绝粒未死，毓蓍上书曰：『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吊』！毓蓍之友劝以陶渊明故事，毓蓍曰：『不然。吾辈声色中人，久则难持；及今早死为愈』。召故交，奏乐欢饮；酒罢，携铎出

门，投柳桥下死。举人祝渊，字开美；海宁人。方葬母，趣工人速竣，还家设祭；投缢死。故明文渊阁大学士高宏图、应天巡抚右佥都御史祁彪佳、行人陆培（字鲲庭，钱塘人），亦先后殉节死（宏图逃野寺中，绝粒死；彪佳给家人先寝，端坐池中死；培以绳授三仆，从容自缢死——宏图，赐谥「忠直」；彪佳，赐谥「忠惠」；培，赐谥「忠节」）。嘉兴已归附，而士绅屠象美等复集众据城拒守；大兵还攻之，半月而破，故明吏部尚书徐石麒死焉（石麒时移居郭外，闻大兵至，曰：『吾大臣也，城亡与亡；岂宜苟活』！复入居城中。城破，朝服自缢死——石麒，赐谥「忠懿」）。

时唐王聿键以被赦出高墙（聿键先于崇祯间以倡义勤王，得罪禁锢），福王命移居广西平乐府；行至杭州，遇郑鸿逵及户部侍郎何楷（字符子，漳州人）、户部郎中苏观生（字宇霖，东莞人）等，遂奉以入闽。

臣等谨案：明自崇祯之季，流贼攻破京师，我国家诞膺眷命，光它万邦；天戈所止，立就荡平。彼唐、桂二王窜走闽、滇，流离琐尾，无尺土之凭；而为之臣者，尚思螳臂当车，阻兵负固。迹其不知天命、敢拒颜行，终膏斧钺，实所自取。我皇上扩天地为公之量，念其各忠所事、蹈死如饴，在当日六师所届，不得不行逆命之诛；而事后追思，究无愧于疾风劲草。即其潜踪草泽、从容引决者，亦为克尽纲常：特沛恩纶，曲加崇奖，俾一体易名，以励臣节。伏读「胜朝殉节诸臣录」内，其在唐、桂二王时效节者，计得专谥八人、通谥三百十有一人、祀忠义祠者二百三十四人；渥典覃加，漏泉普被。褒口隆施，实从来史册所未有。臣等集次二王本末，谨采摭诸臣节概尤著者，胪具简编；其所得赐谥，随条恭载：以昭圣天子大中至正之盛心，俾天下万世共懍然于教忠之彝训云。

故明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以鲁王以海（明太祖九世孙鲁肃王寿壖之子）称监国于绍兴。

时浙江属郡多归降，宁波惟一同知治府事，已赍图籍迎附。故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字希声，鄞县人）力议拒守，士民集者数万人；肃乐乃建牙行事郡中（总兵王之仁既纳款而悔，入城与肃乐缔盟共守——王之仁，大兴人；崇祯时，太监王之心之弟）。闻鲁王以海在台州，遣举人张煌言（鄞县人）奉表请监国。会诸生郑遵谦（会稽人，山西佥事郑之尹之子）杀招抚使于江上，与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举兵绍兴，给事中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九江兵备佥事孙嘉绩（字硕肤，余姚人）等自余姚应之，国维自迎以海于台州。以海即日赴绍兴，用方逢年（遂安人，崇祯间大学士）议，称为「鲁监国」；以国维为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昼钱塘而守（以熊汝霖、孙嘉绩为右佥都御史、钱肃乐为右副都御史，并督师防江）。总兵官方国安（贵阳人

）亦自金华至，与王之仁等皆加封爵（国安，荆国公；之仁，武宁伯；郑遵谦，义兴伯；张鹏翼，永丰伯）；树木城于缘江要害，联合诸营为持久计（时之仁、国安兵食用宁波、绍兴、台州三郡田赋；而肃乐兵资富室助饷，不能继，恒缺食。汝霖战亦屡败。国维督兵连陷富阳、于潜，会王师至，国维来拒，战于草桥门，败还；遂不敢出）。

闰六月，故明礼部尚书黄道周等以唐王聿键称号于福州。

郑鸿逵等拥唐王聿键至闽，道周与福建巡抚都御史张肯堂（字载宁，松江华亭人）、南安伯郑芝龙等奉聿键称「监国」；鸿逵请急正位，不然无以厌众心。诸臣皆以监国名正，候出关，建号未迟；而拥立者艳推戴功，不数日即定议称号于福州，改年「隆武」。以福州为天兴府，即布政司署为行宫；大赦。进芝龙、鸿逵为侯，郑芝豹、郑彩为伯；兵事机宜，悉芝龙为政。以天兴、建宁、延平、兴化四府为上游，汀洲、邵武、漳州、泉州四府为下游；各设抚按。议简战守兵：自仙霞关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处，计兵十万；战兵如之。闽、浙、两粤之饷不支其半，乃请预借两税一年；令群下捐俸、劝绅士输助。征府、县银谷未解者，官吏督迫，闾里骚然（遣给事中杨应期入粤督饷，参迟误官数十员，提问无一至者。广开事例，倡优仆隶并列冠裳；拜谒官府，鞭撻邻里。晋江令金允治听讼，两造皆称「职官」，挺立而语、互殴于庭；不可制：小民不胜其扰）。

臣等谨案：唐、桂二王虽明之支派，然唐王本疏族、桂王亦神宗庶孽，当宗邦沦覆，草窃边隅苟延旦夕，实不成其为国。乃仰蒙圣训，谓其流离失据，正与宋之是、昷窜身闽、粤者，事例相同；凡国史传之书「伪」者，概令更正。兹奉诏纂次二王本末，又蒙特笔改书称号，其诸臣仍书所授原官；仰见大圣人执中权度，进退予夺一出千古之大公，而非向来史家拘陋偏私者所能窥见万一云。

唐王聿键以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参赞机务；余授官有差。

唐王聿键素重道周学行，礼敬备至。时召何吾驺、蒋得璟等未至，道周为首辅。又以张肯堂为吏部尚书、何楷为户部尚书、郭维经（字亦修，江西龙泉人）为吏部侍郎、苏观生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设储贤馆，分十二科，招四方士；令观生领之。至者多庸流，聿键亦厌而罢其事。寻超拜观生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郑芝龙、鸿逵兄弟横甚；一日，聿键赐宴，芝龙以侯爵欲位道周上，道周与争；众议抑芝龙，文武大不睦（有诸生上书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聿键知出芝龙意，下督学御史撻之）。聿键将郊天，芝龙兄弟称疾不出。何楷言：『礼莫大于郊；二勋臣不陪祀，无人臣礼』！聿键奖其风节，命掌都察院事。鸿

逵扇殿上，楷呵止之；两人益怒。楷知不为所容，请告去；涂遇盗截其一耳，则芝龙使部将杨耿为之也。

秋七月，我大清兵定江西。

先是，大兵至九江，故明宁南侯左良玉子梦庚率所部三十六营来降。江西巡抚旷昭（遂宁人）弃南昌，走瑞州；列城望风奔溃。

故明益王由本（明宪宗六世孙益敬王常■〈彳 迂〉之子）在建昌，与布政使夏万亨（字符礼，昆山人）、副使王养正（字圣功，泗州人）、知府王域（字符寿，松江华亭人）、推官刘允浩（掖县人）、南昌推官史夏隆（宜兴人）等举兵拒守（南昌诸生邓思铭集其侪数十人为庠兵；后城破，俱死）。阅三日，有客兵为内应，城即破；由本奔旗塘佛舍，寻归唐王聿键于福州。万亨等械至南昌，俱死之（万亨等五人，俱赐谥「烈愍」）。

新城知县谭梦开迎降，民潜导守关兵杀之；梦开余党与民互相残，弥月不靖。唐王聿键以李翔（邵武人）为新城知县，禽杀余党，率民兵出城拒敌；大兵自间道入城，民兵皆散，翔与御史徐伯昌（新城人）俱死之（翔、伯昌，俱赐谥「节愍」）。大兵进克袁州、广信（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时兴，自缢于萍乡官舍。广信同知胡甲桂，见执，自经死——时兴，福清人；甲桂字秋卿，昆山人。俱赐谥「节愍」），遂收吉安，长驱至万安（旷昭见执，死；知县梁于涘死之——于涘，兴化人。昭、于涘，俱赐谥「节愍」）。

会故明益宗永宁王慈炎招连子峒土兵数万，复陷建昌，入抚州；考功主事揭重熙（字祝万，临川人）、文选主事曾亨应（字子嘉，临川人）皆举兵，与相犄角。南赣巡抚李永茂遣副将徐必达■〈才 戾〉泰和；未几，战败，永茂奔赣州。慈炎亦以粮尽，退保建昌；大兵追获，杀之（曾亨应一日方宴客，大兵至，宗族死者二十余人；亨应避石室，其从弟指示之，遂见执，并执其长子筠。亨应顾筠曰：『勉之！一日千秋，无自负』！筠曰：『诺』。受刑先死。释亨应缚，谕之降，不答；遂戮之。又总兵谢上达、副总兵王坤、参将赖明标、游击萧奠邦、都司汪一贵、守备杜有声、都督蔡钦、金世任、副将林引等，俱见执死——亨应，赐谥「烈愍」；上达，坤、明标、奠邦、一贵、有声、钦、世任、引，俱赐谥「节愍」）。

江西诸郡皆平，惟赣州未下。适唐王聿键手书至赣，加左庶子杨廷麟兵部尚书、修撰刘同升（字晋卿，吉水人）国子祭酒；廷麟、同升乃与永茂集士大夫于明伦堂，劝输兵饷，协谋举事；立忠诚社，招致四方之士；各率家丁、自赍粮入社者，几三万人。

唐王聿键遣其大学士黄道周以兵出江西。

唐王聿键好学，通典故。然国势衰微，兵食困乏，政归郑氏；诸大帅多选

悞观望，聿键不能有所为。郑芝龙、鸿逵屡荐其私人为清要官，聿键不从；以是怀怨望。大清遣御史黄熙允（晋江人）招抚福建，熙允与芝龙同里，芝龙密使通款；聿键屡促出兵，辄以饷绌辞。道周知芝龙终无意出关，乃自请募兵江西，号召群帅。聿键给空扎百函，以七月二十二日启行，仅赍一月粮；以虚声鼓动，得卒九千余人，从广信出衢州（聿键以周定初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信；詹兆恒为兵部侍郎、万文英为兵部员外郎，监道周诸军；胡奇伟为湖东副使，与兵科给事中胡梦泰同守广信——定初，南昌人；兆恒字月如，永丰人；文英，亦南昌人；奇伟，进贤人；梦泰字友口，铅山人）。道周所至，抚安遗黎、联络声势，远近颇响应。

八月，我大清兵克松江。

先是，南京既亡，列城俱下，而州县多聚兵自保者。嘉定士民推左通政侯峒曾（字豫瞻，给事中震旻之子）为主，与进士黄淳耀（字蕴生）等誓死固守。江阴诸生许用亦倡言城守，以典史陈明遇主兵；出战不胜，乃请前典史阎应元（字丽亨，通州人；已迁英德主簿，道阻不赴，寓居江阴）入城，属以兵事。大兵力攻城，应元守甚固。而松江在籍兵部右侍郎、两广总督沈犹龙（字云升）偕中书舍人李待问（字存我）、罗源知县章简（字坤能）等亦募壮士数千人守城；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总兵官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犹龙联络二帅。而参将侯承祖（字怀玉，金山卫人；世袭指挥使）守金山卫，遥相应援。大兵至嘉定，峒曾乞师于志葵，志葵遣游击蔡祥以七百人赴之，战败而遁；外援遂绝。城中矢石俱尽，天雨城圯，大兵入；峒曾等并死之（峒曾拜家庙，率二子元演、元洁沈于池。淳耀入僧舍，索笔书绝命词，自缢死；其弟渊耀从之。举人张锡眉、董用圆、诸生马元调、唐全昌、夏云蛟俱死之——峒曾、淳耀，并赐谥「忠节」）。至是，大兵进取松江，志葵、蜚败于春申浦，城遂被围；未几而破（犹龙出走，中矢死；待问守东门、简守南门，俱见执，死之——犹龙，赐谥「忠烈」；待问，赐谥「忠节」；简，赐谥「节愍」）。大兵遂攻金山，承祖与子世禄犹固守。城破，巷战；逾时，父子俱死（承祖见获，说之降；曰：『吾家食禄二百八十年，今日不当以死报国哉』？遂僇之。世禄中四十矢，见获；同死焉——承祖，赐谥「忠烈」）。志葵、蜚亦就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蜚不语，志葵说之）；迄不应。大兵悉众攻围，四面发大炮；城中死伤无算，坚守自如。八月二十一日，大兵从祥符寺后城入；众犹巷战，男妇投池井皆满。明遇、用及中书舍人戚勋（字伯屏，江阴人）皆举家自焚；应元赴水，被曳出，斩之（应元，赐谥「忠烈」；明遇、勋，俱赐谥「烈愍」。时昆山人亦议拒守，而县丞阎茂才已遣使迎降，用为知县；县人共执杀茂材，推前狼山副总兵王佐才为主，与贡生陶集璜及仪封

知县周室瑜、诸生陶琰、陈大任等共举兵。大兵至，迎战，败还；游击孙志尹战歿。城破，佐才纵民出走；而已冠带坐帅府，见杀。集璜投东禅寺后河死；室瑜、琰、大任同死之：事在是年七月。又有故明瑞昌王谊泐者，结众谋犯江宁；事泄，与经略常尔韬、总兵杨三贯、夏含章等俱死。又有崇阳王者，率兵来寇歙县，为我兵所败；其总兵闵士英、郑鹏远俱见执死。又高安王常淇与监军道江于东等据婺源之小坑，遂平王绍鲲、职方主事杨谟等拥众太湖，遥应鲁王；亦先后见执而死：事俱在顺治三年——佐才、志尹，俱赐谥「烈愍」；室瑜、尔韬、三贯、含章、士英、鹏远、于东、谟，俱谥赐「节愍」。

唐王聿键以黄景昉、吕大器、路振飞、朱继祚（莆田人）、曾樱（字仲含，峡江人）俱为大学士。

初，振飞总督漕运，谒明凤阳皇陵；唐王聿键方以罪鞫，守陵中官虐之；振飞捕治其尤甚者，以私钱助之；而上疏乞概宽罪宗，竟得请；聿键甚德之。及称号福州，即拜振飞左都御史；振飞赴召，道拜文渊阁大学士。至则大喜，与宴；抵夜分，彻烛送归，解玉带赐之（聿键每责群臣怠玩，振飞因进曰：『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者，皆臣下所甚忧也』！其言曲中聿键之短云）。樱尝为福建参政，力保郑芝龙；芝龙感次骨，荐之聿键，起为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无何，令掌吏部；而移张肯堂于都察院。聿键所置阁臣至多，前后几三十人；然不令票旨，皆聿键亲为之（时肯堂请出募舟师，由海道抵江南，倡义旅；而聿键由仙霞趋浙东，与相声援。聿键乃加肯堂少保，给敕印，便宜从事；擢文选郎中朱永佑为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远为兵科给事中，从行——二人皆肯堂里人也。郑芝龙怀异心，阴沮之；不成行）。

故明靖江王亨嘉（靖江王守谦十世孙）自称监国，唐王聿键执杀之。

亨嘉世封桂林；闻南京破，招集诸蛮起兵，自称监国，谋僭号。召广西巡抚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式耜拒不往，而檄思恩参将陈邦傅助防、止狼兵勿应亨嘉调。亨嘉下梧州，执式耜，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式耜议立桂王常瀛子安仁王；及唐王聿键监国，式耜以为伦序不当立，不奉表劝进。至是，为亨嘉所囚；乃遣使贺聿键，因乞援；聿键喜。而亨嘉为两广总督丁魁楚（永城人）所攻，势窘；乃释式耜。式耜与中军官焦琏召邦傅，共执亨嘉，械送福州；废为庶人，杀之。

聿键封魁楚平粤伯，留镇两广；擢式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以晏日曙代之。式耜不入闽，退居广东。

鲁王以海遣兵犯杭州，败退。

鲁王将方国安、王之仁自富阳渡江犯杭州，总督张存仁遣将督兵迎击，斩首四千级。其余众尚据富阳，大兵进，败之于关头；追二十余里，斩国安子士衍。初，马士英拥残兵渡江，欲谒鲁王以海；以海诸臣力拒之，乃投方国安军。寻复与国安联兵谋窥杭州，为大兵所败，溺江死者无算；士英、国安乃聚众江东赭山、杭州朱桥、范村等处，所在肆掠。大兵进剿，国安水军数万尽歼焉。

九月，我大清兵入湖广；流贼李自成窜死，其众降于唐王聿键。

初，李自成既走陕西，大兵攻潼关，伪伯马世耀迎战败死。潼关破，自成遂弃西安，由龙驹寨走武冈、入襄阳，复走武昌。大兵两道追蹙，连蹙之邓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河、九江；穷追至贼老营，大破之者八。当是时，左良玉东下，武昌虚无人；自成屯五十余日，众尚五十余万，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大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于九宫山。是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而自率二十骑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脱，自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脑中锄死；剥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惊，疑为自成也。时大军遣识自成者验其尸，朽莫辨；获自成两从父伪赵侯、伪襄南侯及自成妻妾二人、金印一，又获伪汝侯刘宗敏、伪总兵左光先等，斩自成从父及宗敏于军）。其将刘体仁、郝摇旗等以众无主，议归故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率四、五万人骤入湘阴；长沙人不知其归降也，惧甚。摄偏沅巡抚傅上瑞（武定人）请腾蛟出避；腾蛟曰：『死于左、死于贼，一也；何避焉』（长沙知府周二南请往侦之，以千人护行；贼谓其迎敌也，射杀之，从行者尽死；城中益惧——二南，蒙化人）！腾蛟与监军荆西道佺事章旷（字于野，松江华亭人）谋遣部将万大鹏往抚，致腾蛟手书召之曰：『公等归朝，誓永保富贵』！摇旗等大喜，与大鹏至长沙，腾蛟开诚抚慰，宴饮尽欢；摇旗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归腾蛟，骤增兵十余万。未几，自成兄子锦（即李过改名）奉自成妻高氏及高氏弟一功复拥众三十万，骤至澧州乞降。故明湖南巡抚堵允锡（字仲緘，无锡人）议抚之，腾蛟亦驰檄至；允锡乃躬入其营，开诚慰谕，称诏犒军；皆踊跃拜谢（允锡即军中宴之，导以「忠孝」大义数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谓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负』！别部田见秀、刘汝魁等亦降）。唐王聿键大喜，加允锡兵部右侍郎兼右佾都御史，总制其军；手书奖劳，锦等皆赐名授官，号其营曰「忠贞」，置之荆州（授锦前部左军、一功右军，并挂将军印，封列侯；赐锦名赤心、一功名必正。封高氏贞义夫人；有司建坊，题曰「淑赞中兴」，腾蛟虑赤心跋扈，他

日过其营，请见高氏，再拜执礼恭；高氏悦，戒其子「毋忘何公」！赤心自是无异志。允锡亦深相结，倚以自强。然赤心书疏犹称自成「先帝」，称高氏「太后」云）。

自成乱天下二十年，陷帝都、覆庙社，其众数十万，悉归腾蛟，一时诧异事。而腾蛟上聿键疏，但言『元凶已除，稍泄神人愤；宜告谢郊庙』。卒不言己功。聿键拜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腾蛟固辞封爵，不允；令规取江西。

冬十月，我大清兵克徽州。

先是，徽州闻南京破，故明知府秦祖襄及僚属皆遁；推官温璜（初名以介，字于石；乌程人）叹曰：『城无主，民且自相屠』！乃尽摄其印，召士民慰谕之。故明左佥都御史休宁金声纠集义勇，保绩溪黄山，分兵■〈才戾〉六岭；璜与相犄角，且转饷给其军。前山东巡抚邱祖德（字念修，成都人）、职方郎中尹民兴（字宣子，时流寓泾县）、监纪推官吴应箕（字次尾，贵池人）等，多聚兵应之。声乃遣使通表唐王聿键，聿键授声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诸道军；声遣兵取旌德、宁国诸县。会故御史黄■〈涸寸〉降于大清，导王师间道袭破之；执声至江宁。声语门人江天一（字文石，歙县人）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对曰：『天一从公起兵，可不同公殉义乎』（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朗诵明庄烈帝谕祭承畴文以诮之）？遂与中军吴国桢、副将陈有功、守备万全、游击余元寅俱死（总兵范云龙及声弟经，亦死于旌德），应箕见获死。祖德退还山中；大清攻拔其寨，不降，磔死（民兴走免；唐王聿键以为御史。事败，卒于家）。诸生举兵者有宁国麻三衡（字孟璇，布政使溶之孙）、沈寿堯（字景山，都督容之子）等，亦俱败死（宣城诸生吴汉超复举兵，连陷句容、溧水、高淳，泾、溧阳、太平诸县；夜袭宁国，兵溃。城中按首事者；汉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族人，入见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胆长三寸）。璜犹严兵自守，黄■〈涸寸〉复以城献；璜阖门死之（璜趋归村舍，先刃其长女，语妻茅同殉；茅匿其幼子，遂整衣卧。璜以刀截其喉，少顷，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绝。璜自刎不殊，绝粒五日，以手自扶其创而死——金声、吴应箕，俱赐谥「忠节」；邱祖德、温璜，俱赐谥「忠烈」；吴国桢、陈有功、万全、余元寅，范云从，俱赐谥「节愍」）。

唐王聿键遣使于鲁王以海，鲁王以海不受。

唐王聿键使给事中刘中藻（福安人）颁诏浙东，时求富贵者争欲应之，鲁王以海下令将返台州；熊汝霖独出檄，严拒不纳。张国维驰疏上聿键（略言：『国当大变，凡为高皇帝子孙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图兴复。成功之后，入关者王。且监国当人心涣散之日，鳩集为劳；一旦南拜正朔，鞭长不及

，悔莫可追！臣老矣，岂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于其间哉』），聿键乃召中藻还。自是，闽、浙如水火矣。

臣等谨案：唐王假息闽海、鲁王窃据绍兴，其地正相唇齿。不能同心协力，各图擅地，窃号称尊；而其臣又复怀挟私心，自分畛域。一则拒其使命，一则戮及使臣；彼此猜嫌，竟成水火！以败逃穷蹙之时，蛮触纷争，偷安旦夕；宜乎天兵飞渡，越、闽不旋踵而削平也。

唐王聿键妃曾氏至福州。

曾氏警敏，颇知书。每群臣奏事，妃于屏后听之，共决进止；聿键颇严惮焉。

我大清兵攻吉安，还屯峡江。

先是，大兵屯泰和，故明副将徐必遼战败；杨廷麟乃大享士于赣州城西，与刘同升乘虚复取吉安、临江；唐王聿键命加廷麟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剑，便宜从事。是月大兵进攻吉安，必达迎战大败，赴水死（必达，赐谥「节愍」）。会广东援兵至，大兵还屯峡江（聿键召南赣巡抚李永茂为兵部右侍郎，以张朝綖代；甫任事，复擢万元吉兵部右侍郎，总督江西、湖广诸军；召朝綖达，以刘同升代之。元吉至赣，同升已卒；遂以元吉兼巡抚）。

十二月，唐王聿键自福州驻于建宁。

时杨廷麟等请聿键出江右、何腾蛟请出湖南、浙中请将请出衢州；苏观生以事权悉为郑氏所握，请聿键出赣州。聿键遣观生先行赴赣州募兵，以曾樱、郑芝龙留守福州司转饷。十二月，聿键发福州，驻建宁。广东布政使汤来贺运饷十万由海道至，聿键擢来贺兵部侍郎。然兵食匮乏、人心离散，迄不能成军也。

唐王聿键督师大学士黄道周兵败于婺源，死之。

道周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其将阵嗣圣陈亡，道周见执，诸军溃走。大兵追至开化，总兵曾德、黄光辉、副将蔡璋、龙胜、陈辰等俱死（嗣圣、德、光辉、璋，胜、辰，俱赐谥「节愍」）。道周至江宁，幽别室中；从容着诗文数卷。闻当刑，书绝命词衣带间；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平和人）、蔡绍谨（龙溪人——考二人姓名，「红本」作蔡雍、赖继谨）、兵部主事赵士超（闽县人）、广信通判毛玉洁（六合人——考毛玉洁，「红本」作毛至洁）、游击朱家第等，皆死之（广信寻亦为大兵所破，胡梦泰自缢死，万文英赴水死；周定祁、胡奇伟及都司刘芳伯、黄国治、参将谢良才、王之枢、监纪官李奇、余干知县杨时秀、兵部员外郎戴伍后、守备陈寿、陈杰、总兵江天衢、推官王象干、胡佩、游击胡接辉、广信同知胡嘉桂等，俱死之。詹兆恒奔怀玉山，聚众数千人自

保；已进犯开化县，兵败，殁于陈。摄抚州事同知高飞声遣人怀印走谒唐王聿键，而身守城死焉——飞声字克正，长乐人。道周，赐谥「忠端」；雍、绍谨、士超、玉洁、家第，俱赐谥「烈愍」；梦泰、文英、定初、奇伟、芳伯、国治、良才、之枢、奇、时秀、伍后、寿、杰、天衢、象干、佩、接辉、嘉桂，俱赐谥「节愍」；兆恒，赐谥「忠烈」）。

时唐王聿键又以大学士傅冠（字符甫，进贤人）为督师，办湖东兵事。泸溪告警，冠不能救，为给事中揭重熙所劾，或又言其嗜酒；乃许致仕。久之，大兵至，冠死之（冠寓居门人泰宁汪亨龙家，亨龙执以献有司；不屈，僇于汀州；血渍地，久而犹鲜，汀人叹其忠——冠，赐谥「忠烈」）。

丙戌、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三年春正月，唐王聿键遣将分道出兵，不果行。

郑芝龙知物论不平，不出关无以弭众议。乃请以郑鸿逵为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右先锋，出江西：筑坛行推毂礼。鸿逵出城，马蹶仆地。各拥众数千，号数万。既出关，托候饷，仍驻不行（鸿逵驻仙阳镇，虑有上书言事者，严禁仙霞关不听四方儒人入）；聿键檄催孔亟，不应。彩行百里而还；称饷缺，留如故（时芝龙已通款于我朝，聿键不知也。会鲁王以海遣都督陈谦使闽，趋赧不敢入；芝龙与谦有旧，以书招之。谦入见，书称「叔父」而不称「陛下」，聿键大怒，下谦于狱；芝龙疏救，不听。有御史钱邦芑者为聿键言：『谦与芝龙至交，不急除，恐有内患』！聿键即命诛谦；或以告芝龙，芝龙曰：『刑人于市，必过我门。我且命停刑，愿以我官职赎谦罪，当不死』。聿键命移谦别所斩之。芝龙奔赴，哭极哀；由此怏怏不悦，益怀异志矣——邦芑，镇江人）。

二月，唐王聿键移驻延平。

聿键决意出汀州入赣，与湖南为声援。郑芝龙不欲聿键行，令军民数万人遮道呼号，拥聿键不得行；遂驻延平。

吏部司务王士和（字万育，金溪人）疏陈时政阙失，凡数千言；聿键命刊赐文武诸臣，且召士和入对，嘉奖备至，擢兵部主事。未一月，擢延平知府（聿键以事杀建阳知县施■〈火虞〉、邵武知府吴爝炜、推官朱键，曾樱力救，不听；人情惴恐。原任兵部郎中王期升、御史彭遇颿自浙中遁至，聿键加期升总督、遇颿佾都御史；路振飞等封还内降，谓『遇颿依附马士英；期升在太湖奉朱盛澄称通城王，派饷苛虐：不可用』。聿键乃止）。

三月，唐王聿键遣使劳鲁王军于绍兴。

鲁王以海复遣柯夏卿、曹惟才聘于唐王聿键，聿键加夏卿兵部尚书、惟才光禄寺卿，手书报以海（曰：『吾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吾有天下，终致于王。浙东所用职官尽列朝籍，无分彼此』）；遣佥都御史陆清源（平湖人）赍饷银十万两，犒劳浙东军士。方国安纵兵尽夺其饷，留清源军中（后国安败，清源自沈于江——清源，赐谥「忠节」）；且出檄数聿键罪。张国维叹曰：『曲在我矣』（时以海兵力孱弱；武将横甚，竞营高爵，请乞无厌。兵部尚书余煌上言：『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谥，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时以为名言——煌字武曾，会稽人）。

我大清兵克吉安，遂围赣州。

杨廷麟自吉安赴赣将朝唐王聿键，以万元吉代守吉安。初，崇祯末，命中书舍人张同敞（江陵人，居正之孙）调云南兵；及抵江西而南京已破，因退还吉安，廷麟留与共守。其将赵印选、胡一青频立功，而元吉约束甚严，诸将渐不悦。时有广东兵，亦以赴援至。而张安者，汀、赣间峒贼四营之一，骁勇善战，为廷麟招降，有取抚州功，且招他营尽降，唐王赐名「龙武新军」；元吉以安等为足恃也，蔑视滇、粤军，滇、粤军解体。然安卒故为贼，淫掠自如；廷麟遣援湖西，所过无不残破。至是，大兵攻吉安，诸军皆内携；新军又先往湖西，不时至；城中不战溃，城遂破。元吉退屯阜口，檄谕赣州，极言云南兵弃城罪；其众遂西去。大兵进至阜口，元吉不能御，退入赣城；大兵乘胜进，围之。唐王兵部侍郎刘士桢促新军张安赴援，安宵遁。廷麟遣使调广西狼兵，而身往零都，召新军来救；战于默林，再败；廷麟乃散其兵入赣，与元吉凭城守（给事中杨文荐，元吉门生也；奉使往湖南。过赣，见事急，自任守御；城中赖之。江西巡抚刘远生自出城，召其将张琮于零都；赣人曰：『抚军遁矣』！怒焚其舟，拘其妻子。俄，远生率琮兵至，赣人乃大悔；远生愤甚，渡河再战，皆败；见获，复逃归；援军皆不敢前。会李永茂遣广东兵五千至，大兵为解围，屯于水西。未几，围复合，城中拒如初。时赣困守久，唐王聿键奖劳之，赐名「忠诚府」，加元吉兵部尚书、文荐右佥都御史；命郭维经为吏、兵二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湖广、江西、广东、浙江、福建军务，督师往援。维经与御史姚奇允募兵八千人入赣州，与廷麟、元吉同守。时东乡、安仁、贵溪、瑞州、余干、万年诸郡县俱聚兵遥应闽中，大兵分道进剿，先后克捷，禽斩故明文武官甚众。其死于东乡者，有副将傅潜龙、参将黄腾、都司文而武、守备刘威振等；在安仁，则有参将傅鼎干、都司徐德、守备洪士邦等；在贵溪，则有总兵陈辉、汪硕画、副将汪洋、监纪知县廖汝健等；在瑞州鸡公岭、棠山一带，则有副将黄英、都司敖高、参将晏性等；在余干、万年，则有都司赵祖、参谋舒奇谋等——姚奇允字有模，钱塘人。自傅潜龙以下十六人，俱

赐谥「节愍」)。

夏六月，我大清兵克绍兴，鲁王以海遁入海。

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等以五月二十日抵杭城，鲁王以海诸军列营钱塘江东岸——绵亘二百余里，舣舟江上以待；大兵未具舟楫，不能渡。忽江沙暴涨，水浅可涉。二十七日，大兵策马径渡；方国安尽弃战舰，拔营走绍兴，劫以海南行。江上各营闻报，一时俱溃走。六月一日，大兵入绍兴；国安决计献以海来降，遣人守之。会守者病，以海得脱；至台州，航海走。命张国维防遏四邑，图后举；国维还守东阳，知势不可支，作绝命诗三章，赴水死（国维，赐谥「忠敏」）。兵部尚书余煌等，皆死之（煌赴水，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复投深处，乃死。大理少卿陈潜夫，走山阴化龙桥，偕妻、妾二孟氏同赴水死。职方主事高岱，偕其子朗跃入海死。兵部主事叶汝■〈廿恒〉，与妻王氏同死。礼部侍郎陈函辉，从以海航海；已而相失，哭入云峰山，投水死。诸生诸暨傅日炯、鄞县赵景麟、浦江张君正、瑞安周钦尧、永嘉邹之琦等，皆殉义死——潜夫字符倩，钱塘人；岱字鲁瞻、汝■〈廿恒〉字衡生，俱会稽人；函辉字木叔，临海人。煌、潜夫、函辉，俱赐谥「忠节」；岱、汝■〈廿恒〉，俱赐谥「节愍」)。大兵进克金华，督师大学士朱大典阖门死（大典，赐谥「烈愍」)。

时以海至石浦，定西侯张名振从之。至舟山，守将黄斌卿不纳，乃浮海至厦门，遂走南澳（方国安、方逢年俱来降；寻以蜡丸书通闽搜得，诛死。阮大铖在方国安军，亦偕谢三宾、宋之晋等赴江干降；从大兵攻仙霞关，僵仆石上死。士英拥残兵欲入闽，唐王聿键不许；会大兵剿湖贼，士英与吴易俱禽获，斩之：事具「国史」——而野乘载士英遁台州山寺为僧，为大兵搜获；寻得其与大铖通闽疏，斩之延平城下。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僂尸云。吴易字日生，吴江人；与举人孙兆奎、诸生沈自駟、自炳、吴福之等聚兵长荡，唐王聿键授为兵部尚书、鲁王以海封为长兴伯。大兵至，俱被获死。总兵程槐、沈茂、职方主事倪曼倩、监军道朱世昌、通判冯时敏、评事冯一鹭，与易等俱死。时太湖中阻兵者甚众，有镇南伯金公玉、安抚许耕奇、徐明道、参将李世忠、总兵王元震、史宏弼、田希成，毛济宇、同知吴任兰、藩镇汪硕德、参谋□美初、副将施子昭及朱大定、曹辰、沈君晦等，俱先后被获死。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方遁绩□□，鲁王以海授以兵部侍郎衔，潜谋结太湖兵举事；事露，被获，乘间赴水死——易、槐、茂、曼倩、世昌、时敏、一鹭、公玉、耕奇、明道、世忠、元震、宏弼、希成、济宇、任兰、硕德、美初、子昭，俱赐谥「节愍」；子龙，赐谥「忠裕」)。

闽中大震，郑芝龙假言海寇入犯，须往备御，拜疏即行；尽撤兵回安平镇

。守关将士皆随之；仙霞岭二百里间，遂空无一人。

臣等谨案：鲁王窃据绍兴，方恃钱塘为天险；及大兵压境，天心助顺，江水断流，顷刻毕济。不数月，浙、闽尽平；与元兵至临安、江潮三日不至者，神应尤异。至张国维等援立监国、拥戴旁支，称名本为不正；乃以其抒忱效命，亦得蒙恩赐谥，同荷表章。臣等编纂唐、桂二王本末，谨以鲁王诸臣事实随条附载；俾天下后世，咸知圣代褒忠之典，甄录无遗：实为至公且溥云。

秋七月，我大清兵克衢州。

唐王聿键巡按金、衢二府兼视学政御史王景亮（字武侯，吴江人）、衢州知府伍经正（安福人）、推官邓岩忠（江陵人），皆不屈死；鲁王以海所遣镇将张鹏翼及伯吴凯、总兵项鸣斯等，亦死之。江山知县方召（宣城人）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义不当去。然不可以一人故，致阖城被诛；苦辈可迎附』。遂封印，冠带自缢死（景亮、经正、岩忠、召凯、鸣斯，俱赐谥「节愍」；鹏翼，赐谥「烈愍」）。初，杨文骢走处州；唐王聿键以在镇江时与之有旧，拜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令图南京。至是，闻衢州告急，命与诚意伯刘孔昭共援衢。大兵至，文骢不能御，退走；为追骑所获，与监纪职方主事孙临（字武功，相城人）俱不降，戮死（临，赐谥「节愍」；文骢以马士英党，廷议不与谥）。

八月，我大清兵克建宁。

郑鸿逵驻关外闻兵至，徒跣疾走，三日而抵浦城；唐王聿键闻之，削鸿逵爵。王师至仙霞岭，关门无一守兵；遂从容过岭，长驱直入。然大兵入闽者，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宁，俱走山谷间，不必仙霞岭也。唐王巡抚上游四府兼领关务郑为虹（字天玉，江都人）亟还浦城，纵士民出走，自守空城。无何，城破，为虹与给事中黄大鹏（字文若，建阳人）并死之（为虹，故浦城知县；唐王聿键闻其廉，召为御史；部民相率乞留，乃令以御史巡关，寻擢巡抚。郑芝龙部将夺民舟为梁，为虹叱责之；芝龙诉于聿键，聿键为谕解，乃已。至是，殉难。又巡抚杨廷清、李暄亦俱为大兵所获，死之——为虹，赐谥「忠烈」；大鹏，赐谥「烈愍」；廷清、暄，俱赐谥「节愍」）。

唐王聿键奔汀州，我大清兵克延平。

闽中自郑芝龙去后，群情益离沮（唐王聿键视朝，命内侍出一篋，示群臣曰：『吾赖诸卿拥戴，越在海隅；布衣蔬食，晓夜焦劳。正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惟恐负卿等立君之意。昨关上主事搜得闽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令锦衣卫官对众焚之。卿等宜无负初终也』！唐王聿键决计赴赣，何腾蛟亦遣郝永忠（即郝摇旗改名）来迎，将至韶州。会仙霞关败问至，聿键遂以八月二十一日自延平仓卒出走；留兵部侍郎曹履泰偕延平知

府王士和居守，犹载书十余麓自随。抵顺昌，闻追兵且至，骑而奔；数日，方至汀州。延平警报迭至，士和召父老曰：『吾虽一月郡守，当与城存亡。若等可速出，毋使数万生灵尽膏斧钺』！众泣，士和亦泣；退入内署，谓友人曰：『吾一介书生，数月而忝二千石；安敢偷生』！其友劝止之；正色曰：『君子爱人以德，姑息何为』！从容正衣冠，闭户投缯死（士和，赐谥「节愍」）。大兵遂克延平。

臣等谨案：唐王自擅号福州，不能裁抑郑氏，以至孱削日甚，上下离心。逮我王师深入，闽南寸土实无地可以潜踪；乃当汀、剑崎岖，覆亡不暇，犹载书麓以自随。此与梁湘东王之焚书江陵、称文武道尽者，如出一辙；尤可嗤鄙也！

我大清兵至汀州，获唐王聿键，福建平。

唐王聿键在汀州，大兵奄至，从官奔散；聿键与曾氏俱就执（给事中熊纬闻难，奔赴；遇大兵，死之。总兵官都督佥事胡上琛奔还福州，谓家人曰：『吾世臣，不可苟活；为我采毒草来』！与妾刘氏，共饮药酒而死——熊纬字文江，南昌人；赐谥「烈愍」。胡上琛，福州卫人，世袭指挥使；赐谥「节愍」）。曾氏至九泷，投于水；聿键死于福州（阳曲王盛渡、西河王盛淦、松滋王演汉、西城王通简等俱死）。

故明总兵姜正希率兵二万复来袭汀州，乘夜登城；大兵击败之，斩万余级。又破总兵师福于分水关；入崇安县，巡抚杨文忠见执死（文忠，谥节愍）。遂袭克福州，唐王礼部尚书曹学佺（字能始，侯官人）等，并死之（通政使马思理，自缢死。太仆少卿王瑞枏，避之山中；有欲荐令出者，乃拜辞家庙，从容入室自经死。兵科给事中郭符甲，战败，身被数创死——马思理，长乐人；郭符甲，晋江人；俱赐谥「节愍」。王瑞枏字圣木，永嘉人；与曹学佺俱赐谥「忠节」）。大军驻福州，分兵徇漳、泉诸郡县，相继下；闽地悉平。

郑芝龙自安平奉表来降，其子成功（成功初名森，唐王聿键赐以国姓，改名成功）不从；芝龙既入朝，成功与郑鸿逵、郑彩等各率所部叛入海。

冬十月，我大清兵克赣州。

故明总督万元吉素有才，莅事精敏。及失吉安，士不用命；昏然坐城上，对将吏不交一言。隔河大兵营遍麓，元吉指为空营。兵民从大兵营中至者，言军势甚盛；辄叱为间谍，斩之。赣州受围既久，诸道援兵稍集（元吉部将汪起龙率师数千，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率师三千，大学士苏观生遣兵亦如之；两广总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杨廷麟又收集散亡得数千）。诸将欲战，元吉欲待水师至并力；而中书舍人袁从鶚（一作来从鶚，郴州人）募沙兵三千，吏部主事龚棻（南昌人）、兵部主事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募水师四千

，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弘（安福人）谓元吉曰：『水师帅罗明受，海盗也；桀骜难制。棗、遂球若慈母之奉骄子。且今水涸，巨舟难进，岂能如约』！不听。大兵闻水师将至，即夜截诸江，焚巨舟八十，死者无算；明受遁还，舟中火药、戎器尽失。于是两广、云南军皆不战而溃，他营亦稍散去。会闻汀州破，人情益震惧，守者亦疲甚。大兵用向导夜登城，乡勇犹巷战；黎明，兵大至，城上发炮炮炸，城遂破。部将拥元吉出城，元吉叹曰：『为我谢赣人！使阖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存』！遂赴水死。杨廷麟走西城，投水死（按「红本」作「城上，杀死」）。郭维经入嵯峨寺，自焚死。姚奇允，自缢于文庙。杨文荐，病困不能起，执送南昌，绝粒而死（维经，赐谥「忠节」；廷麟、元吉、文荐，俱赐谥「忠节」；奇允，赐谥「节愍」）。一时同殉者，太常寺卿管湖西兵备僉事彭期生（字观我，海盐人）而下凡数十人（期生，冠带自缢死。职方主事周瑚，不屈，磔死。龚棗、王其弘、黎遂球、袁从鶚、通判王明汲、编修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户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柳昂霄、曾嗣武、钱谦亨、中书舍人刘孟錡、刘应试、推官署府事吴国球、监纪通判郭宁登、临江推官胡缜、赣县知县林逢春，皆不屈就戮。乡官卢观象，尽驱男妇大小入水，乃自溺死。举人刘日佺，偕母、妻、弟妇、子侄同日死。参将陈烈，数力战，众以其弟已降于大清，疑之；烈益奋勇疾斗。及见执，其弟劝之降，不听；顾谓赣人曰：『今日方知我无二心也』！乃就戮。又通判淦君鼎、副总兵马观鹏、参将朱永盛、兵部主事于斯昌、训导程必进，中书龙嘉震、湖东道姚生文、推官吴世安，亦俱不降死——周瑚，大名人；王明汲，金坛人；万发祥，新喻人；林琦，闽县人；曾嗣武，宁都人；刘孟錡、刘应试，俱安福人；胡缜，桐城人；淦君鼎，建昌人；马观鹏，顺德人；朱永盛，汀州人；于斯昌，黄冈人；程必进，松阳人；龙嘉震，太和人；姚生文，仁和人；吴世安，归安人。期生、棗、观象、必进、嘉震、生文、世安，俱赐谥「节愍」；其弘、遂球、从鶚、明汲、发祥、琦、昂霄、嗣武、谦亨、孟錡、应试、国球、宁登、缜、逢春、烈、君鼎、观鹏、永盛、斯昌，俱赐谥「烈愍」）。

桂王（一）

丙戌、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三年冬十一月，故明兵部尚书丁魁楚、兵部侍郎瞿式耜等以桂王由榔（明神宗孙桂王常瀛次于）称号于肇庆。

初，桂王常瀛卒于梧州，长子安仁王由■〈木爰〉袭封；未几病卒，由榔当嗣爵。会唐王聿键败死报至粤中，故明总督尚书丁魁楚、侍郎瞿式耜、巡按御史王化澄与旧臣吕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汤来贺、董天閔、朱治■〈卜间〉、周鼎瀚、方以知、朱容藩、林佳鼎、程源等议所立，乃共推由榔。桂太妃王氏曰：『诸君何患于无君！吾儿仁柔，愿更择可者』！魁楚等请益坚，遂以

十月十四日称「监国」于肇庆。以魁楚、大器、式耜并为大学士（魁楚兼戎政尚书、大器兼兵部尚书、式耜兼吏部右侍郎）；永茂请终制，化澄以下进爵有差。

未几，闻大兵已破赣州，司礼太监王坤（即王肇基——崇祯朝监饷宣府，大作威福，屡为言官所劾。福王时，奔南京；福王败，复入闽。唐王聿键弃不用，又入粤事由榔。命掌司礼监，遂擅政事）仓卒奉由榔奔梧州，式耜等力争不得。时大学士苏观生奉唐王聿键命募兵南安，亦退入广州；遣职方主事陈邦彦（字令斌，顺德人）奉表劝进。甫入谒，而观生在广州，别议立唐王聿■〈金粤〉（事具后），邦彦不知也。夜二鼓，由榔召入舟中，魁楚侍；语以广州事。邦彦请『急还肇庆，正大位以系人心；命南雄勅卒取韶，制粤东十郡之七而委其三于唐王，代我受敌，从而承其敝』。由榔大悦；魁楚、式耜等乃定议迎由榔复还肇庆。十一月十八日，遂称尊号，改年「永历」，以肇庆府署为行宫。

臣等谨案：前代宦官之祸，至明最烈；始于王振，而极于魏忠贤。履霜坚冰，其渐已非一日。桂王当大厦既倾，亲见宗邦沦丧；由于阉寺横行，尤宜疾首痛心。乃甫称尊号，而即令王坤进掌司礼监，干政擅权；仓卒奔梧州，以致众志成城，驯召刘承允之乱。及坤被逐，而宠天寿等先后用事，诸臣依附；明党交争，迄入缅而未已。在桂王暗劣，受制奄竖，固无足怪。独是椽徒流毒相仍，既已覆明宗社，即此陆危余烬，而坚持故局，虽国亡而其焰未燔；祸败所踵，遂与明一代相为终始：其亦可为叹息痛恨者矣！

故明大学士苏观生等以唐王聿■〈金粤〉称号于广州。

丁魁楚等之将立桂王由榔也，苏观生欲与共事；魁楚素轻之，且欲专定策功，虑其以旧相居己上，拒不与议。吕大器亦以其非两榜，叱辱之；观生愠甚。适唐王聿键弟聿■〈金粤〉嗣为唐王者与大学士何吾驺自闽浮海至，南海关捷先、番禺梁朝锺首倡「兄终弟及」议；观生遂与吾驺及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总兵林察等拥立聿■〈金粤〉，改年「绍武」，就都司署为行宫（封观生建明伯，掌兵部事；进吾驺等秩。擢捷先吏部尚书，旋与元镜、应华、道唯并拜东阁大学士，分掌诸部）。招海上郑、石、马、徐四姓盗，授总兵等官；与肇庆相拒。时仓猝举事，治宫室、服御、卤簿，通国奔走，夜中如昼。不旬日，除官数千；冠服皆假之优伶，市人传以为笑。

桂王由榔遣兵攻唐王聿■〈金粤〉，不克。

桂王由榔遣给事中彭耀（顺德人）、主事陈嘉谟赍敕往谕唐王聿■〈金粤〉，至广州，以诸王礼见，备陈宗支伦序及监国先后，语甚切至；因历诋苏观生诸人。观生怒，执耀杀之（嘉谟亦不屈死——耀、嘉谟，俱赐谥「节愍」

），即日发兵攻肇庆，以番禺人陈际泰督师。由榔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帅兵赴三水；佳鼎故粤中监司，与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群盗诈降，佳鼎信之，乘胜追至三山口乱作，全师皆覆；佳鼎同僉事夏四敷赴水死（佳鼎、四敷，俱赐谥「节愍」）。

时肇庆大震，瞿式耜视师峡口，以王化澄代佳鼎督师。吕大器辞官入蜀，遂以化澄为尚书，起李永茂为大学士。未几，亦罢。

臣等谨案：桂王窜迹岭南，据手掌之地，势尤危窘。聿■〈金粤〉本唐王亲弟，谊出本支，乃当望风瓦解之时，为同室操戈之举；而为之臣者，方各挟其主以为奇货，争城夺地，攻战逾时：此与燕雀处堂何异！至彭耀、陈嘉谟等衔命出使，抗词被杀；虽律以大义，与疆场致命者有殊。乃犹念其临难捐躯、不失臣节，竟得一例邀恩赐谥褒锡，仁至义尽；史册以来，实所未闻也。

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广州，获唐王聿■〈金粤〉；广东平。

苏观生既败肇庆兵，意自得，务粉饰为太平事，而委任关捷先及梁朝锺。捷先小有才，便笔札；朝锺善谈论，浹旬三迁至祭酒。有杨明竟（潮州人）者好为大言，诡称精兵满惠、潮间，可十万；即特授惠潮巡抚。又有梁鏊者，妄人也；观生才之，用为吏科都给事中；与明竟大纳贿赂，日荐用数十人。观生本乏猷略，兼总内外任，益昏瞶。招海盗资捍御，其众白日杀人，悬肺肠于贵官之门以示威；城内外大扰。时大兵由福建趋潮州、惠州，俱下之，长吏皆降附；即用其印移牒广州报无警，观生信之。是月十五日，聿■〈金粤〉视学，百僚咸集；或报大兵已偪，观生叱之曰：『潮州昨尚有报，安得遽至！此妄言惑众』。如是者三，大兵已自东门入。观生始召兵搏战，兵精者皆西出，仓猝不能集；观生乃自缢死（观生走梁鏊所问计，鏊曰：『死尔，复何言』！观生入东房、鏊入西房，各拒户自缢。观生虑其诈，稍留听之。鏊故扼其吭，气涌有声，且推几仆地；久之寂然。观生信为死，遂自缢。明日，鏊献其尸出降），朝锺及太仆寺卿霍子衡（南海人）、行人梁万爵（字天若，番禺人）、新城知县廖翰标（龙门人）等皆死之（朝锺闻变赴池为邻人救出，自刭死。子衡召三子，训以死节；朝服北向拜，又易绯袍拜家庙，先赴井死，妾莫氏从之，子应兰、应荃、应芷及其妻各继之。有小婢见之，亦赴井死。万爵赴水死。翰标自缢死——朝锺、万爵、翰标，俱赐谥「节愍」；子衡，赐谥「烈愍」）。聿■〈金粤〉方事阅射，急易服踰垣，匿王应华家。俄缒城走，为追骑所获；馈之食，不受；曰：『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地下』！投缯而绝（周、益、辽等二十四王俱死）。何吾驺及应华等悉降。

桂王由榔奔梧州。

由榔司礼太监王坤用事，铨政、军务，任意颠倒。数以内批授官；由榔诸

臣争之，不听。给事中刘纛疏劾坤，几得罪；瞿式耜力救，乃免。及是，闻广州已破，肇庆大震。式耜请驻峡口，坤不从；以朱治■〈卜间〉为两广总督守肇庆，趣由榔出走。以二十二日乘轻舟上西峡，遂奔梧州。

我大清兵至顺庆，流贼张献忠伏诛；其党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溃走川南。

献忠据成都，遣伪将军分屠各府州县，川中民尽；乃谋窥西安，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又欲尽杀川兵；伪将刘进忠故统川兵，闻之，率一军逃。会大兵至汉中，进忠来奔，乞为乡导。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大兵于凤皇坡，中午坠马，蒲伏薪积下。于是大兵禽献忠出，斩之；降及败死者二、三十万。其党伪平东将军孙可望、伪安西将军李定国、伪抚南将军刘文秀、伪定北将军艾能奇、伪都督白文选、冯双礼等俱溃走川南。

时故明川中诸将竞拥兵自固（督师大学士王应熊及王祥在遵义，巡抚马干、副将曾英在重庆，监军副使范文光及曹勋在洪、雅，监军佥事詹天颜在松、茂，谭宏、谭诣在夔、万；兵部侍郎总督川陕军务樊一衡在纳溪居中调度，与应熊会泸州，克期并进——王祥，綦江人；马干，吴县人；范文光，内江人；詹天颜，龙严人），重庆曾英兵最强；可望等率残卒骤至，英出不意，战败，死于江（英，赐谥「节愍」）；贼遂陷綦江，督师大学士王应熊退走永宁山中（寻病卒于毕节卫）。踰月，贼陷遵义，入贵州境。大兵追至重庆，故明巡抚马干败死（干，赐谥「忠节」）；遂入遵义，以饷乏旋师。王祥等因复取保宁二郡，故明总督侍郎樊一衡再驻江上，为复窥全蜀计；乃列上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于桂王由榔。由榔拜一衡户、兵二部尚书，加太子太傅；祥等进爵有差。

臣等谨案：孙可望、李定国等本张献忠义子，自王师定蜀，即南走滇中；旋附桂王，受其爵。从前「明史」各传牵连附载，未为区别。臣等恭辑「唐、桂二王本末」，仰荷圣明指示，以可望、定国等身为贼党，其所称平东、安西等号皆献忠伪授，自应重加贬绝，书「贼」、书「伪」以正其罪。至二王及其臣子荷蒙圣慈裁度，未可遽从「僭伪」之例；故君则正其称号，臣则目以原官。尺寸权衡，具存书法；深仁大度，等量两仪。彼指琅琊为「僭晋」、斥梁益为「伪朝」者，岂足语于建中之极则乎！

丁亥、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四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肇庆，桂王由榔奔桂林。

由榔既西走，瞿式耜兼道趋赴，由榔已越梧州而西。大兵自广州向肇庆，总督朱治■〈卜间〉弃城去，由榔走平乐。大兵入肇庆，遣别将徇高、雷二府，进取梧州；巡抚曹华迎降。由榔欲走依何腾蛟于湖广，丁魁楚、王化澄皆

弃由榔去（化澄走浔州。魁楚走岑溪，輜重多，舳舻相连属，为大将李成栋追获，魁楚遂降；成栋与有隙，录其家数百人杀之。魁楚乞一子，成栋笑曰：『汝身且莫保，尚求活人耶』！并杀之）；惟式耜及吴炳（宜兴人，时为由榔兵部侍郎）、吴贞毓（字符声，宜兴人；时为由榔户部尚书）等从。乃由平乐抵桂林（湖南副使陈象明以征饷在广西，闻广东地尽失，檄调土兵，与陈邦傅连营，东至梧州榕树潭；遇大兵战败，死之一——陈象明字丽南，东莞人；赐谥「烈愍」），以吴炳、方以智为大学士，同式耜入阁办事（以智不至）；遣使劳何腾蛟，趣其兵入卫。征四川文安之（彝陵人）、云南王锡袞（禄丰人）入阁（锡袞以道阻不能达，安之亦不至），以周堪赓、郭都贤、刘远生等为六卿，丁时魁、金堡等为给事中，马吉翔掌锦衣卫（吉翔本京师游猾，夤缘为香山参将；丁魁楚令献捷于唐王聿键，聿键喜其应对敏捷，擢为锦衣卫使。至是，以使忠贞营复命，益以柔媚得由榔意，令掌丝纶房事，同票拟；遂大用事）。

二月，我大清兵克平乐；桂王由榔奔全州，以其大学士瞿式耜留守桂林。

大兵袭平乐克之，浔州相继破；由榔大恐。会武冈镇将刘承允以兵至全州，王坤请赴之。瞿式耜极陈桂林形势，请由榔坚守（略言：『留粤，则粤在；去粤，则粤危。我进一步，人亦能进一步；我去速一日，人来亦能速一日。去而不守，则拱手送矣』），由榔不听；自请留守，许之；进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赐剑便宜从事，以麾下焦璉为总兵（初，由榔为张献忠所执，璉率众攀城上，破械出之；由榔病不能行，璉负之以行；由榔以此德璉。用破靖江王功，命为参将。至是，进总兵）。封陈邦傅为思恩侯，守昭平。由榔遂走全州。

四川贼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入贵州。

孙可望等率众入黔，故明布政使张耀（字融我，三原人）急言于巡抚米寿图（宛平人），请发兵民守御；寿图以众寡不敌难之。俄贼突至贵阳，耀率家丁乘城拒击，兴宁知县吴子骥（字九逵）、户部主事刘管、同知杨元瀛等亦以乡兵扼贼；贼来益众，子骥等战败被执死，城遂陷。贼执耀，说之降；耀大骂不屈，遂与家属十三人同见杀。寿图出奔沅州（可望等陷安平，佾事曾益拒守，力屈死；陷平坝卫，户部郎中谭先哲、宁前兵备参议石声和俱阖门殉难；犯定番州，乡官顾人龙率土民拒守，杀贼甚众，城破，大骂而死——张耀，赐谥「忠烈」；吴子骥、谭先哲，赐谥「烈愍」；刘管、杨元瀛、曾益、石声和，俱赐谥「节愍」；顾人龙，赐祀忠义祠）。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

由榔既出奔，桂林危甚。其总督侍郎朱盛浓走灵川，巡按御史辜延泰走融

县，布政使朱盛■〈汭调〉、副使杨垂云、桂林知府王惠卿以下皆遁，惟瞿式耜与通判郑国藩、县丞李世荣及都司林应昌、李当瑞、沈煌在焉。由榔令兵部右侍郎丁元华代盛浓、御史鲁可藻代延泰，未赴而大兵已薄桂林，以骑数十直入文昌门；登城楼，瞰式耜公署。式耜即令焦璉拒战甚力，而身立矢石中，与士卒同甘苦。积雨城坏，吏士无人色；式耜督城守自如，故人无叛志。援兵索饷而哗，式耜括库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刘承允所遣援桂兵五千人在城与璉兵主客不和，击伤璉，大掠城中而去；璉兵亦出城赴黄沙镇；城几破者数矣。会大兵东还，桂林始获全。

四川贼孙可望、李定国等率众入云南。

先是，云南土官沙定洲（王弄山长官司沙源之子）作乱，逐故明黔国公沐天波（黔宁王沐英裔孙，以总兵官世镇云南），盘踞会城，传檄州县，全滇震动；天波走楚雄。巡抚吴兆元不能制，许为奏请镇滇；定洲遂西追天波，分巡金沧。副使杨畏知（宝鸡人）说天波走永昌，而已以楚雄当定洲。定洲至，畏知给与结盟，而乘间清野缮堞，征邻境援兵，姚安、景东俱响应。定洲闻之，不敢至永昌；还攻楚雄，不能下。畏知伺贼懈，辄出击，杀伤甚多；定洲筑长围困之，迄不能下。至是，孙可望等闻滇乱，兼程趋滇，称黔国焦夫人弟来复仇（定洲之乱，天波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故可望假复仇为名）；民久困沙兵，喜其来，迎之。定洲解楚雄围去，御于草泥关；大败，遁归阿迷。可望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巡按云南御史罗国瓛方按部曲靖，与知府焦润生俱被执，可望欲降之，国瓛不屈；携至昆明，自焚死。润生亦不屈死。都司经历徐道兴方署师宗州事，集士民固守。及贼入署，道兴大骂；贼令出迎其将，道与掷酒杯击之，骂不绝口；遂被杀——罗国瓛，嘉定洲人；焦润生，上元人，修撰竝子；徐道兴，睢州人。国瓛，赐谥「忠烈」；润生，赐谥「节愍」；道兴，赐谥「烈愍」）；贼遂由陆凉、宜良入云南城（右佥都御史米寿琳以桂王由榔命，募兵云南。可望至，寿琳知不免，张麾盖往见之；行三揖礼，曰：『谢将军不杀、不掠之恩』！可望胁之降，不从；系他所，使人诱以官，亦不从。从容题诗于壁；或以诗报可望，遂遇害——寿琳，鲁府宗室，家兖州；赐谥「节愍」），分遣李定国徇迤东诸府，而自与刘文秀等率兵西出。畏知御于启明桥兵败，投水不死，踞而骂；可望下马慰之曰：『闻公名久；吾为讨贼来，公能共事，相与匡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视之，曰：『给我尔』！可望曰：『不信，当折矢誓』！畏知因要以三事：不用献忠伪号、不杀百姓、不掳妇女；可望皆许诺。乃与至楚雄，略定大理诸郡；使文秀至永昌迎天波归（时永昌推官王运开摄监司事、通判刘廷标摄府事，方发兵守澜沧，而天波已降；可望谕两人以印往，两人坚不予。永昌士民闻贼所至屠戮，泣请纳款

纾祸；两人慰遣之。既去，两人相谓曰：『众情如此，吾辈惟一死自靖尔』！是夕，运开先自经；廷标闻之，曰：『我老，当先死；王公乃先我邪』！遂沐浴，赋诗三章，亦自经。可望等重两人死节，求其后；或以运开弟运闾对，即聘之。行至潞江，谓其仆曰：『吾兄弟可异趣邪！吾死，若收吾骨，与兄合葬』！遂跃入江死——运开字子朗，夹江人；廷标字霞起，上杭人；俱赐谥「节愍」。运闾，赐祀忠义祠。而定国之徇临安者，与定洲部目李阿楚力战，破其城，杀城中官民七万八千余人，尽掠子女而回；所过，无不屠灭（姚安陷，姚州知州何思、举人席上珍不屈死，举人金世鼎自杀。晋宁陷，知州冷阳春殉节死；举人段伯美、诸生余继善、耿希哲助阳春城守，亦殉难。呈贡陷，知县夏祖训死之。富民陷，贡生李开方率妻子同死；其友诸生王朝贺掩埋讫，即自经。在籍知县陈昌裔不受伪职，为贼杖死；兵科给事中廖庆亨、楚雄举人杜天桢亦先后死之一——冷阳春，石阡人；夏祖训，嘉兴人。何思、夏祖训、陈昌裔、廖履亨，俱赐谥「节愍」；冷阳春，赐谥「烈愍」；席上珍等，俱赐祀忠义祠）。于是迤西八府，以畏知在军，得保全；而迤东之杀，与献忠同惨，可望遂据云南（后二年，可望复遣定国攻定洲。既至，会定洲土目杨嘉者方迎定洲就其营宴，定国侦得之，率兵围营；相拒数日，乃出降。遂械定洲及其妻万氏数百人回云南，剥其皮市中。万氏本江西寄籍女，淫而狡；先为阿迷土官普名声妻，后改嫁定洲，遂并有其地云）。

我大清兵克长沙。

始，唐王聿键既死，故明总督何腾蛟在湘阴厉兵保境，如平时；桂王由榔进腾蛟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至是，平南大将军恭顺王孔有德等帅师下湖南；桂王总兵王进才故守益阳，闻之，退保长沙，与狼兵将覃遇春哄，扬言乏饷，大掠而去，并及湘阴。大兵进逼长沙，进才走湖北；腾蛟不能守，单骑走衡州；湖南巡抚章旷亦走宝庆，大兵遂克长沙、湘阴（先是，刘承允受腾蛟节制，腾蛟以藤溪之捷，请加郝永忠援剿左将军、张先璧援剿右将军；承允怒。及长沙既失，承允遂奏解腾蛟兵柄，召之入朝；先璧奏劾承允专擅，腾蛟反和解之。会闻先璧提兵至宝庆，承允惧，又请命腾蛟督诸镇兵驻衡州）。

夏四月，桂王由榔为其将刘承允劫迁于武冈州。

由榔之至全州也，刘承允迎奉颇如礼。既而跋扈不可制，遂司礼监王坤于永州。矫由榔命，晋己爵为安国公，总督戎政，赐尚方剑；封其弟承永武冈伯、锦衣指挥马吉翔文安伯、郭承昊太和伯、严云从清江伯。御史毛寿登争之，吉翔怒，激承允胁由榔杖寿登及刘湘客、吴德藻、万六吉于牙门外；承允又力为申救得免，皆夺职。六部、九卿、科道颂承允功德者，章无虚日。至是，闻大兵将至，承允扬言瞿式耜已通降款，偪由榔即日发全州；移居武冈，改

曰奉天府。张先璧欲与承允为难，伏兵邀于路；由榔甫渡河，浮桥断，获免。先璧遂大掠新宁，承允请敕谕解；久之，始去。自是，由榔政事皆决于承允矣。

桂王由榔遣兵犯荆州，败走。

由榔令李赤心等攻荆州月余，大兵来援，赤心等大败，步走入蜀；数日不得食，乃散入施州卫，声言就食湖南。刘承允惧为赤心所并，计非堵允锡不能御；乃加允锡东阁大学士，封光化伯，赐剑便宜行事。允锡疏请得给空敕、铸印，颂赐秦中举兵者；时颇议其专。

桂王由榔兵科给事中陈邦彦以兵犯广州，败走。

初，邦彦见桂王由榔于肇庆，擢兵科给事中，遣赍敕还谕苏观生；邦彦闻使臣彭耀被杀，遂变姓名，入高明山中。及大兵已定广州，列城悉下，邦彦乃潜谋起兵。有余龙者，本万元吉所募兵。未行而赣州失，龙等千余人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他溃卒多附——至二万余人，桂王总督朱治■〈卜间〉招降之。未几，噪归。而唐王所置广西巡抚张家玉（字符子，东莞人）亦与举人韩如璜结乡兵，陷东莞城，籍前尚书李觉斯等赉以犒士，奉表桂王由榔；由榔进家玉兵部尚书。寻为大兵击败，如璜战死，家玉走西乡（家玉祖母陈、母黎、妹石宝，俱赴水死；妻彭，被执不屈死）。邦彦见粤西危急，说龙乘间围广州；而已发高明兵由海道入珠江与龙会，且移家玉书曰：『桂林累卵，但得牵制毋西，浔、平间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家玉以为然。邦彦遂与龙联兵犯广州，围其城。龙卒故无纪律，大兵自桂林还救，扬言取甘竹滩，龙等顾其家，辄退。邦彦亦却归（大兵以广州之围谋出邦彦，求其家，获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为书招邦彦；邦彦判书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忠臣，义不顾妻子』）；既乃遣门人马应芳会龙军陷顺德。无何，大兵至，龙战败；应芳被执，赴水死。龙再战黄连江，亦败殁。大兵攻家玉于新安（时西乡大豪陈文豹奉家玉陷新安，袭东莞。大兵至，家玉败走铁冈，文豹等皆死。李觉斯怨家玉甚，发其先塋、毁其家庙，尽灭家玉族，市井为墟。家玉过故里，号哭而去；道得众数千，复陷龙门、博罗、连平、长宁、归善诸州县，还屯博罗）；邦彦乃弃高明，收余众徇下江门据之。

五月，我大清兵克衡州。

故明总兵卢鼎方从何腾蛟驻衡州，而张先璧兵突至，大掠；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挟腾蛟走祁阳，又间道走辰州；腾蛟脱还，走永州。甫至，鼎部将复大掠，鼎走道州；腾蛟与督饷侍郎严起桓（浙江山阴人）走白牙市，大兵遂克衡州。

初，腾蛟建十三镇以卫长沙（黄朝宣、张先璧、刘承允、李赤心、郝永忠

、袁宗第、王进才、董英、马进忠、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卢鼎皆开镇南北，故时称十三镇；大抵李自成余党及左良玉旧将也）；至是，皆自为盗贼。衡州守将黄朝宣来降，大兵数其罪，支解之！远近大快。寻进克永州，以一知府守之。故明副将周金汤（莆田人）知城内虚，夜鼓噪而登；知府出走，金汤复陷永州。

鲁王以海遣兵犯崇明。

以海既航海走南澳，复走长垣；以熊汝霖为大学士，封郑彩建国公、郑遵谦义兴侯、张名振定西侯、阮进荡湖伯。遣兵犯海口镇东，据之；连陷海澄、漳浦诸县。王师旋复漳浦，以海所置知县洪有文死之。至是，遣其总督水师兵部右侍郎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率舟师北窥崇明。抵福山，次鹿苑；夜分飓风大作，舟胶于沙，为大兵所执；谕之降，不从，戮死（洪有文，赐谥「节愍」；沈廷扬，赐谥「忠节」）。

六月，桂王由榔召其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入武冈；寻遣还。

腾蛟在白牙，由榔密遣中使告以刘承允专恣罪，令入武冈除之；腾蛟乃以兵事属章旷，而走谒由榔于武冈，由榔及其太妃皆召见。承允由小校，以腾蛟荐至大将，称「门生」；已渐倨。腾蛟在长沙征其兵，承允大怒，言『先调黄朝宣、张先璧军，皆章旷亲行；今乃折榷使我』！遂驰至黎平，执腾蛟子，索饷数万；子走诉腾蛟，腾蛟遣旷行，承允乃至。腾蛟为请于由榔，得封伯，且与为姻；承允益骄。至是，忌腾蛟出己上，欲夺其权，请用为户部尚书，专领饷务；由榔不许。由榔召腾蛟图承允，腾蛟固无如承允何也。腾蛟无兵，由榔命以云南援将赵印选、胡一青兵隶之。及辞还，赐银币，命群臣郊饯。承允伏千骑袭腾蛟，印选卒力战，尽歼之；腾蛟乃还驻白牙（章旷移驻永州，见诸大将拥兵，闻警辄走，抑郁而卒）。

臣等谨案：明季督、抚姑息将校，结为师生，互相党庇，以致军法玩堕。刘承允因何腾蛟荐，亦称「门生」；其后跋扈反噬，而腾蛟竟不能制。盖积弊相沿，虽腾蛟之忠荃，有所不免，终至召侮长奸；亦可知锢习之入人者深也。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平乐、梧州诸郡。

由榔大学士瞿式耜遣总兵焦璉连取阳朔及平乐、陈邦傅由宾州取浔，合兵陷梧州。于是广西全省地，复为由榔所据；由榔封式耜临桂伯、璉新兴伯。式耜请由榔返全州，又请还桂林；皆不许。

鲁王以海以兵犯福州，败走。

以海遣兵犯漳州，复率郑彩、阮进等犯福州，败还。旋袭据连江，进陷长乐、永福、罗源、宁德诸县。

八月，我大清兵克武冈，桂王由榔奔柳州。

时大兵克常德、宝庆，直趋武冈城外；马吉翔挟由榔仓猝走靖州，命其大学士吴炳分道护由榔世子走城步——吏部主事侯伟时（公安人）从之。既至，城已为大兵所破，遂就执（炳至衡州，不食，自尽于湘山寺；伟时亦死之——炳，赐谥「忠节」；伟时，赐谥「烈愍」）；刘承允以武冈降，参将谢复荣战死。兵部尚书傅作霖冠带坐堂上，承允力劝之降，不从；戮死（作霖妾郑有殊色，就执；驱之过桥，跃入水中死——复荣，赐谥「烈愍」；作霖，赐谥「忠节」）。由榔遂自靖州奔柳州，道出古泥，总兵侯性、太监庞天寿率舟师迎由榔。会天雨，眷属、内竖狼籍泥淖中，饥饿无人色；性供张、储侍皆备。由榔喜，封性商邱伯；以天寿掌司礼监。时从官皆不至，随行者惟马吉翔，各部诸司事皆吉翔一人掌之；由榔进吉翔爵为侯。

桂王由榔东阁大学士陈子壮以兵犯广州，败死。

子壮家居九江村，桂王由榔称号，授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广东、福建、江西、湖广军务。会大兵入广东，子壮止不行。及张家玉、陈邦彦与新会王兴、潮阳赖其肖等先后举兵，子壮亦以是月聚兵九江村；兵多蛮户番鬼，善战。乃与邦彦约，共攻广州，结故指挥使杨可观为内应。子壮先至，驻五羊驿；事泄，可观等死。将引退，邦彦军亦至；谋伏兵禺珠洲侧，伺大兵还救会城，而纵火以焚舟。子壮如其计，果焚舟数十，大兵引而西；邦彦尾之。会日暮，子壮不能辨旗帜，疑皆大兵也，陈动；大兵顺风追击，遂大溃。子壮走还九江村，长子上庸陈殉；邦彦奔三水。

会故御史麦而炫（字章闇，高明人）陷高明，迎子壮，以故主事朱实莲（字子洁，南海人）摄县事；而清远指挥白常灿亦以城迎邦彦，与诸生朱学熙撻城固守。邦彦自起兵，日一食，夜则坐而假寐，与其下同劳苦；故军最强，当分兵救诸营之败者。至是，精锐尽丧，外无援军。越数日，城破，常灿死。邦彦率数十人巷战，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园，见学熙缢，拜哭之。旋就执，馈之食，不食；系狱五日，就戮死。高明亦破，实莲战死。子壮、而炫俱执至广州，不降；磔死（时张家玉走龙门，复募兵万余人，分为龙、虎、犀、象四营，攻据增城。大兵步骑万余进击，家玉五分其兵，犄角相救，倚深溪高崖自固。大战十日，力竭而败，被围数重；诸将溃围出，家玉叹曰：『矢尽炮裂，欲战无具；将伤卒散，欲战无人。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人手哉』！因遍拜诸将，自投野塘中以死——陈子壮，赐谥「忠简」；陈邦彦，赐谥「忠烈」；麦而炫、朱实莲、白常灿，俱赐谥「烈愍」。张家玉，以甲申出谒闯贼，初节有亏；廷议不予谥）。

我大清兵克永州。

时大兵尽定湖南地，何腾蛟、赵印选、胡一青奔还桂林，严起恒、刘湘客

等亦至；城中止焦璉军，腾蛟率诸将助守。而南安侯郝永忠忽拥兵万余至，与璉兵欲斗。会宜章伯卢鼎兵亦至，腾蛟为调剂，桂林以安；乃与瞿式耜议，遣璉、永忠、鼎、印选、一青分扼兴安、灵川、永宁、义宁诸州县，使各自为守。

九月，桂王由榔奔象州。

初，狼兵将覃遇春率众淫掠，瞿式耜召至桂林，斩之。由榔之走柳州也，遇春妻子迎诉；由榔复以其子鸣珂为总兵，领父部曲。至是，鸣珂声言复仇，与柳州守道龙文明相攻杀，文明走；鸣珂大掠城中，矢及由榔舟，由榔南走象州。

冬十月，鲁王以海遣兵陷福宁州。

唐王聿键旧将涂登华守福宁，以海遣其大学士刘中藻攻之。登华欲降，疑未决；曰：『海上岂有天子，舟中岂有国公』！钱肃乐致书曰：『将军独不闻南宋之末，二帝并在海上，张、陆并在舟中乎』？登华遂以城附于以海。以海复遣其兵部右侍郎林汝翥（字大葳，福清人）、文选员外郎林逵（字子野，汝翥同邑人）以乡兵犯福清，战败；逵殁于陈。汝翥就执，谕降不从，系之；吞金屑而死（汝翥，赐谥「忠节」；逵，赐谥「烈愍」）。

臣等谨案：鲁王窜身海外，以视唐、桂二王之在闽、滇，流离更甚。其臣如林汝翥、林逵等乌合逋逃，旋没行陈，亦非瞿式耜等可比。乃易名巨典并荷褒录，旷荡隆施，实从古所未有也！

我大清兵克黎平。

故明总兵萧旷，本武昌诸生，为刘承允偏裨；何腾蛟令管黎平参将事。及承允降，令降将陈友龙招旷，旷不从。已而城破，旷死之；友龙遂尽劫腾蛟眷属以去（旷，赐谥「烈愍」）。

十一月，我大清兵克沅州。

故明贵州巡抚米寿图死之（寿图，赐谥「忠节」）。偏沅巡抚傅上瑞出降；踰年，与刘承允并诛死。

我大清兵攻全州。

大兵既定湖南，进攻全州、灌阳，何腾蛟率焦璉、郝永忠、卢鼎、赵印选、胡一青等五将合力守拒，大战全州城下。会大兵解围去，桂王由榔以为腾蛟等功，加腾蛟太师，与焦璉并进爵侯；封赵印选新宁伯、胡一青兴宁伯。

我大清兵克梧州。

故明总兵陈邦傅在梧州，遣舟师将犯肇庆；遇大兵游骑，辄惊溃。大兵沂流追击，径上梧城；邦傅不知所为，急遁还浔州，大兵遂入梧州。

十二月，桂王由榔还桂林。

由榔在象州闻梧州复破，欲走南宁；瞿式耜等力争，乃以是月初五日还桂林。以严起恒为大学士，与式耜、王化澄同入直；何腾蛟仍出督师。

我大清兵克全州。

郝永忠驻全州，有言陈邦傅将袭其辎重之在会城者；永忠即撤兵驰还桂林，卢鼎从之。焦璉不知其故，亦仓皇走平乐，人情危骇。守全诸将议遣使请降，监军御史周震力争不可；众怒，曳出斩之（震，赐谥「忠节」）。全州镇、道遂举城来附。

桂王（二）

戊子、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五年春正月，总兵金声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

声桓，本左良玉部将；王师南征，声桓自九江率众归附，令与降将王体忠合营规取江右。声桓计杀体忠，以其党王得仁代之；得仁亦闯部裨将，所称「王杂毛」者也。江西既平，授声桓总兵，恃众骄恣；江西抚、按每裁制之，声桓、得仁心怏怏，尝遣其客雷德复通款于桂王由榔；以声桓妻子在京师，未敢发。会有以两人阴事告巡按御史董学成者，声桓、得仁惧；适其孥亦自京师至，反谋遂决。以是月二十五日闭城门，部勒全营围学成官署杀之，并及副使成大业；执巡抚章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学士姜曰广入城以资号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统兵陷九江，扬言将窥江宁。或说声桓曰：『赣州居省上流，文武督在焉；宜先攻赣。不然，且伺我后』！声桓从之。立召得仁还，与并力犯赣；以宋奎光守南昌。贼围赣州，大兵守御甚固；久之不能拔，声桓乃令得仁往缀章贡上下，而引兵逾岭犯雄、韶。

故明朱容藩僭称监国于夔州；寻败死。

时四川地尚附于桂王由榔，容藩本明宗室，奉由榔命为总制；而李干德、杨乔然、江尔文又先后以巡抚至，各自署置，官多于民；诸将亦皆拥兵自雄。由榔总督尚书樊一蘅令不行，惟保叙州一郡。会广西危迫，川中相传由榔已死，容藩遂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建行台于夔州，称制封拜；御史钱邦芑传檄讨之。堵允锡以湖南地失无所归，由贵州走蜀；见容藩，责以大义、晓譬利害，其党颇散。由榔命其大学士吕大器代王应熊督师四川；大器至涪州，过将军李占春营，具言由榔无恙、容藩乘机僭窃，当得罪；占春以为然。李干德亦檄诸镇致讨，容藩窘，乃北依谭谿兄弟，以兵攻石砭土司；占春援之。容藩兵败，走死云阳。

鲁王以海遁居琅琦岛。

时以海窜居海岛，郑彩专柄，与其大学士熊汝霖有隙；遣兵潜害之，并害汝霖幼子，又杀其义兴侯郑遵谦，皆投尸海中（汝霖，赐谥「忠节」；遵谦

，赐谥「节愍」）。以海以钱肃乐为大学士。

二月，我大清兵至灵川，桂王由榔奔南宁。

郝永忠在桂，以不得钞掠，恶城外团练兵，尽破水东十八村，杀戮无算；与瞿式耜构难。式耜力调剂，永忠乃移驻兴安。至是，大兵前驱至灵川，永忠战败，奔入桂林，请由榔即夕西走；式耜力持不可，言『督师警报未至，无大恐；若播迁不已，国势愈弱、兵气愈难振，民心皇皇复何所依』！不听。由榔左右皆请速驾，式耜又言：『俟督师还，背城借一，胜败未可知；若以走为策，则何地不阨』！反复数百言。由榔曰：『卿不过欲予死社稷尔』！式耜为泣下沾衣。严起恒曰：『明日当议之』。迨夜半，由榔已行。甫出城，永忠即大掠，捶杀太常卿黄太元；式耜家亦被掠，家人矫何腾蛟令箭，乃得释。日中，赵印选诸营自灵川至，亦大掠；城内外如洗。永忠走柳州，印选等走永宁。明日，式耜息城中余烬，安抚远近。焦璉及诸镇周金汤、熊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腾蛟亦自永福至，民心粗定。由榔自象州走南宁（故少詹事朱天麟寓居安平土州，由榔召为大学士。天麟请亲率土兵略江右，不听；天麟乃趋谒由榔于南宁——天麟字游初，昆山人）。

三月，我大清兵攻桂林。

大兵侦知桂林兵变，乘虚进袭，直抵北门；何腾蛟督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门力战拒守，大兵乃还驻全州，城获全。时桂王由榔在南宁，瞿式耜遣使慰由榔及太妃起居；由榔始知式耜无恙，为之泣下。

我大清兵克兴化，遂尽复鲁王以海所陷诸州县。

鲁王以海自航海后，数遣兵扰闽境，先后攻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军势颇盛。至是，王师进讨，克兴化城，以海大学士朱继祚及参政汤芬（字方侯，嘉善人）、给事中林嵎（字小嵎，莆田人）、知县都廷谏（杭州人）等并死之（继祚，赐谥「忠节」；芬，赐谥「烈愍」；嵎、廷谏，俱赐谥「节愍」）；遂连克永福、长乐、建宁诸郡县（永福破，邑人给事中鄢正畿、御史林逢经俱投水死；长乐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死；建宁破，守将王祈巷战不胜，自焚死——正畿、逢经、恩及，俱赐谥「节愍」；祈，赐谥「烈愍」）。凡以海所据地，一时尽复。以海不敢更犯闽，乃谋窥浙东（时沈宸荃弃家从以海于海外，以海擢为大学士。钱肃乐在舟中，以郑彩专恣，忧愤呕血；闻连江破，以头触床而死，故相叶向高曾孙进晟葬之福清黄檗山中——肃乐，赐谥「忠节」）。

夏四月，提督李成栋叛，以广东附于桂王由榔。

成栋，本高杰部将；以徐州总兵来降。从王师平粤，用为提督。成栋不乐受总督佟养甲节制，常怀异谋；及是；金声桓诱之同反，计益决。是月十一日

黎明，成栋令其兵集教场，声言索饷，欲为变；成栋请养甲出城抚辑。养甲至，众兵呼噪，劫之以叛；遂传檄各属遣使附于由榔。广西巡抚耿献忠闻之，亦举梧州叛降。由榔封成栋惠国公、养甲襄平伯，以献忠为兵部尚书（初，大兵破廉州，推官张孝起谋以兵拒，就获；不屈，羈军中。至是，脱归；由榔以为吏科给事中——张孝起，吴江人）。

五月，桂王由榔遣兵陷全州。

时金声桓、李成栋相继叛，大兵在湖南者姑退；何腾蛟乘间复陷全州，遣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卢鼎、新兴侯焦璉、新宁侯赵印选等进攻永州。

我大清兵围南昌。

时征南大将军都统谭泰等帅师讨金声桓，连克九江、南康、饶州诸府，进薄南昌；而令别将搜麦源、青岚诸道。薄西山，未下营，血刃已数百里；大兵遂围南昌。声桓兄成功密约来降，宋奎光谍知，杀之。大兵攻得胜门，城坏数处；奎光囊土塞之，得不破。报至赣，声桓等大惧，撤兵急回；赣人掩击，亡其大半。至南昌中伏，大败于七里街；遂尽撤城外屯兵入城，坚壁不出。其部将请战，不听。遣所署江西巡按吴尊周乞师于桂王由榔，尊周尽匿败状，但盛溢其强；由榔喜，以尊周为总督。大兵见声桓终无出兵意，乃用锁围法：东自王家渡属灌城、西自鸡笼山属生米渡，掘濠载版，起土城；自是，内外耗绝（王得仁自军败后，不复亲督陈；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绣旆亲迎，金鼓喧沓。瞭者皆望而大骇，莫疑为王杂毛娶妇也）。已城中粮尽，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声桓等情实尽为大兵所得；因以余假略定诸郡县，声桓等但守空城而已（时揭重熙、傅鼎铨皆聚兵应声桓，由榔以重熙为兵部尚书、总督江西兵，鼎铨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重熙以万余人犯邵武，败还；鼎铨往援声桓，亦败走。大兵克都昌，督师尚书余应桂死之——傅鼎铨字维衡，临川人。余应桂，赐谥「忠节」）。

六月，桂王由榔至浔州。

李成栋请由榔入广州，由榔将赴之；瞿式耜请还桂，疏言『驾若东幸，军中将帅谓朝廷乐新复之土，成栋亦有邀驾之嫌。号令既远，人心涣散；臣不能制也』！再疏令检讨蔡之俊往迎，又疏令给事中蒙正发往迎。由榔俱不报，遂至浔州；封浔帅陈邦傅为庆国公（邦傅请世居广西如黔国公故事；大学士朱天麟执不允。邦傅怒，以庆国公印、尚方剑掷天麟舟中，要必得；仍报不允。瞿式耜亦特疏劾之。会诸臣多争者，邦傅乃止）。

秋八月，桂王由榔至肇庆。

瞿式耜虑李成栋挟由榔自专如刘承允事，复上疏力争，由榔乃驻肇庆。成栋进谒，由榔拜成栋大将军；以其子元允为锦衣指挥使，封南阳伯。成栋言

：『式耜拥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由榔召式耜，式耜愿留桂林，终不入。然闻政有阙失，必具疏力谏；尝曰：『臣与主上患难相随、休戚与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与闻』。由榔虽褒纳，不能尽从也。

时由榔诸臣各树党，从成栋至者曹华、耿献忠、洪天擢、潘曾纬、毛毓祥、李绮，自夸降附功，气陵朝士；自广西从由榔至者朱天麟、严起恒、王化澄、晏清、吴贞毓、吴其雷、洪士彭、尹三聘、许兆进、张孝起，皆自恃旧臣，诋斥曹、耿等。久之，复分吴、楚两党：主吴者，天麟、孝起、贞毓、化澄及李用楫、堵允锡、万翱、程源、郭之奇，皆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主楚者，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蒙正发、金堡，皆外结瞿式耜、内结李元允。元允方握政柄，彭年等倚为心腹，擎权殖货，势甚张，时人目为「五虎」（彭年尝论事由榔前，语不逊；由榔责以「君臣」之义。彭年勃然曰：『倘向者惠国以五千铁骑鼓行而西，「君臣」义安在』！由榔变色，大恶之）。彭年等谋攻去吉翔、邦傅，权可独擅也；令堡疏陈八事，劾邦傅「十可斩」，吉翔及中官庞天寿、大学士起恒、化澄与焉。起恒、化澄乞去，天麟奏留之。堡与时魁等复相继劾起恒、吉翔、天寿无已，太妃召天麟，面谕「武冈危难，赖吉翔左右」，令拟谕严责堡等。天麟为两解，卒未尝罪言者；而彭年等益怒不止。由榔知群臣水火甚，令盟于太庙；然党益固不能解。

冬十月，李成栋犯赣州，败走。

李成栋驻南雄，尽率部众及峒蛮、土寇号称百万，度岭犯赣州，以救南昌。营栅未立，会巡抚刘武元、总兵胡有升等出击，大败之；成栋单骑走，斩首万余级，俘获无算。成栋退屯南康县（李成栋忌佟养甲，密请除之。桂王由榔命养甲祭其父桂王常瀛于梧州，遣盗邀杀之白沙州）。

十一月，桂王由榔遣兵复陷湖南州县。

何腾蛟遣曹志建等攻永州；围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战，遂为所陷。未几，桂王由榔监军御史余鲲起、职方主事李甲春陷宝庆，别将陷衡州；马进忠陷常德，王进才、李赤心、高必正等陷桃源、澧州、临武、蓝山、道州、靖州、荆门、宜城诸州县：湖南地大半复为由榔所据。腾蛟议进兵长沙，瞿式耜以机会可乘，请由榔还桂林，图出楚之计；不纳。

己丑、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兵至湘潭，桂王由榔督师大学士定兴侯何腾蛟死之。

由榔总制堵允锡与马进忠有隙，令李赤心、高必正争进忠所取常德；进忠大怒，尽骗居民出城、焚庐舍，走武冈。宝庆守将王进才亦弃城走，他守将皆焚营溃、湖南州县为一空。赤心等所至见皆空城，旋弃走，东趋长沙。腾蛟时驻衡州，大骇；乃令允锡向江西，檄进忠由益阳出长沙，期诸将毕会；而亲诣

忠贞营，邀赤心入衡；部下卒六千人惧忠贞营掩袭，不护行，止携吏卒三十人往。将至，闻其军已东，即尾之至湘潭。湘潭，空城也；赤心不守而去，腾蛟乃入居之。大兵知腾蛟入空城，遣将徐勇引军入。勇，腾蛟旧部将也；率其众罗拜，劝腾蛟降；腾蛟大叱，勇遂拥之去；绝食七日，乃杀之。诸军遂散，赤心等走广西（腾蛟，赐谥「忠诚」）。

桂王由榔罢其大学士朱天麟等官。

陈邦傅讦金堡「官临清，尝降流贼，受其职」；且请堡为己监军。朱天麟因拟谕讥堡，堡大愤。丁时魁乃鼓言官十六人诣阁诋天麟，至登由榔所居殿大哗，弃官掷印而出；由榔方坐，与侍臣论事，大惊，两手交战，茶倾于衣，急取还天麟所拟而罢。天麟遂辞位，由榔慰留再三，不可。陛辞，叩头泣，由榔亦泣；曰：『卿去，余益孤矣』！初，时魁等谓所拟出严起恒意，欲入署殴之。是日，起恒不入，而天麟独自承，遂移怒天麟，逐之去，并逐其弟为行人、两子为御史中书舍人者；天麟移居庆远。王化澄贪鄙无物望，亦为时魁等所攻，碎冠服辞去；由榔乃召何吾驱、黄士俊入直（吾驹，寻亦为堡等排去，独士俊、起恒在，由榔乃复召天麟，天麟不至；上疏言：『今国势累卵，路人皆知，而建言者绝不问。琐屑一人一事，掉头以争；曰：「我，古遗直也」。今而后，请勿以四方无利害者执为极重大事，而独使主上忧社稷』！其意亦为堡等发也）。

臣等谨案：明自神宗以后，科道诸臣怀私逞臆，把持朝政，党祸交兴。桂王崎岖岭海，事急然眉；乃金堡等犹欲呼朋引类、任意恣行，甚至掷印喧哗，弁髦主上！及两粤就平，堡不能杀身，又复诡托缙流、造作语言，以文其「畏死偷生」之迹。臣等伏读前后所颁圣谕，仰见我皇上大公彰瘅，烛照靡遗。抒忠尽节者虽阻兵犯顺，而犹曲予阐扬；若进退无据之徒纵获保首领，而斧钺维严，亦必追加诛殛：是非褒贬，一准情理之平。所以维风教、正人心、垂训万世者，至深且切矣。

我大清兵克南昌，金声桓等伏诛。

声桓部将汤执中守进贤门，其偏裨约来降。大兵因以厚陈佯攻得胜门，炮声闻三百里，声桓等悉众赴之；而奇兵已从进贤门登云梯而上，城遂破。声桓中二矢，赴池水死；生禽王得仁及宋奎光、刘一鹏、郭天才等，皆伏诛。故明大学士姜曰广投契家池死。瑞州、临江、袁州诸府皆平（曰广，赐谥「忠确」）。

二月，我大清兵至信丰，李成栋败死。

成栋再度岭犯赣州不能克，屯信丰。大兵既定南昌，泝流援赣，直趋信丰；成栋兵败，诸将欲拔营归，成栋不可。天久雨，召诸将议事，去者已大半

；成栋命酒痛饮。既大醉，左右挽之上马；渡水，水涨，人马俱沈。三日后，见成栋植立水中，始知其死；诸营皆溃，大兵追至南雄城下而还。桂王由榔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驻广州代成栋。阎可义守南雄；可义寻死，以罗成耀代之。命瞿式耜以留守督师兼江、楚各省兵马。

三月，我大清兵克衡州。

何腾蛟既死，堵允锡乃入衡州与胡一青固守。大兵至，战败，一青走广西、允锡走桂阳；大兵遂入衡州。

初，李赤心之入广西也，缘道淫掠；龙虎关守将曹志建恶之，并恶允锡。或说志建：允锡将召忠贞营图志建；志建夜发兵围允锡，杀从卒千余。允锡及子逃入富川猺峒，志建索之急；猺潜送允锡于监军佥事何图复，间关达梧州。会桂王由榔遣严起恒、刘湘客安辑忠贞营至梧，而赤心等已走宾、横二州，乃载允锡谒由榔于肇庆。志建迁怒图复，诱杀之，阖门俱尽。

臣等谨案：明季兵政废弛，上无约束，任其纵肆；或缘道淫掠，或索金鼓噪。卒至闯、献横行，无一人足资御侮者。况复粤西假息，孑遗几何！诸将如郝永忠、李赤心等尚复纵兵焚劫；曹志建且擅杀职官，阖门俱尽；武臣恣横，纪律荡然。亦由习见崇祯时之悍将骄兵，而貽害遂至于此极也！

我大清兵克福安。

鲁王以海大学士刘中藻既陷福宁，旅移驻福安，固守不下。至是，大兵破城；中藻冠带坐堂上，为文自祭，吞金屑死。时以海已尽失闽地，郑彩见事势穷蹙，遂弃以海去；张名振、阮进奉以海遁居南田（刘中藻，赐谥「烈愍」）。

夏四月，孙可望遣使求封于桂王由榔。

可望既得云南，故明在籍御史临安任僎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而李定国、刘文秀故可望同辈，一旦自尊，两人不为下；可望以事杖定国演武场，欲以威众；孙、李益有隙。可望闻桂王由榔在肇庆、李锦等并加封爵，念得朝命加王封庶可相制，议遣使奉表；杨畏知亦素以尊主为言，乃遣畏知及永昌故兵部郎中龚彝赴肇庆，进可望表，请王封。由榔大学士严起恒、给事中金堡等皆持不可；畏知曰：『可望欲权出刘、李上尔。今晋之上公，而卑刘、李侯爵可也』！乃议封可望景国公，赐名朝宗；定国、文秀皆列侯。遣大理寺卿赵昱为使，加畏知兵部尚书、彝兵部侍郎，同行。时堵允锡驻梧州（先是，允锡至肇庆，结欢马吉翔，欲图李元允，由榔不悦；丁时魁、金堡又论其丧师失地，由榔因令其总统兵马，移驻梧州）——允锡曾赐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与谋，允锡念李赤心等不足恃，欲遥结可望为强援，矫命改封平辽王，易敕书以往（允锡寻至潯州，自恨；发病，卒）。武康伯胡执

恭者——庆国公陈邦傅中军也，守泗城州，与云南接；亦欲自结可望。言于邦傅，先矫命封可望秦王；曰：『藉其力可制李赤心也』！邦傅乃铸金章曰「秦王之宝」，填所给空敕，令执恭赉行。可望大喜，郊迎。亡何，畏知等至，可望骇不受；曰：『我已封秦王矣』！畏知曰：『此伪也』！执恭亦曰：『彼亦伪也』！其时桂王所封实景国公，敕印故在。可望怒，辞敕使，下畏知及执恭狱。

秋七月，桂王由榔遣兵犯南安，败走。

桂王由榔遣兵度岭犯南安，别分兵两路窥信丰、徧崇义。大兵会击，夺其木城，大破之。

八月，我大清兵定湖南。

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帅师克辰州，进攻宝庆，王进才、马进忠等战败遁去；分兵定沅州，靖州，守将皆望风弃城走。至永州，周金汤、熊兆佐等立栅大松桥拒战；败之，下其城。复克黎平府，郝永忠奔永从县；大兵蹶其后，永忠返战；击破之，永忠携妻子潜遁。

九月，鲁王以海遁入舟山。

以海以七月中至健跳所，大兵围之；会阮进救至，得解去。时张肯堂方以私财募兵海上，以海贻肯堂书云：『将北还舟山』；约肯堂共事。至是，以海遂遣张名振、阮进合兵讨斩黄斌卿，入居舟山；以肯堂为大学士、吴鍾峦为礼部尚书。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克南雄。

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帅师征广东；除夕，潜兵龚南雄，桂王由榔守将江起龙仓皇弃城去。罗成耀方驻韶州，闻之，亦弃辎重走高州。

庚寅、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七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韶州，桂王由榔奔梧州。

是月六日，大兵下韶州。由榔闻庾关不守，大惧，急登舟走梧州；加马吉翔兵部尚书，与南阳伯李元允督守肇庆。瞿式耜驰疏请留，不听。陈邦傅谒由榔梧州，以其将茅守宪率兵入卫。

二月，桂王由榔下其给事中金堡等狱。

堡等既连逐大臣，势益横；户部尚书吴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允为援，不敢发。会由榔走梧州，元允留肇庆，陈邦傅适遣兵入卫；贞毓、郭之奇、万翱、程源乃合诸给事御史劾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及堡等五人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由榔以彭年有归附功，免议；下堡等锦衣狱，杖之。大学士严起恒跪由榔舟力请、留守大学士瞿式耜七疏论叙，皆不纳；命法司定义。堡以语触时忌，与时魁并谪戍；湘客、正发赎配追赃（由榔再召朱天麟，天

麟疏言：『年来百尔构争，尽坏实事。昔宋高宗航海，犹有退步；今则何地可退！当奋然自将文武诸臣尽擐甲冑，臣亦抽峒丁、择土豪、募水手经略岭北、湖南为六军倡。若徒责票拟以为主持政本，今政本安在乎』？时大兵日逼，由榔不能从，但召天麟入直进官而已）。

我大清兵围广州。

时李赤心已死，养子来亨代领其众，推高必正为主。大兵围广州，桂王由榔命陈邦傅与必正东援。邦傅故与李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憾必正等之屡扰其境也，阴令副将姚春登等连结土司。会来亨等调兵土司，遂相仇杀，必正怒而归；邦傅驻清远、马吉翔驻三水，俱不敢进。广州城守久，李元允弟建捷拒战甚力；由榔封为安肃伯。

我大清兵克全州。

平南王孔有德帅师征广西，曹志建战败，大兵入龙虎关；马进忠复败于瓜里，走入武冈，桂林大震。百姓苦诸镇钞掠，竟迎王师，长驱入全州。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敢出；大兵遂入严关，无一御者。

夏六月，桂王由榔罢其大学士严起恒官；寻召还。

起恒洁廉，遇事持平；与马吉翔、庞天寿共患难久，无所忤。五虎憾起恒，诋为邪党。及五虎得罪，起恒反力救；吴贞毓等恶之，乃请召还王化澄，而合攻起恒。给事中雷德复劾其二十余罪，比之严嵩；由榔不悦，夺德复官。起恒力求罢，由榔挽留之不得，放舟竟去。会郧国公高必正入朝，贞毓欲藉其力以倾起恒，言『朝事坏于五虎；主之者，起恒也。公入见，请除君侧奸，数言决矣』！必正许之。有为起恒解者，谓必正曰：『五虎攻严公，严公反救五虎。此长者，奈何以为奸』！必正见由榔，乃力言起恒虚公可任；请由榔手敕，邀与俱还。

孙可望复遣使求封于桂王由榔。

可望欲真得「秦」封，不受「景国公」命，遣使至梧州问故；由榔始知矫诏事。瞿式耜上疏请斩胡执恭，不纳。马吉翔议封可望澄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复命。大学士严起恒持不可，兵部侍郎杨鼎和（江安人）、给事中刘尧珍（镇雄人）等助之，且请却所献白金、玉带。时高必正尚在梧州，因召使者，言『本朝无异姓封王例；我荡覆北京，蒙恩宥赦，亦止公爵尔。张氏窃据一隅，封上公足矣；安敢冀王爵！自今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毋欺朝廷孱弱；我两家士马足相当也』！又致书可望，词义严正。使者唯唯退，议遂寝。可望不得封，益怒。

秋九月，孙可望率兵至贵州。

可望由云南东袭贵州，匡国公皮熊走清浪卫；追执之，夺其兵。又遣白文选攻破遵义，忠国公王祥自刎死，降其众二十余万；张先璧、马进忠皆归于可望，势益强。

孙可望遣兵据嘉定。

初，桂王由榔遣李干德入蜀，自巡抚进尚书，经略川、湖、云、贵军务。干德察诸将惟袁韬最勇悍可用，力说之攻佛图关、取重庆。亡何，诸将大会，韬以位高坐李占春上；占春怒，并怒干德，欲袭取之。干德占星气有异，走匿山谷间。占春袭韬不克，搜干德船，取其孥而返；寻还之。诸将益相猜。韬及武大定久驻重庆，食尽；干德说嘉定杨展与大定结为兄弟，资之食。已而干德利展富，构韬杀之，分其赀；蜀人咸不直干德。可望闻展死，将图蜀，乃为展讼冤；使王自奇将兵由川南进，而别遣刘文秀度金沙河出黎州，趋嘉定。韬、大定方拒自奇于川南，撤师还救；自奇尾击之，韬、大定大败，悉被禽；嘉定陷。干德以其父死于流贼也，曰：『吾不可再辱』！驱家人与其弟御史升德俱赴水死（干德，赐谥「忠节」；升德，赐谥「节愍」）。

文秀兵复东，谭宏、谭诣、谭文尽降；乃遣卢名臣下涪州，占春败走。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与占春来降于王师；文秀遂据蜀。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克广州。

广州城，三面临水；李成栋在时，复筑两翼附于城外为炮台，水环其下。大兵攻围十阅月，不下。杜永和偏将范承恩约内应，决炮台之水；大兵藉薪径渡，遂得炮台。是月二日，克其城；承恩来降，永和由海道奔琼州。

我大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留守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等死之。

王永祚、胡一青俱以领饷入桂林，榕江一带皆空壁，大兵益深入。是月五日，式耜檄赵印选出城为战守计，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适兵部侍郎总督诸路军务张同敞（同敞以式耜荐为总督，有文武才；每出兵，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咸取胜；军中是以服之）自灵川至，见式耜；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守责，盍去诸』！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顾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与饮。一老兵侍，式耜令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桂王由榔。是夕，两人秉烛危坐达旦。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乃幽之民舍。两人虽异室，声息相闻；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阅四十余日，将就刑，式耜从容肃衣冠南向拜讫，与同敞并死。同敞尸植立，首坠，耀而前者三；人皆辟易（式耜，赐谥

「忠宣」；同敞，赐谥「忠烈」）。

桂王由榔奔南宁。

由榔至浔州，乱卒夜掠街市，火光烛天；由榔亟解维，冲雨而去。陈邦傅在清远，飞帆先归；邀劫从官于藤江，杀部郎潘骏观、童英、许玉凤等。由榔踉跄至南宁，胡一青、赵印选率兵驻宾州。

我大清兵克平乐。

大兵由灌阳至平乐，桂王由榔征西将军朱旻如（临桂人）固守；城破，旻如杀其妻子，自刎死。焦璉方往御镇峡关，闻之，遂走梧州（旻如，赐谥「烈愍」）。

辛卯、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八年春二月，我大清兵克肇庆、高州、梧州、柳州诸府。

总兵许尔显克肇庆及罗定州，徐成功克高州，线国安、马蛟麟克梧、柳二州。桂王由榔南阳伯李元允、安肃伯李建捷自肇庆走南宁；寻请出灵山收高、雷兵，复扰广东郡县。

孙可望遣兵至南宁迎桂王由榔，遂杀其大学士严起恒等。

由榔走南宁，见事急，乃遣编修刘苞封孙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杨畏知曰：『秦、冀等尔，假何如真』！可望不听。李定国等劝可望遣畏知终其事，可望许之；先遣部将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率劲卒五十迎由榔。九仪直上严起恒舟，怒目攘臂问『王封是秦、非秦』？严起恒曰：『君远迎主上，功甚伟；朝廷当有隆恩。若专问此事，是挟封、非迎主上也』！九仪怒，格杀之，投尸于江；遂杀给事中刘尧珍、吴霖（歙县人）、张载述（泾县人），追杀兵部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皆以阻封议故（起恒、鼎和，俱赐谥「忠节」；尧珍、霖、载述，俱赐谥「烈愍」）。朱天麟力劝由榔从可望请，赴云南。诸臣以起恒被杀，皆不可；乃命天麟经略左、右两江土司，而真封可望为秦王。畏知旋至，痛哭自劾，语多侵可望；由榔因留为东阁大学士，与吴贞毓同辅政。可望闻之，怒；使人召至贵阳，面责数之；畏知大愤，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楚雄人立祠以祀（畏知，赐谥「忠节」）。

三月，我大清兵克嘉定。

刘文秀既据蜀，旋还云南，留白文选守嘉定、刘镇国守雅州。至是，大兵南征，文选、镇国战败，挟曹勋遁走；王师遂入嘉定。桂王由榔巡抚川南佥都御史范文光赋诗一章，仰药死。巡抚川北佥都御史詹天颜兵败于石泉，就执；不屈死（总督尚书樊一蘅时已谢事，避山中；至九月，亦遘疾死——范文光、詹天颜，俱赐谥「忠节」）。

夏四月，桂王由榔遣其大学士文安之督师四川；为孙可望所阻，不果行。

安之应由榔召至梧州，从赴南宁。以大兵日迫，而云南又为孙可望所据，不可往；念川中诸镇兵尚强，欲结之为援：乃自请督师，加诸镇封爵。由榔从之，加安之吏、兵二部尚书，总督川、湖诸处军务，赐剑便宜从事；进诸将王光兴、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王友进、塔天宝、马云翔、郝珍、李复荣、谭宏、谭诣、谭文、党守素等公侯爵，即令安之赍敕印行。可望闻而恶之，遣兵伺于都匀，邀止安之，追夺光兴等敕印；留数月，乃令入湖广。安之远客他乡，无所归，复赴贵州，将趋谒由榔；可望诬以罪，戍之毕节卫。

秋八月，我大清兵克舟山，鲁王以海遁入海。

都统金砺、刘之源、总督陈锦、提督田雄等会师讨舟山，以大舰乘潮出洋；至蛟门，鲁王以海遣阮进拒战，败死（进，谥「烈愍」）。大兵乘天雾集螺头门，守陴者方觉；定西侯张名振、兵部尚书张煌言奉以海航海去，属大学士张肯堂城守。城中兵六千、居民万余，坚守十余日；大兵掘地道，破其城。肯堂衣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二子妇、一女孙先死，乃从容赋诗自经。一时同死者，兵部尚书李向中（锺祥人）以下凡二十一人（大帅召向中，不赴；发兵捕之，以衰经见。大帅呵之曰：『聘汝不至，捕即至，何也』？向中从容曰：『前则辞官，今就戮尔』！遂死之。礼部尚书吴锺峦常往来普陀山，大兵至宁波，锺峦慷慨谓人曰：『昔仲达死瑯琊，吾以诸生不得死；君常死贼难，吾以远臣不得从死；今其时矣』！乃急渡海，入昌国卫之孔庙，积薪左庑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达者，锺峦弟子李应升；君常者，锺峦友马世奇也。左都督张名扬，乃名振弟；与其母范以下数十人皆自焚死。吏部侍郎上海朱永佑、安洋将军上元刘世勋、通政司会稽郑遵俭、兵科给事中鄞县董志宁、兵部郎中江阴朱养时、户部主事福建林瑛、苏州江用楫、礼部主事会稽董元、兵部主事福建朱万年、长洲顾珍、临山卫李开国、工部主事长洲顾中尧、中书舍人苏州苏兆人、工部所正鄞县载仲明、定西侯参谋顺天顾明楫、诸生福建林世英、内宫监太监刘朝俱不屈死，开国母、瑛、明楫妻皆自尽。锦衣指挥王朝相闻城破，护以海妃陈氏、贵嫔张氏、义阳王妃杜氏入井，用巨石覆之；自刎其旁——肯堂，赐谥「忠穆」；钟峦，赐谥「忠烈」；向中、志宁，赐谥「忠节」；永佑、世勋、名扬、朝相，俱赐谥「烈愍」；遵俭、养时、瑛、用楫、元、万年、珍、开国、中尧、兆人、仲明，俱赐谥「节愍」；明楫、世英，俱赐祀忠义祠）。

以海溧伯无所归，舣舟南日山；飓风大作，其大学士叶宸荃殉于海（宸荃，赐谥「忠节」）。

九月，我大清兵克浔州。

定南王孔有德率师驻宾阳，遣总兵钱国安等分路略定广西郡县。桂王由榔

庆国公陈邦傅在浔州，宣国公焦琏兵败走武靖，邦傅邀与俱降，琏不从；邦傅杀之，函其首，遣使以浔南之地及所部兵来归（琏，赐谥「烈愍」）。

冬十一月，鲁王以海遁居金门。

以海舟次岩头，郑成功移之金门，礼待颇恭。以海既失其众，乃自去监国号，遣使间道奉表于桂王由榔。久之，张名振亦卒，成功事以海益懈，以海积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张煌言自以海死后，散遣部曲遁居悬岙，为大兵所执；谕降不从，戮于杭州——煌言，赐谥「忠烈」）。

十二月，桂王由榔奔广南。

孙可望既移驻贵阳，议移由榔自近，挟以作威；其将掌塘报者曹延生、由榔大学士吴贞毓，言不可移黔。至是，大兵尽定广西诸府，南宁危迫；由榔召诸臣共议，有请走海滨依李元允者、有议入安南避难者、有议泛海抵闽依郑成功者。惟马吉翔、庞天寿结可望，坚主赴黔；贞毓入延生言，不敢决。元允疏请出海，由榔不欲就可望而以海滨远，再下诸臣议；终不决。亡何，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殿后军战败奔还，请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濠湍。二将报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已次罗江土司，追骑相距止一舍；会日晡引去，乃稍安。次龙英，抵广南，岁已暮矣（大学士朱天麟扶病追从由榔，以明年四月始抵广南。病笃，不能入见，卒于西阪村）。

桂王（三）

壬辰、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九年春二月，孙可望劫迁桂王由榔于安隆所。

可望遣兵迁由榔入居安隆所，改为安龙府；可望岁以银八千两、米百石为供，从官皆取给焉。宫室庳陋，服御粗恶；守护将承可望意，无复人臣礼；由榔不堪其忧。时马吉翔掌戎政、庞天寿督勇卫营，俱谄事可望；恶大学士吴贞毓不附己，令其党冷孟銚、吴象元、方祈亨交章弹击，且语孟銚等曰：『秦王宰天下，我具启以内外事尽付戎政、勇卫二司，大权归我，公等为羽翼；贞毓何能为！』吉翔遂遣门生郭磷说主事胡士瑞（进贤人）拥载秦王，士瑞怒，厉声叱退之。他日，吉翔遣磷求郎中古其品画「尧舜禅受图」以献可望，其品拒不从；吉翔谮于可望，杖杀其品，而可望果以朝事尽委吉翔、天寿。于是士瑞与给事中徐极（江西人）、员外郎林青阳（新宁人）、蔡演（九江人）、主事张鏞（宁国人）连章发其奸谋，榔由大怒；两人求救于太妃，乃免。

夏五月，李定国犯湖南。

定南王孔有德率轻兵出河、池向贵州，以大军驻柳州接应。孙可望乃谋入犯，使李定国、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会于武冈以图桂林；刘文秀、张先璧由永宁出叙州，白文选由遵义出重庆，会于嘉定以图成都

。可望言于由榔，封定国西宁王、文秀南康王。定国进攻靖、沅、武冈，俱陷之；有德还守桂林。

我大清兵袭桂王由榔总督尚书揭重熙于广信，杀之。

先是，金声桓既伏诛，江西诸军尽散，独总兵张自盛众数万走闽；重熙入其军，约广信曹大镐刻期窃发，兵部侍郎傅鼎铨亦往来两家军中。自盛掠邵武，战败就禽。鼎铨为广信守将所执，系南昌狱；谕降不从，死（事在顺治八年）。至是，重熙率数十人赴大镐于百丈■〈石祭〉；适大镐还军铅山，惟空营在，众就营炊食。大兵侦得之，率众至，射重熙中项；执至建宁，下之狱。重熙觅死具不得，曰整衣冠拜呼祈死。及就刑，昂首受刃，颜色不改。大镐寻亦败死。自是，江右之阻兵抗命者尽矣（重熙，赐谥「忠烈」；鼎铨，以曾降流贼、初节有亏，廷议不予谥）。

六月，我大清兵克高、雷、廉、琼诸府。

我大兵自雷州进抵廉州，遣将攻钦州灵山；桂王由榔南阳伯李元允为土兵执送军前，不顺命，与弟建捷俱斩于市；遂克琼州，杜永和来降。巡抚高、雷、廉、琼四府右佥都御史张孝起走避龙门岛；岛破就执，不食七日，死之（孝起，赐谥「忠节」）。

秋七月，李定国陷桂林。

李定国由西延大埠疾趋而进，大兵遇于全州，不利；定国薄桂林，驱众来攻，城遂陷；定南王孔有德自经。定国获陈邦傅及其子曾禹，去其皮而杀之，传尸安隆（桂王由榔御史李如月劾孙可望不请旨擅杀勋镇，罪同莽、操；而请加邦傅恶谥，以惩不忠。由榔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如月入，谕以「谥本褒忠，无恶谥理！小臣妄言乱制，杖四十除名」。意将解可望。而可望大怒，遣人至由榔所，执如月至朝门外，抑使跪；如月愤甚，极口大骂。其人遂剔其皮、断其手足及首；实草皮内纫之，悬于通衢——如月，东莞人；赐谥「烈愍」）。定国分兵犯广西郡县，梧州、柳州相继陷；又遣白文选攻陷辰州，总兵徐勇战歿。

冬十月，孙可望遣兵犯四川。

可望遣刘文秀等入四川，进据成都。大兵退守保宁，文秀等悉众来攻，直薄城下，连营十五里；大兵迎击，大败之，斩其将王复臣。

十一月，我大清兵击败李定国于衡州。

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等帅师南征，次湘潭，马进忠等遁去；大兵遂进，去衡山县三十里，击退其众，兼程趋衡州。方列陈，定国兵已至；大兵奋力冲击，定国兵败走，斩获无算。敬谨亲王自率精骑追之，遇伏，殁于陈；定国乃收兵退屯武冈。

癸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年春二月，李定国自湖南遁走广西。

定国既连陷楚、粤诸郡，兵力益强，不复禀孙可望约束，可望忿甚。会定国败于衡州，可望使人召之赴沅州议事，将以为罪而杀之；定国觉其意，辞不行。至是，定国率马进忠等犯永州。定远大将军多罗贝勒吞齐等帅师自衡州进击；未至，定国已遁，度龙虎关而去，遂入广西。时大军已克复桂林府，定国乃据柳州。

三月，我大清兵击败孙可望于宝庆。

可望自率兵追李定国，由靖州进次宝庆；大兵侦知之，自永州迎击，与冯双礼等遇于周家坡。双礼营山顶，据地险，与大兵相拒；可望帅前军乘夜至，与双礼合。明日，率众下山来犯；大兵分路奋击，可望大败，斩馘甚众。可望遁还贵州，尽杀明宗室之在黔者。

夏，李定国犯广东。

孙可望憾李定国益甚，然以将兵在外，不敢轻树敌，仍厚养其妻子于云南。定国亦防可望袭之，益思据地自固；乃与马宝由怀集犯广东，攻围肇庆。大兵自广州来救，败之四会河口；定国移兵犯平乐，陷之，府江道周水绪、平乐知府尹明廷等遇害。又攻高州、廉州、雷州诸府，亦俱为所陷。

秋，桂王由榔遣使于李定国。

先是，由榔在安隆，涂苇薄以自蔽日，食脱粟，穷困备至；而前御史任僕、中书方于宣等屡劝进于孙可望，可望遂自设内阁六部等官（可望初欲设六部翰林官，虑人议其僭，乃以范镰、马兆义、任僕、万年策为吏、户、礼、兵尚书，并加「行营」之号，后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宠，屡劝可望僭号，可望令待由榔入黔议之。由榔久驻安隆，可望乃自设内阁六部官，以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安之不为用，走川东，依刘体仁等以居），立太庙、定朝仪，改印文为八迭，尽易其旧。由榔闻之，忧惧；密谓中官张福祿、全为国曰：『闻李定国已定广西，军声大振；欲密下一敕，令统兵入卫。若等能密图乎？』二人言徐极、林青阳、张镌、蔡演、胡士瑞曾疏劾马吉翔、庞天寿，宜可与谋；由榔即令告之。五人许诺，引以告大学士吴贞毓；贞毓曰：『主上忧危，正我辈报国之秋；诸君中，谁能充此使者？』青阳请行。乃令佯乞假归葬；而使员外郎蒋干昌（晋江人）譔予定国敕，主事朱东旦（四川人）书之，福祿等持入用宝。青阳于岁尽间道驰至定国所，定国接敕感泣，许以奉迎；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轻发（事在顺治九年）。至是，青阳久未还，由榔将择使往促，贞毓以翰林孔目周官（临川人）对。都督郑允元（歙县人）曰：『吉翔晨夕在侧；假他事出之外，庶有济』。由榔乃命吉翔奉使祭桂王常瀛及太妃墓于梧州、南宁，而遣周官诣定国。时青阳亦已还至南宁，为守将常荣所留；密遣亲信刘吉告

由榔。由榔喜，改青阳给事中，谕贞毓再譔敕、铸「屏翰亲臣」金印，令吉还付青阳。至廉州，周官与青阳遇，偕至高州赐定国；定国拜受命。

甲午、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一年春三月，孙可望遣人劫桂王由榔，杀其大学士吴贞毓等。

马吉翔之出使也，在道微知林青阳密敕事，遣人至李定国营侦之。主事刘议新者，道遇吉翔，意其必预谋也，告以两使赉敕状；吉翔惊骇，启报孙可望；可望大怒，并疑吉翔预谋，遣其将郑国赴南宁逮之。会张鏐、胡士瑞、李元开（善化人）以由榔亲试蔡演、徐极、朱东旦及御史林锺（湖广人）以久次皆予美官，庞天寿及吉翔弟都督雄飞忌甚，与其党郭璘方谋陷之；而锺、演、极、鏐、士瑞亦知事泄，仓皇劾吉翔、天寿表里为奸。由榔见事急，即下廷臣议罪；天寿惧，与雄飞驰赴贵阳告可望。而郑国亦已械吉翔至安隆与诸臣面质，贞毓谢不知；国怒，因挟贞毓直入由榔所居，迫胁由榔索主谋者。由榔惧，不敢正言，谓必外人假敕宝为之。国遂努目出，械贞毓并允元、锺、演、元开、极、鏐、士瑞、东旦、蒋干昌及太仆少卿赵赓禹（袁州人）、御史周允吉（钱塘人）、朱议■〈尾上水下〉（南昌人）、员外郎任斗墟（鄞县人）、主事易士佳（庐陵人）系私室；又入由榔所居，禽福祿、为国而出。其党冷孟鉞、蒲纓、宋德亮、朱企鋳等迫由榔速具主名，由榔悲愤而退。翌日，国等严刑拷掠，独贞毓以大臣免；众不胜楚，大骂。时日已暮，风雷忽震烈；演厉声曰：『今日演等直承此狱，稍见臣子报国苦衷』！由是，众皆自承。国又问曰：『主上知否』？演大声曰：『未经奏明』！乃复收系，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为罪报可望。可望请由榔亲裁，由榔不胜愤，下诸臣议。吏部侍郎张佐辰及纓、德亮、孟鉞、企鋳、蒋御曦等谓国曰：『此辈尽当处死！倘留一人，将为后患』！于是御曦执笔、佐辰拟旨，以鏐、福祿、为国为首，罪凌迟；余为从罪，斩。由榔以贞毓大臣，言于可望，罪绞。诸臣就刑，神色不变，各赋诗大骂而死；其家人合瘞于安隆北关之马场。已而青阳逮至，亦被杀；独周官走免（贞毓，赐谥「忠节」；青阳、鏐、士瑞、元开、演、极、东旦、锺、允元、干昌、赓禹、允吉、议■〈尾上水下〉、斗墟、士佳，俱赐谥「烈愍」）。

冬十月，李定国陷高明。

李定国兵淬至，陷高明；进围新城，城中粮尽，杀马为食。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师往援，次三水；靖南将军珠玛喇等亦至，合兵进击，败之于珊州，斩其副将一人。既抵新会，定国据险以拒；大兵奋击，夺其山，歼获甚众；定国大败，遁去。

乙未、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二年春三月，李定国遁走南宁。

定国自新会败走，大兵追击及于兴业县境，又蹙之横州江，屡败之；定国焚桥而去。大兵蹶之，定国率残兵自宾州走南宁；广东高、雷、廉等三府三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等二州四县悉平。

夏六月，孙可望遣兵犯常德，败走。

可望遣刘文秀、卢明臣、冯双礼等率众六万、船千艘分兵由常德攻岳州、武昌，而文秀自留攻常德；大兵设伏邀击之，焚获战舰甚多；贼众大败，明臣赴水死，双礼被重创走，降其将四十余人；文秀遁还贵州。

丙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三年春二月，李定国走安隆，以桂王由榔奔云南。

大兵至南宁，李定国战败，将由安隆走滇；孙可望侦知之，使白文选促由榔移黔。文选虽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为；因以情告由榔曰：『姑迟行，俟西府至』！——西府，谓定国也。定国至安隆，文选归之，共奉由榔自安南卫走云南。时守滇者，为刘文秀、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文秀数怨可望，遂私迓定国，迎由榔入滇，居可望署中。由榔封定国晋王、文秀蜀王、文选巩昌王，尚礼等皆封公；令文选还黔，慰谕可望。可望衔其贰于定国也，悉夺所部兵，羁之军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遽与由榔为难也。

桂王由榔以其文安侯马吉翔入阁辨事。

李定国既奉由榔至滇，即捕马吉翔及其家人，令步将靳统武收系，将杀之；吉翔日媚统武。定国客诣统武，吉翔复媚之；因相与誉吉翔于定国，而微为辨冤。定国召吉翔入谒，即叩头言『王再造功，千古无两！吉翔幸望见颜色，死且不朽；他是非，何足辨也』！定国乃大喜。吉翔因日谄定国客，令说定国荐己入内阁；遂与定国客蟠结，尽握中外权；庞天寿亦复用事。定国与刘文秀时诣二人家，光禄少卿高绩（字无功，绍兴人）、御史乌昌期（都匀人）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当往来权幸之门；恐滋奸弊，复蹈秦王辙』！疏上，定国、文秀遂不入朝；吉翔激由榔怒，命各杖一百五十，除名。定国客金维新走告定国曰：『绩等诚有罪，但不可有杀谏官名』！定国即偕文秀入救，乃复官。

丁酉、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四年秋九月，孙可望以兵攻桂王由榔于云南，与李定国战；可望败走，遂降于我大清。

是年春，由榔遣张虎送可望妻子还黔，可望遂举兵反由榔；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诸将皆愿归李定国。马进忠等说可望，请以白文选为大将；可望从之，乃留冯双礼守贵州，而以文选统诸军前行。李定国、刘文秀帅师御之；是月至三岔河，与可望夹水而军，文选轻骑奔定国。可望遣张胜、马宝由寻甸间道袭云南，而自将劲卒击定国；战方合，其将马惟兴先走，一军瓦解，可望狼

狂奔回。定国恐会城有失，遣文秀、文选追之；而自引兵先还，遇张胜于浑水塘，禽而杀之；马宝亦归定国。可望至贵州，冯双礼给言「追兵且至」；可望知人心已散，遣其将程万里赴大军纳款。可望行至沙子岭，总兵杨武追袭，几殆；赖大兵驰援，方免；可望遂挈妻子至长沙来降。双礼截其子女、玉帛，与文秀同归云南；由榔封双礼庆阳王、进忠汉阳王，惟兴等进爵为公。

臣等谨案：孙可望本献忠余孽，既乃臣事桂王，邀求爵命；而又称兵挟制，反戈相向。及为李定国所败，始以穷蹙来归。迹其反复不常，实为险贼之尤者！当日因其新附，量行封赏；近史馆以可望列传进呈，特命削除世职。权卫予夺，实协好恶之至公；足知稔恶者虽及身幸免，而王鈇所被，大义必伸于千古也夫！

戊戌，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五年夏五月，我大清兵平贵州。

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将军赵布泰等由广西，分兵三路入黔。时刘文秀已死，李定国使刘正国、扬武守三坡、红关诸要隘以防蜀，马进忠守贵州；会其将王自奇、关有才贰于定国，定国自将击之。楚师自镇远入，定国不及援；粤师亦尽下南丹、那地、独山诸州，会于贵阳，进忠遁去：贵州平。

六月，大清兵克遵义。

蜀师至三坡，刘正国拒战大败，自水西奔回云南；大兵遂克遵义（初，李定国既败孙可望兵，自以为无他患，武备尽弛；高绩与郎官金简进谏曰：『今内难虽除，外忧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蓟薪之上，能旦夕安邪？二王老于兵事，胡泄泄如此』！定国诉之桂王由榔，语颇激；由榔欲杖二臣以解之，诸臣多争不可。移时未决，而三路败书至，定国始逡巡引谢，二臣获免——金简字万藏，山阴人）。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入云南，李定国败走，桂王由榔奔永昌。

时三路大兵俱集贵州，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至军，会于平越府之杨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国与冯双礼等扼鸡公背，图侵贵州；使白文选守七星关，立营窥遵义以牵蜀师。蜀兵出遵义，趋天生桥，由水西直取乌撒；文选惧，弃关走沾益州。粤兵至盘江，敌据险沈船，不得渡；泗城土知府岑继禄献策，从下流潜师宵济，遂入安隆。定国使其将吴子圣拒战，溃走。定国以全军据双河口，大兵击之，破其象陈，又连败之罗炎、凉水井；定国大营妻子俱散失，诸将各败走，不相顾。定国撤寨，遁归。桂王由榔将出奔，行人任国玺（福建人）独请死守；由榔合诸臣议，定国等言『行人议是；但前途尚宽，今暂移蹕，卷土重来再图恢复，未晚也』！由榔遂走永昌。

臣等谨案：桂王入滇以后，已无地自存。李定国等釜底游魂，尚敢抗我王

师，冀稽天讨！臣等因史文之旧，书之为「贼」；乃蒙我皇上中正持衡，特命改书「敌」字，俾殷余顽梗，不与闯、献同科。笔削公平，折衷至当；大圣人心，真与天地同符矣！

己亥、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六年春正月，我大清兵克云南，桂王由榔奔腾越。

是月三日，大兵自安州入云南省城。永昌警报日至，由榔复走腾越。

二月，我大清兵克永昌，桂王由榔奔缅甸。

白文选自沾益追及李定国，定国留之断后；至玉龙关，大兵追击之，文选战败，由右甸遁走木邦。大兵克永昌，渡潞江，定国设伏于磨盘山；大兵觉之，分精甲先蹂伏处；定国不能支，退走腾越，遣总兵靳统武率兵四千从由榔。时李国泰、马吉翔辎重多，恐遭劫夺，促由榔夜走南甸；兵马过处火光烛天，右转左旋，天明仍在故处。统武弃由榔，仍归定国。由榔抵囊木河，是为缅甸界；缅人勒从官尽去兵器，方许入境。至蛮暮土司，缅人以四舟迎之；从官皆自觅江舟，随行者六百四十余人。陆行者自故岷王子而下九百余人，期会于缅甸（昆明诸生薛大观闻由榔入缅甸，叹息曰：『不能背城战，君臣同死社稷；顾欲走蛮邦以苟活，不重可羞邪』！遂与其妻及子之翰夫妇偕赴城北黑龙潭死，其侍女抱幼子从之。次日，诸尸相牵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怀中，两手竖抱如故。大观次女已适人，避兵山中，相去数十里；同日赴火死）。

夏五月，缅人置桂王由榔于赭硃，以兵防之。

初，由榔至井亘，其群臣沐天波等谋奉之走户腊二河，不听。缅人邀大臣过河面议，以册宝视神宗时差小，疑以为假；天波出黔国公印对同，乃信；因请由榔敕关上，无得纳汉兵。是月四日，缅复以舟迎由榔。明日，发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缅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硃；始知前陆行者尽被缅人掠为奴，多自杀，惟岷王子等八十人流入暹罗。缅人于赭置草屋居由榔，以竹为城。从行诸臣或短衣跣足，与缅妇相贸易为笑乐；大为缅人嗤。

秋八月，我大清兵定四川。

初，李赤心养子来亨等久窜广西，其众食尽，且惧大兵进讨，率众走川东，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川中旧将王光兴、谭宏等附之，众犹数十万。桂王由榔大学士文安之因率来亨及刘体仁、袁宗第等十六营由水道袭重庆，会谭宏、谭诣杀谭文，诸将不服，安之欲讨二人；二人惧，率所部降于大兵，诸镇遂散，安之亦卒。至是，大兵进取川南，克叙川、马湖二府，总兵杜之香降。成都余党闻风，逃遁；大兵追至新津，斩溺无算；全川底定。于是，献忠余孽之扰蜀者亦尽矣。

桂王由榔令其黔国公沐天波以臣礼见缅酋。

缅甸，以中秋日大会群蛮。其酋欲夸示诸国，请天波过河，令椎髻跣足，用臣礼见。天波不得已，从之；归，泣告众曰：『我所以屈辱者，惧惊忧主上耳。否则，彼将无状，我罪益大』！任国玺与礼部侍郎杨在（余姚人）劾奏之（时庞天寿已死，李国泰代掌司礼，吉翔复与表里为奸。一日，吉翔奏：『大臣有三日不举火者』；桂王由榔不应。明日，吉翔、国泰合奏；由榔怒，以御实掷下，吉翔即啣而碎之，散给诸臣；其凶悖如此。任国玺集宋末大臣贤奸事为一书，进之由榔；吉翔恨之。由榔览止一日，国泰即窃去。国玺又疏论「时事三不可解」，中言『祸急燃眉，当思出险』！吉翔不悦，即令国玺献出险策。国玺忿然曰：『时事至此，犹抑言官使不言邪』）。

臣等谨案：桂王倚任宦竖，宠用王坤、庞天寿，复蹈北都覆辙；至缅甸流离，托身无所，而李国泰犹代天寿掌司礼监，与马吉翔表里为奸。在若辈宵人，惟知纵情网利，取快目前，遑顾其主！而桂王受制群阉，至于流播蛮方尚不知悟。明代宦寺流毒积渐之势，遂至此极；亦良可浩叹耳！

冬十一月，我大清兵克沅江。

桂王由榔之走永昌也，道过沅江，土知府那嵩与其子焘迎谒，供奉甚谨，设宴皆用金银器。宴毕，悉以献；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由榔既走缅甸，李定国不敢深入；闻白文选在木邦，就之谋。与文选计不合，定国乃引兵自孟定过耿马，抵猛緬；孟艮不附，定国移兵灭之，据其地。遣使号召诸土司兵，嵩亦于沅江起兵应之。至是，大兵进讨；城破，嵩登楼自焚，合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战死（嵩，赐谥「烈愍」）。

庚子、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七年秋九月，白文选攻缅甸，不克。

文选自木邦至锡箔，所至纵兵大掠；进攻阿瓦，索桂王由榔。阿瓦有新旧二城，新城缅甸所居；文选急击之，城且破；为缅人所给，退兵十里，城中备御复固，反为所败。文选乃引兵赴孟艮会李定国，定国复同文选赴阿瓦。

辛丑、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十八年夏五月，李定国、白文选会兵攻缅甸，不克。

桂王由榔久居赭碛，从官资用尽竭；锦衣赵明鉴谋窃其世子以出，为马吉翔等所阻。李定国以三十余疏迎由榔，俱不达。白文选复密遣人告由榔，言『不敢速进者，恐有他害；必得缅人送出为上策』。由榔即以书答之。文选乃阴造浮桥，将迎由榔；为缅人所觉，事不果。至是，定国、文选会兵阿瓦，使人入缅求由榔，缅人不许，以象兵与定国战；定国前队稍失利，文选引兵横击之，缅人大败，退保新城，然终不肯出由榔。定国、文选复议以舟师攻之，遣人于上流造船，为缅人所烧；定国、文选移兵洞乌。未几，文选兵溃走锡箔，定国亦引还。

秋七月，桂王由榔从官尽为缅人所杀。

时缅酋弟弑兄自立，欲尽杀由榔诸臣；乃遣人告由榔曰：『蛮俗贵诅盟，请与天朝诸公饮咒水』！马吉翔、李国泰邀诸臣尽往。至则以兵围之，令诸臣以次出外；出辄杀之，凡死四十二人，吉翔、国泰及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维恭、绥宁伯蒲缨、将军魏豹、都督马雄飞、吏部侍郎邓士廉、礼部侍郎杨在、御史乌昌期、任国玺、光禄少卿高绩、兵部郎中金简等预焉（天波，赐谥「忠节」；维恭、豹、士廉、在、昌期、国玺、绩、简，俱赐谥「节愍」；吉翔、缨、雄飞，以朋奸误主，不予谥）。惟都督同知邓凯以伤足不行，获免。缅人复以兵围由榔所居，其左右被杀及自缢者不可胜数，惟存由榔与其眷属二十五人。

冬十二月，我大清兵至缅甸，缅人执桂王由榔献之于军前。

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内大臣公爱星阿等帅师征缅，两路进兵；于十一月初八日会师木邦。李定国先奔景线；白文选据锡箔，凭江为险。大兵自木邦昼夜行三百余里，临江造筏，将渡；文选复奔茶山。总兵马宁等率偏师追之，及于猛养；文选降。大兵直趋緬城，先遣人传谕緬酋，令执送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是月初一日，大兵至緬城。緬酋惧，初三日，遣数十人至由榔所，连坐拥之去，遂并其眷属送军前；大兵凯旋。

明年四月，由榔死于云南。六月，李定国走死猛腊，其子嗣兴与刘文秀子刘震俱来降。

臣等谨案：征緬之役，爱星阿分路督师，吴三桂实主其事。当时三桂叛形未着，方以禽渠服远为功；臣等编纂初稿，以三桂凶狡不终，削其姓名，但书爱星阿等。仰惟我皇上神谟烛照，亲加指示，谓「三桂悖乱性成，尔时已包藏祸心；其统兵临緬，传谕执送由榔，不足为三桂之功，转足以正三桂之罪。盖三桂非果能戮力本朝也，正欲藉我天威，尽翦明宗枝叶。而李定国、白文选又皆其比肩委质之人，势难并立；亦因此尽事僂除，而复可以营窟滇南，不虞后患。然时方鼎革，宿将犹存，未敢显然肆逆也。迨中朝素有威望如睿亲王、鳌拜诸人者相继沦没，然后三桂■〈卜间〉然自以为无一人能制其死命；遂假撤藩之事，乘机背叛。此三桂之畜奸已非一日，正与曹操、司马懿之用心相似，而其逆迹先露于握兵征緬之时。彼既不能尽忠明代，又不思效节本朝；反复狙诈，实千古乱贼之尤。正宜据事直书，用彰元恶」。臣等恭聆宸谕，炳若日星；真足褫奸回既死之魄，明「春秋」诛隐之义。谨阐释训词、详悉录载，以正罪状，俾千万世永为定案云。